

傘

吳清海 / 著



∞ 縣長序

文化讓歷史偉大，而透過文字寫作的累積則使人文精神得以昇華，文學內涵底蘊更是影響社會是否進步的基石，進勇就任以來，在強化雲林經濟建設的同時，帶動文化建設提升文學素養更是縣政發展的首要工作。有鑑於此，遂以「雲林縣作家作品集」活動，邀請本縣優秀作家參加作品集遴選，以建立地方文學特色，激勵本縣文學發展研究及創作風氣，更激起縣民分享文學作家光榮、成就之餘，轉而成為文學支持者與創作者。

進勇感謝這些文化界菁英，為創造雲林縣優質文學作品，在浩瀚的書海之中不斷

披荊斬棘創造美麗，其精神與胸懷，堪為雲林之光。

今年「雲林作家作品集」選拔已邁入第五年，藉此作品集彙編，謹向提供作品之作家，表示由衷的敬意，期與這些愛鄉愛家的藝文作家，共同為「開創雲林幸福新未來，建構安居樂業好地方」而努力。

— 雲林縣長 —



∞ 處長序

本土文學深耕一直是文化處發展的重要目標，在內容上文學不僅包含鄉土文化，更涵蓋風土、人文、藝術、歷史及自然環境等等，本處致力於發掘在地優質作家，提供作家表現舞台，激勵文學藝術創作，匯聚作家作品，讓本縣的本土文學發展能夠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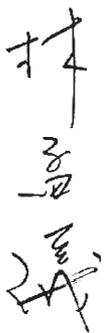
「雲林作家作品集」甄選出版，總括為散文類及小說類兩類得獎作品，除了展現雲林縣本土作家的深厚實力，也能留下許多值得典藏的精心傑作，更代表本縣對文藝創作的重視，以維繫本縣的文學傳承，同時也鼓勵更多未來的作家，從這個作品集甄選活動，勇於踏出他們文學生涯的第一步。

這次甄選作家作品，投稿作品不論質或量，都具有相當深厚內涵水準，第一本書是小說類《山海一家親》，作者王美慧書寫筆觸帶有感情，行文細膩，台語用詞講究，更難能可貴的是，能用親切的本土台語寫出生活中複雜的人際互動喜、怒、哀、樂情

感，極富韻味，是大人囝仔攏適合讀的好書；第二本書是散文類《傘》，作者吳清海，以清順文字描述個人生命成長史，聚攏成篇，更融入雲林風土，表現文字簡單樸素之美，值得推薦。

茲值付梓之際，除感謝文化處團隊外，也感謝所有評審委員長期以來對本處的支持。最後，期勉大家共同努力，讓雲林在地多元文化情感，能深植於文學作品，豐富雲林文化美底蘊。

— 文化處長 —



∞ 作者序

幼稚園中班，與三叔並四個姐姐巡田，巧遇雨傘節，狂奔的速度和年齡成正比，我嚇傻了或傻到不知蛇為何物，他親吻我的腳拇指，留下齒痕後就蜷縮如盤香，不多時我昏倒。醒來後，病床上的我，以異於平常視角看著整個大家族成員繞圍，環繞立體聲的笑容和鬆一口氣的喘息盤桓。彼時的長孫救活了，阿嬤的淚此時仍有餘溫滴在臉頰。土庫當時唯一診所的醫生名駱雲從，不是我會活到現在嗎？

國小三年級，以月考滿分的成績換來三叔送的腳踏車，它成了我的羽翅，展翅就有速度，開合便見高廣視闊。鄉下沒有紅綠燈，野孩子橫衝直撞。碰一聲，我被轎車前輪壓倒在地，駕駛害怕地問我傷勢，我更害怕地不知如何回答，從此他開往他的方向，我抬著輪歪手把斜的嶄新車體，藏在家中最隱匿的黑暗角落，車子的下落無人再聞問，那強烈的撞擊感，至今仍讓我感覺死裡逃生。

同年和一群死黨拿著畚箕到河中撈魚，腳拇指感到被某物掃過，我靜靜地上岸，那群小囉嘍面有異色跟隨，柏油路面的一朵朵血蓮花，是動脈被割裂染成。我神智昏昏地把自己裹身在床角的棉被。暑假的豔豔朝晨，大人全下田，送藥包早歸的阿城叔被安排那時出場，他衝進屋內，抱起我狂奔到密醫家，省略消毒也跳過麻醉程序，針直直來回穿梭拇指皮肉。右腳大拇指至今仍有六針印記，不是痛，是感念，我又向死主道了一次再見。

小時後調皮搗蛋，把彈珠塞鼻孔拿不出來，把硬幣含嘴裡，不小心吞進肚裡，將水鴛鴦鞭炮放入癩蛤蟆嘴裡，算準時間把水鴛鴦插在牛糞裡，讓牛糞花開在路過騎士的身上，拿磚頭毀蜂窩，轉頭和蜂比速度，和同伴玩不知那來神力一推對方腳骨折。那幽幽的無明童年，而今惴惴，想老天不忍把我收走，是怕我毀天搗地，或要我明白吾身猶是有用身？

平安二字何等不易，多少貴人無私無怨才能成其全。思及往事悵鬱，三次未死經驗便浮現，相信天留我，自有祂的善意。把自己變成對的人是指標，不再讓小時悵悵至今猶噩噩，不讓歲月偷走真心模樣，以隨喜功德、觀功念恩為定盤針，在攬鏡自照時歡喜照看鏡中天地心。

— 作者 —

吳清海

∞ 目錄

遊子吟	131
溫柔對待父母	129
創造性的冒險	125
寬容的愛	120
母親的掌心	117
母親的頭髮	115
蒜頭	112
兩親	106
父親給的信	102
母親三疊	095
死，是枝頭的霜	093

迎您，在一彎清泉	049
忘	046
雙關	041
靜靜	036
保溫	030
茶味人生	026
上上下下前後左右	022
出嫁	016
結界	010

傘	170
愛	168
善知識	162
同類	160
如花	157
十四天不吵架計劃	152
四句偈	146
流轉	143
守護者	140
雨後	138
遠行	135

也好	088
陪伴	081
更年	077
戰神——Cefiro	072
老師的一把梯子	068
善本書	063
羽衣	060
再見	057
枯木開花	054

∞ 結界

民國六〇年代，生日對多數人像遙遠且陌生的外國旅者，三叔卻在春暖花開的燦爛星夜，糾集四個姐姐幫我演出電視劇才被能實現的慶生。他不知打那學到的洋腔洋調生日快樂歌，殘破不堪重複撕裂耳膜，但一切無妨，當時視覺不但被喚醒且被放大到極限，蛋糕外的膨鬆奶油就是天堂滋味。歌聲歇掌聲起，首次閉眼許願，單純出口第一個想望是年年有今朝，天天有今晚的蛋糕吃，歡聲笑語下吹滅蠟燭，三叔難得放了嚴肅。是夜，臉上的奶油是最美的化妝，手指成了奶油手，吸吮手指彷彿它有吸吃不完的奶油。

即使一小口蛋糕，嘗在口中，都成芥子納須彌的美意，契入恆長時空。任風雨再多，慶生就是雨停後的彩虹，簡單的儀式，響起的祝福和燭光的微火螢照，形成我的金剛結界，結界中藏著三叔如悟空的法力，以隨意變化大小、伸縮自如的金箍棒，畫出我一路安心且安全渡到成長彼岸的結界任意門。

數十年後，醫生也給了三叔一個結界——心律調整器。只是醫生的法力像沙悟淨，這曾被貶至流沙河以吃人為生的悟淨所造的結界，只要遇到電磁場，就失去保護力，還得定期剖心維修。三叔走入的是結界生滅門，他已無青春可揮霍，追趕跑跳碰，都得小心觀望結界限制。

三叔進出醫院，都不讓我們這些小鬼知道，他不想我們同他進入生命的流沙河，只想留下西天取得的佛經，保護和度化我們的愚痴。我常在河堤跑步，河堤上空綿延著高壓輸電線，他老勸我更換路線，我假仗著任意門欺負他的生滅門，每一條電線對他都像利劍，劍氣無形而有傷，我哪感受到他對電磁場的戒慎。他的餘力只是淡淡，我若不察，便失去明白他未出口的心意。

今年寒暖起伏迭宕，正常人都難將息。某個多陽的早晨，三叔與我同坐福木下享受你來我往的親情，見他手腳泛黃粗裂，他忽地說：「近日心悸、疲倦且無力感、虎尾的燈會走不到半途，就發昏回家。零晨在床上，突然得蜷縮身子，好讓血液可以流到四肢百骸……」此時，我真成了無力旁觀者，也只能扮演清醒傾聽者。

空氣瞬間壓縮，我喘著氣，努力扮演他的心律調整器，鼓動、鼓動，才能讓三叔心跳恢復正常。我背李清照的〈聲聲慢〉，他雅好文學，我明白口出拙「詞」，但詞牌中並無〈聲聲慢〉，好讓我多背讓三叔心跳加速。辭窮時，只能翻案做文章，套著

朱自清說的：「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需惆悵近黃昏」，酒窖珍藏多年的陳釀，才有濃而冽的順口。我又說著安慰成份居多的詞句，人和酒都需要時間的醞釀，才能凝聚成精華，好的、壞的都是助緣，悄悄低放在角落，總有一天，會在消逝的分秒中發酵成令人魂牽夢繞的滋味。經歷總需要足夠的時間，才能完整的沉澱，慢慢地等待如菊，是最重要的秘方，時光的手能去掉苦澀和酸澆，十年、二十年，愈久滋味愈長，老年，正是人生好「紀」節。

三叔變成小孩聽著，但這樣的道理他不懂嗎？他的心結是精力已被鎖事榨乾，感於生活無法精彩，連要發酵出好的風味都難、都懶。

三叔的精彩不為自己保留，給我最多。他是家族中第一個外出見世面的人，曾帶我、阿嬤和三姐做一天的旅行，也會由他工作的城市，在擁擠的火車轉公車裡，帶回家中生平首見的奶油大蛋糕。至於至今仍傳唱著他犯的的尷尬：他拎著像一串粽子的我們姐弟5人，搭車到雲林最熱鬧的斗六吃餃子和餛飩。初嘗包裹透亮外皮的水餃，有種在忒利天宮的飄浮感，那像丹鳳金魚在水中擺動著美麗尾鰭優雅舞動的餛飩，同樣散發著一種驚豔。但美好後換來錯愕，三叔忘了帶錢包，他留下姐姐在餐桌，要她們用最慢速度享用，拉著我速速由斗六回家拿錢，好把四個姐姐贖回。那樣的神奇事件，深刻成一道皺紋，在臉上也在心上，成為難忘的茶餘飯後故事。那溫潤的懷念，

並不是三叔的愛使我們前途光明，萬事無憂，而是當時的姐弟5人雙眼看到的世界，是那麼炫麗多彩。

多彩也在每個節日中，三叔會問我們節日背後的故事，當眾口紛紜後他會總攝並補充，由他口中，我知道二十四節氣順序、寒食、中秋等忠教節義和奇情女子的委曲，吃餃子前他說餃子和孝子的故事，讓我時時心中有他人。現實中，他以另一個父親的形象扮演，卻是他順著我，帶著我吃喝玩樂。而他是活生生「混沌」，我努力為他鑿七竅，結果，是他的步履緩慢、心跳無奈以及語氣的無力。

三叔洗手有某種潔癖（強迫症），他洗手程序先從1數到20洗手，再由1數到20捧手洗水龍頭，最少四十秒才能完成洗手（疾管局不妨考慮選他擔任洗手大使）。數字他在行，任何事都會化為數字，他洗澡時間也久，老要我在浴室外面由1數到60（剛好一分鐘）等他出浴，當我高喊數完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重複數數。他由外地回來總要我與他同眠，睡前和起床後會集合5個姐弟，用怪聲怪調的英文，強迫眾兄弟用英文說早道晚，違反者他會用眼睛咬你。

一輩子要求自己快快快，為何心跳會慢慢慢呢？他講著身子蜷曲時如回到母親子宮，也略近死亡時，我才想著，這些強迫性和重複的行為，會來自不安嗎？因為他生命中藏著看不見的焦慮。

三叔三歲斷了父愛，阿嬤腹中尚有遺腹子，生活重擔是泥淖，她還得把愛分給四個小孩，三叔也少了完整母愛，於是重複動作成了化解不安的流動；要求侄子、侄女按表操課的意圖，是他想像並扮演著影之父親的模樣吧！要我與之同寢，是想多抓取在母親身上的溫柔和暖意的殘碎星散記憶吧！

福木下，他說著累，想環遊世界的心情已闌珊。談著遠嫁義大利和法國的女兒，雖說不掛念，神情吐露著依依，即將成婚的么兒，輕鬆帶過不辦任何婚宴的話，怎不會有遺憾在我耳中盤旋，什麼能再激起他曾有的天不怕地不怕？有什麼能讓他在水裡來、火裡去，出世歹八字的紫微中，怒而飛地為我們姐弟再畫結界？

三叔愈看到生活小細節，愈讓他的心愈像玻璃，連心律調整器都得耗更多的電，偶來的胸悶和出入台大醫院愈是頻繁，但進出醫院他堅稱是秘密，三嬸半挽半攙，公車、高鐵再公車的遠行台北。他的心愈來愈小，剖心後看不到肝膽相照，卻讓我想到比解剖心的畫面，他的默默，在我心中是沈沈，無聲化為了重量，我如何讓三叔再看到心外的河漢呢？

不論悟「空」或悟「淨」，唐三藏後來取到的「真經」是本無字天書。我想「真經」是生活腳步。每個人都得在空白的生命卷上，書寫自己的修行總徑。「真經原來無一字，能度眾生出大羅」，天羅地網的紅塵，三叔是這部真經，沒人為他書寫教戰守則，

他赤手空拳打出了生命長風，穿越疊合我生命的念頭，領我去愛、去明白，明白一無所有的可貴，一貧如洗的創造和空空如也會有更多的自由。

三叔愛喝黑咖啡，我只敢喝拿鐵。看著咖啡上的拉花形形色色，多像三叔告訴我的動人故事，奶泡多像幼年為蛋糕外的奶油，擋掉咖啡的苦澀，成就了我潔淨的靈魂。有人說黑咖啡才是真咖啡，苦後的酸甜才是人生，飲咖啡如品人，我在一朵拉花中看到三叔給的世界，我飲的不是咖啡，是童年，三叔捧著他僅有的燭光微火照亮我的天宮，是成長過程中亦師亦父的浸潤滋養。我能像黑咖啡嗎？當三叔一飲，喚醒他的清晨，緩緩甦醒心靈、提振每個昏昏欲倒的午后，或心緒波動時，舒舒心頭的事，擋擋心口的風嗎？如果黑咖啡的苦，等待的回甘讓人值得等待，會不會眼前我們所看的悲劇，拉開時空的距離，會是一場喜劇？

我只能傾聽著，或許幫不了三叔什麼，但至少幫他穩住人間的情份。「叔侄」情中，還可以共振兩顆「心」。佛說萬法唯心所造，願我心知他心，願我能以身側的福木為杵，以心凝為軸，為三叔畫一個「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的齊物結界。

∞ 出嫁

那年，妳離開，加入另一平行世界；那天，在寂寞和悲傷之外，明白往後的回家路，漫漫，等在前面的是一夜長大。當時不懂的情懷，現在清楚卻是清明的局外人，若看到扇子，猶目眩心悸，猶盼望當時撿扇人不是我。

那年，我國二，對「出嫁」仍停留在吃香喝辣的爽快感，卻撞見擦身而過的三姐，跑到樓頭淚闌干，好多問號漂浮腦內心間，但因撿扇任務在身，我得等在放完鞭炮陣陣迷霧裡，撿起大姐丟下的扇子，裹在衣角跑回神明廳，那天的問號，成了我和大姐故事的開端。

任何名稱前頭加上「大」字，無形中就變得強大起來，大姐也不例外。她大我十歲，彌補著父母位置照顧我，我發燒時，她得變出錢帶我就醫，看完病還得負責帶我吃碗當歸鴨肉麵線。小時候好喜歡生病，因為她會講故事安慰我；會唱學校剛學的軍歌「夜色茫茫，星夜無光，只有砲聲四野迴盪……」提振我的精神；會以額頭輕觸我的額頭，

辨別我的體熱緩解否；會握著我的手，要我猜她寫在我掌心的字。我好恨，因生病機會少，聽到的故事、學到的軍歌、感受的溫度、學會的字皆寥寥，但神奇的是軍歌今猶可唱；那《愛的教育》故事深藏心底；那「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生字，我認得，唯獨印在我額頭的溫度，漸次散去。

母親常為大姐「三寶」身體加持，因為大姐的呼吸道常懶得擴張，母親四處求醫，她曾牽著或揹著大姐，由土庫轉幾趟公車後搭火車再步行到新營圓環附近，尋找據聞的名醫，以求治好大姐呼吸道懶散症。母親在難得分身的農忙中，不忘脫身抓藥燉出香味四散的虱目魚湯，夜深十分（彼時鄉下，一過二十點便是夜深十分），大姐會搖醒我，與我共享母親熬燉的熱呼呼魚湯，並耳語：「別讓其他三個姐姐知道。」藏著共同的秘密，讓我們相視而笑中，有無聲的語言而無所謂輩份，那是人間明亮而透澈的姐弟情。有得吃，有人挺身在後的我，是不會想到她為了撐得住「大」字，得時時刻刻扮演〈夜襲〉中「英勇的弟兄們，挺進在漆黑的原野上。」的英姿颯颯和風雨不退，在四面無光，十方闐寂，她得打出一條血路，在幽幽的陰微，奮力瞧見光一點一點透入，並將這個微光，給她鍾愛的小弟。

小弟大到可以撿扇，大姐便開始丟扇。我是小弟也是大弟（家中唯一男丁），我也「大」到了解民間習俗解釋「丟扇」的典故只是美化，說「扇」與台語的「姓」同音，

丟扇子表示灌夫姓後有了新生活。人丟了本姓，便成無家之人，有誰保證「新」生活比「舊」生活更好？俗語：「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灌上夫姓是幸福的保證嗎？又一說「扇」與台語的「性」同音，丟「扇」就是「放性地」。婚姻若是圓，得彼此各縮小自己成半圓，讓彼此變成對的人才圓滿，何以女性結婚得「放性地」，難道女性天生劣根性？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女人得失去本來面目，才能成就一樁對的婚姻。又說到扇和「善」同音，表示和娘家的善緣不斷，這說法更是離了譜。兒女，打一出生便與父母心牽兩頭，情繫兩端，怎會是俗眼時空說斷便斷。在我看來，這些說法都只想讓娘家有一方安慰。實則「扇」者「散」也，大姐從禮車窗縫，丟扇，便得切斷生命臍帶，像株被移植的樹，在他方開枝散葉。她得看著自己的魂魄，一丟便散亂，無從找回少女初心。丟扇是預知，說著她生命無法割捨的，將活生生被掠奪侵吞，而我撿「扇」藏在衣擺捲起，是相信有朝一日，我有能力還原她本來面目，讓她重見丟散的心思、心情和心意。

我從小弟成了「大」弟，我暗暗知道「大」姐的柔弱勝剛強。「出嫁」二字明白寫著有女出家，出了娘家門，進入看不清迎面而來的婆家。「娘」家，描繪出後頭厝的是良女子，而「婆」家分明就理地寫出「女」子的多「波」折。出了吳家門的大姐，不論心起多少波折，她慣常讓心情如水的淡，淡到嘗不出酸甜蜜辣。

難得回娘家的她，已非我熟知的大姐，眼神散射來自荒野的陌生，姿態不若以往自若，難得和她擠在床上，曬著月光，掛著一夜笑意的大姐，在枕上，我偶覷她流著和月光一樣顏色的淚，寫在那微涼的夜。帶淚的夢中我進入荒莽，驚駭無主，走在一片不知起點也看不到終點的蒼涼，迷途，讓我懷念家的飽滿。夢醒，看著身畔的大姐，臉上寂寞寫得那麼深，悲傷流得那麼慢，感受到她在娘家，竟迷了路，娘家是片荒原，她成了旅人。我枕上的淚，能化成月光，常照大姐所在的窗前，明亮她歸來的路程一寸一寸？

夢醒後那幕的恐懼，在我體內像怪獸時發狂作亂。那獸的名是——嘎龜嗽。那夜恍惚中，大姐緊扣著我，我驚醒後喚她，她只以「嘎嘎嘎」的喘息聲回應，身體像「龜」垂頭吐氣。「嘎龜嗽」傳神在大姐身上演繹、攀爬。她未曾展現如此虛弱，那一夜我明白，讓我撒嬌、依靠的大姐，散逸了；那一刻我慌亂無主，害怕她會消失，頓時我也在那夜長大。搖醒深眠的四姐，兩人在零晨二點，不知所措慣性地跑往大姐曾去的診所。診所前，和四姐四目空洞對看，我忽舉雙手敲擊鐵捲門，一聲聲敲擊都是回應。大姐曾告訴我的叮嚀，一聲聲暗夜巨響盼著嚇跑住在大姐身上的「龜」。當醫生和善應門，給幾包藥讓我們帶走，那短短路程，我學會在陽光下吞進淚水，月光下擁抱淚水，並且不讓瞳孔的黑，將彼此吞噬。

那一夜，我成了「大」弟，聽大姐未說出口的心情，收大姐未流的淚，看到那曾看不到的，明白有些路，我需為她開。

某日興起，與四姐踩著腳踏車探看大姐。相見，大姐臉上掛著陌生，像曾發生一些事，又隱藏得水波不興。她狀若輕鬆，但說句話總得吞吐一番，出口後又多所顧慮地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不多時，急拉我與四姐進入她的臥室，彼時姐夫在台北上班，房裡的寒淡可敵三秋，四方屋裡，透明的空氣像銅牆鐵壁，說話得輕聲細語，怕不符合大家閨秀規矩；歡聲笑語被鎖住，擔心壞了小家碧玉教養。陌生人得多少時日才能成為家人？家人卻只在「丟扇」儀式後就成了陌生人。家成了枷，讓人動彈不得或像牽絲傀儡的究竟是什麼？

回程，大姐在我掌中放朵帶著香蕉甜味的花，後來知道它叫含笑。默守婆家一隅，大姐讓自己是株嫁接的含笑。含蓄成了她的語言，不敢盛放，只微微展身，半開半合，半藏的臉掛著淺笑，才符合典雅的中庸契矩。沒有夜來香的侵人鼻息的香氣，只有將其捧在手心，才能嗅出那內斂的淡而不俗，清且不膩的安穩和扎實。含笑的臉只留側顏，像極了大姐半張深藏不宣的心境。我開始喜歡看那半開的花，因為含笑開花，宣告春天已讓大地回暖。

生命是預示的展演，年幼林林種種的種子，都會長出一片森森翠微。人生歌裡，大姐教我〈夜襲〉，狂奔在診所路上我懂得，人生苦澀訊號一響、一亮，就得打場轟轟烈烈的仗。人生之書，她一則則的《愛的教育》成了我的心曲，成為老師是大姐說書的啟示。人生是「宇宙洪荒」，猜著大姐在掌上寫出的千字文，是神秘註腳，入我耳根、寫在掌中、刻在額頭的溫度，成就我走向遠方的渴望。

出嫁，大姐要走到遠方。她丟扇，我撿。大姐的「大」，逼她成為「宇宙」，小弟的「小」讓我耍賴成為「洪荒」。是「洪荒」的我，要使盡蘊藏在宇宙的力量，讓母親潑出的那盆水，覆水全收，讓大姐星散的青春，再繞著「宇宙」運行。洪荒中點燈，讓大姐有被等待的感覺，她一盞盞望，便可心定眉舒；在洪荒中掘一彎池，讓大姐的淚有歸去方向，池邊遍種水稻，好讓大姐望稻路，倦鳥知返。

大姐的淚曾那麼沈甸甸，三姐的淚，每滴都是問號，四時輪流扣問。換我為大姐朗讀一段《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出嫁了，我們還有歌、還有掌心和額上溫度，當妳在遠方，吟誦吧！路有多長，歌聲和款款祝福便有多遠。

∞ 上上下下前後左右

有句經典廣告台詞：「我是當了爸爸後，才學會當爸爸的。」我曾被洗腦，直到遇著生命中的魔方少年點醒我。

自己年輕時曾被魔術方塊整慘了，一開始轉動它，便有去無回，直到我小二的孩子開始完起魔方，他的靈府住著活活潑潑的五彩繽紛，他以一層一層轉魔方的觀念轉出六面同色，我從年輕的轉法便想一面面完成，所以花一輩子也轉不出六面相同顏色的回歸。觀念錯誤，便離解答漸行漸遠。就如人若沒有當父親的正確觀念，一輩子也扮演不好父親的角色，我在孩子身上讀到這條訊息。

那是炎炎的午后，一位約六十歲的時髦長者到家中，手中拿著一個魔方，完弄著奇異的手法，就讀小二的峰被這個小東西吸引，長者細細講解後，峰竟神奇的上下左右前前後後，就轉出他的喜出望外和我的瞠目結舌。我轉了二三十年，至今還無法有解題方法，眼前這小孩，就展現獨特的解法，他掌中的方塊，配合他的腦中的魔法，

乖乖聽話。他告訴我先調整邊塊再調整角塊，他說得清楚，我聽得模糊，他來來去去旋著，讓我暈頭轉向，我拿著亂掉的魔方到他面前，不論亂掉的樣子如何走樣，最後每一個顏色總是規規矩矩且服服貼貼。

眼前的峰，我想起柏拉圖的「理型」，柏拉圖認為經驗世界之外，有一個理型世界，世上的事物皆為理型的投射，現世是幻相，理型完整且完美。我腦中缺少了魔術方塊的理型，而眼前不到十歲的小孩，便分享到完足的理型，彷彿他已逛過那純粹世界。魔方對我來說是惡魔，我找不到方法對抗，對峰而言魔方是魔術，他一眼就看出其中的把戲，他舉重若輕，掌中的旋轉是他念頭的千迴百轉，遇到困難，他也可以轉出困境，遇到境界的困頓，他總有脫身而出的能力，他在觀念轉彎的能力，是身為父親的我，遠遠不及。

十八年前你來了，讓我成為了父親，我必然希望帶給你幸福和快樂，我以為成了父親就會當父親，但這是徹底的錯誤。我祝理所當然以為孩子什麼都不懂，說話中沒有溝通只有指令，沒有轉換角色，用你的眼去看世界，弄得遍體鱗傷。有時如何愛你都成問題，更慘的時候是一度失去愛的能力。

是你用小手握著我的大手，轉動我的手且告訴我，右轉往前左轉往下，就會回到原點，我才能在你有魔力的小手，看到自己原來的樣子。你的手勢和聲音裡有愛的模

樣，情的豐姿百態。

人總渴望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但如果不把自己變成「對」的人，所有來到眼的對的時間和人事物，會視而不見，甚至因誤解而被掃地出門。站在不同角度的不同態度，就站成了對面，無法搭肩或摟背，手的姿勢成了指令和指責，彼此成了照顧與束縛，成了責任和任務，愛就成了公式被簡化了，成了簡體字的「愛」，愛而無「心」，親，親卻無見，兒字兒卻無首。被簡化的常是最重要的，但生活中留下的卻是糟粕，我敝帚自珍，自以為是。

有句話：「饅頭的嚼勁是揉出來的，風味是發出來的。」比文章一開頭的經典台詞更能說服我，因為人得學習，而親情更是如此，親情中一定得用心用力地揉，才能在時間下展現風味。想讓孩子幸福、快樂，若用錯了方式或背道而馳，是不可能在了父親就成了「對」的父親。

俗語說：「為母則強」，但為母一定強嗎？為母就能抵禦掃向孩子而來的千方百計穿梭在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嗎？有愛、有責任、有真實的那顆心，當錯愛放在孩子身上，「強」有時會成為背叛或詛咒。生命如果會在最恰當的時候，讓我們體會到愛和責任的鑲嵌，那不是成了父親以後自動升格，而是自己的「O」和「O」隨時處於更新狀態，否則一旦複雜情緒蔓延，便會怪罪孩子不懂付出，意見被孩子打臉，心會處於被掏空

後的一無是處。

人生像一只魔術方塊，當我們解不出六面各一色時，還有動力想方設法找到解答嗎？還是讓那魔方從此蒙塵？「用甚麼心情去轉魔方」會不會像「用甚麼心情去當父母」？「當父親」除了天賦本能，我願意不斷學習和努力放下嗎？

眼前這個孩子的魔法，讓我努力地找到心裡面的結，學著他，一層層慢慢打開它們。或許我沒有看到「理型」中的共相，但有孩子的魔法，雖然還沒完全解開，但我會進步，就像我知道孩子也用心愛我並包容著我一樣。

愛的魔術方塊，無法簡化，你得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不停的試，用一層一層去解，有一天，便會轉出從簡字單翼的「飛」長出雙翅的「飛」。

∞ 茶味人生

人生如茶，揉捻烘焙的葉，沸水才能喚醒它的記憶，才有沁人心脾的芳蘊；人生如茶，如果沒有初味的苦，就無法之後的回甘；人生如茶，苦是一輩子，沸熱是一陣子，過去了，就會有雲破天青。茶在漢字來講是人在草木間，是一種人面對自然的態度，喝茶也就是面對自己內心的態度，正如日本茶道引《禮記》「禮、和、敬、樂」。心中有禮才能有和，態度恭敬了自然有樂趣。茶的世界人來人往，有人找到人生歸宿，有的體會真理魂魄的救贖或發現生命的詩意，也有人重建了祖先的聯繫，更多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茶味的世界，有人為它停留也有人為它奔向遠方。

茶與中國的命運連接在一起，眾多民族在這片大地繁衍生息，融合是茶的天性，可以和奶、油、藥、花匹配。讓人藉由它而與自然融合，讓生命與生命融合，讓緩慢而溫暖的時光，讓由簡單而複雜的一片茶，帶我們由複雜而回歸簡單。

它本是一片樹葉，最初與神農氏相遇，就開始它不凡的一生，在歷史上寫下錯綜的年輪。它先成了藥，可以解毒。這一片樹葉，在不同的地方，經過不同人的揉捻，從王公到平民，從故鄉到遠方，都被人的記憶懷念著。

它步入了唐詩宋詞的殿堂，更從僧人的行囊中隨著佛法東渡到了日本，煎茶、抹茶道從被遺忘的時光中，再次被發現，它由茶馬古道，進入遊牧民族的國度，成了他們的生命之飲；它登上大航海時代的飛剪船，開啟危險航程，也因它發動殘酷的戰爭。最終英國人開始以下午茶的雅致，讓世界不再飛奔，時間為它而停佇，飲茶成了生活中的一種信仰，在世界各地生根。

它到了蒙古人手中成了奶茶，藏人的智慧把它與油融合成了酥油茶，他從唐的煎茶，宋的點注到印度能產生絲滑的力量拉茶，它放下自己，配合他人，他捨棄自己，讓別人得到更多。

走過歷史的動盪，生命歷經了枯萎、重生而後綻放。它的重生，讓匆匆的行人，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因一盞茶的時光而感到某種完美，歲月也釀成茶的味道，一碗茶湯，有幾千年的韻味，呼吸著自然，散發出靈魂的清香，每一個人都在修行屬於自己的茶色，等著完成生命中最後的一次涅槃。

茶是包容的，它有著無盡的可能性，從故鄉到他鄉，從中國到印度、斯里蘭卡、肯亞、格魯吉亞到英國，只要有立腳之地，他都長出自己的秀異。

茶是善於轉化的，因為懂得轉化，而調節了不同人的情緒和脾味，讓世間的浮躁都一一轉為寧靜。萬千機變中，人與茶的融合，掌中的溫度和陽光的煦煦，才能真正理解茶，並流露出每次日曬雨淋後的成熟。

五顏六色（黑、白、青、黃、紅、綠）稱它，它都無妨，因為包容，所以容易心一轉就化了，沒有執著，因為所有顏色本都蘊藏在心中。

它沒經過發酵製程所作的茶我們稱為綠茶，只要殺青、揉捻、乾燥就能產生香高、味醇、形美。

10~20%微發酵，經過悶堆渥黃，被名黃茶，它的柔和無可取代。

不炒不揉，只將細嫩、葉背滿是茸毛的茶葉曬乾或是用文火烘乾，取號白茶，保留下來有自然原味，有陽光的記憶，土地的眷戀。

千變萬化香氣是烏龍，30~60%半發酵茶，稱名青茶。青眼、青睞、青出於藍，提到青總是美好，也許因為它是難於掌握，所以更令人嚮往。

游牧民族的生命之飲，藏族稱你為甘露之海是黑茶，那天蒼蒼的大地，野茫茫的一片白雪，唯有黑才能征服。你是細葉、嫩葉之後，採者以刀採之，你又叫刀之茶，你的粗之大葉，要揉捻又揉捻，溜了又溜，又經渥堆100%發酵，積發時間的漫長，使你才能在雪地中溫潤邊疆的豪野，黑其實是玄，玄而又玄，你的變化，也變化了在

野一方的子民，飲你，也正飲著生命潛移默化。

因為不小心的過度發酵，你從不自棄自憐，堅毅造就你更長時保存味道，在旅途勞頓中，你轉化呀轉化，你到了英國，到了世界各地，你的柔軟，讓你的味道和色澤，佔滿世界最多的味蕾。

從雅安到康定的川藏茶馬古道，是茶背子走出來的，由武夷到聖彼得堡的茶馬商路，由馬和駱駝的蹄子印成，打下梅到了歐洲的海上萬里茶道，飛剪船為你而生。

是我這一片樹葉改變了世界？非也，是人的心學會了融和、包容與轉化，所以學會了善待，學會了一種名之為溫暖的態度。不是透由我知道世界，世界本在人的掌中，就像人們搓捻著我後的千變萬化，世界變化來自於掌中，打開掌心，曲曲折折的掌紋，寫滿著人的歷史，也見證世界歷史。

保溫

生活的忙亂，像一座風車隨風轉啊轉！分不清風自東西或南北灌，自天上、人間或黃泉來，只是轉個不停，眼睛看不到該看的，心想不到該想的。是慌亂，是視而不見，是不知如何算計的鬼迷心竅。

如常的晚餐，掀開電子鍋時，它不願像往常霧氣蒸騰，讓我享受騰雲駕霧的輕快。鍋中一半的白米無力振作，攤軟在鍋底，另一半的糙米仍生硬硬倒在保暖的鍋懷中，不願熟成，抵死不熟，如梁山好漢。我盛起一碗非粥非飯的生熟臨界，這種感覺像同學都過冬換季了，我仍著短衣短褲，不只冷得出奇，心頭有著欲說還「羞」。直白向家中老二說，我不知怎地把「炊飯」鈕按成「保溫」鈕，以「保溫」煮出的飯，半生不熟，就不要吃了，我再下個麵吧！

他扒著飯，「還好啊！」他的津津有味是解我不安的鑰匙，冷顫的心頭因他的善解而「保」溫。我扒進一口，白飯糊而未熟，糙米堅強如故，真是食「穀」不化。捱在孩子身邊，卻看著孩子一口接一口，「不熟多嚼幾口就好了」，孩子的話讓我努力「咬」牙「切」齒，靜深地品嚐從未有過的滋味，年少輕狂、年長不化，老愛以鼻子看世界，眼睛咬別人的情性，來到孩子跟前都化了，化成繞指柔。眼前的孩子，從小就是我們夫妻不斷電的行動暖暖包，霸王寒流到他懷中，也成了春風幾縷，從他身上懂得「囡仔人尻川三斗火，也會煮飯，也會炊粿」的俚語。擁他在懷中，我的心思他懂得，我的眼淚他收容，他的「還好」、「請裁」，我明白什麼是復歸嬰孩。我不喜歡同他在外點餐時口頭禪：「只要你方便就好！」沒有個性曾是我的看法。今晚，才明白這孩子對事物沒有好或壞的分別，有得吃便是福氣；對事物少有成見、沒有美醜、苦苦樂的都只是事件；事情在他的眼中沒有所謂困難或簡單，發生的事情必有因果。說得安然淡定，我讀出有正念，已生無念的飽滿。

千迴百折的思緒來回撞擊這長的一餐，這過程中我真的按下「炊飯」鈕，以待出浴的老大用餐。老大上餐桌時，電鍋才真正跳為「保溫」，但死性不改的糙米仍維持堅硬口感，不熟的白飯，米心略已透熟。以同樣的話問老大，他答「可以吃就好」。原以為挑嘴的老大不吃這碗不像樣的飯，但他細嚼著堅硬的生命調子，他說有時他也像這碗飯，在這冷涼的世間。眼前這位由魏晉竹林走出來的孩子，我明白這番話更心疼他的遼寬的清談，他總體已於我餐餐打理的勤苦，了知我的夢，希望我多些時間可

以在閱讀世界中享受、打坐裡道通為一以及玄言拙語的談心，看看彼此心靈裡的本地風光。

他挑食嗎？大多數人這樣講，但挑食和好餵養只隔一線。老大只吃白菜、白花椰、青江菜、空心菜、包心菜、蘿蔔、豆芽、地瓜葉和板豆腐。對煮夫的我是大考驗，冰箱清一色的菜色，即使我有萬般武藝，面對這些呆板食材，窘迫一如巧婦無米之炊。那宴會桌上、親友聚會，他總是淺淺吃，淡淡說飽了，因為他喜愛的菜在餐桌上少露臉，眾親友勸說多吃些，否則會營養不良，他柔柔笑說也長到快一百八。一旁的多少擔心震慄想著，幾道菜夠餵養他一生嗎？來日方長啊！他的一生才開頭走十八步，他的心能如不動多久？他不嫌我恆長的相同面目菜色，當我吃到快抓狂時，偶爾偷渡幾色樹頭鮮，他猶似入定老僧，正色未覷。我略懂他的心，他對食物，只有需要沒有想要，餵飽靈魂才是正道，他的身體語言這樣悄悄告訴我。他的舉動讓我明白，他非挑食，是好餵養。生日要帶他外食大快朵頤，他緩緩散散說「需要嗎？家中自己料理就好了，（感覺被打槍，好像是我是饕客，想藉外食爽快一頓。）家中自有外食比不上的溫度。」（聽完感覺眼前真是一位讓人噴淚的小文青）

青菜豆腐的真滋味他明白，空心菜的「空」他了悟，青江的江水一色青如天，他照見，他總把如雲的白花椰切成好多小白雲，遇到菜蟲我驚訝他的驚聲尖叫（文青也會尖叫哦！），我徒手捧起菜蟲，輕放室外草地，告訴他：「人說吃蟲卡會做人。」（我和他都不善於做人，看他那如雲的心事，希望在鍋中煮後可以軟化些）至於包心菜的札實他了然，心要實實在在，卷之，則藏於密，豆芽菜的簡易他實踐著，這簡單的菜是颱風天後的唯一，它無需土地、農具，甚至不用陽光，只給充足的水，就滿室萌發，地瓜葉的生命力在他體內盤旋，最貧苦的土地，要突圍出綠色的莊嚴，我煮著蘿蔔湯，想著它的別名叫萊菔，這孩子註定在湯湯水水的一生中，送來福氣、送來福德，為我遍灑人生後路的保暖。

這二個孩子面對食物展現的「知止」超乎常人，（我一度懷疑是我的廚藝不精之故）他們對於喜愛的食物，只要飽食，便說「吃飽」了，任憑再多誘惑的勸進，他們就是不會再開尊口。想著我面對美食，總ㄍ一ㄥ到喉頭，兩相對照，身為老爸的我不禁汗顏。他們看待零食更令我倒吸數口氣，賣場到處都引誘眼睛的飲品，使出渾身解數喊著選我選我的色色零食，我拿起極愛的豆乾，他倆看著標示，說道有防腐劑、基改黃豆等，拿起百吃不厭的脆豆，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加色素，我只好用眼睛吃，不知不覺手拿起又放下，推著推車，空空如也，推車是他們的玩具，曾搶著坐推車的小小孩，而今已可以告訴我四大皆空了，他們的心如死灰，動作卻如脫兔，把這五花八門的賣場變成遊樂園，盡興了就回家，不要戀戀不捨就會有生生不息。

我在廚房忙著，他們總問能幫什麼忙？廚房是我們的小宇宙，炒菜的滋滋作響如雷，東邊炒菜隆隆，西邊的湯鍋回應著滾滾紅塵。烤箱的焗烤義大利麵有火山噴發的熔岩激情，麵和乳酪的交融，乳酪在紅暈的烤箱中，微冒著泡，由黃轉焦黃，像豐收的稻禾，鋪滿路面，讓陽光整飾，自由無礙裸身享受太陽熱度。砧板上切菜的篤篤聲，篤厚地寫著食物的四季，彼此勤勞的手，交織暖意的春，爆炒的熱度是夏，奶油白花椰燉出一個秋，餐後長桌一空行筆著冬，最後再以水果落款著來年的春色，美好就在此地蔓延。

在廚房，我憶起被遺忘的風景，這個星羅棋布的小宇宙中，尚未被世界改變的純淨少年，正整頓著眼前的鍋碗瓢盆，我曾牽著的小手，那曾探索未知的小手，正洗碗、使力對抗流理檯油汙、擦洗餐桌桌面，細細地置放洗好的餐具的動作，這美麗的畫面，在我眼前百看不厭，本質一樣的三個青春碰撞，只有二個男孩和一個老男人的形式不同，我所有的困惑，竟在這小宇宙得到安撫。

看著孩子將洗手檯的濾渣杯殘物做最後清理，打開烘碗機，和我道聲晚安後，廚房成了我的天地，讓我有一天最美好的隱遁。獨坐，欣賞著孩子打理過的廚房、廚具安穩地歸居。烘碗機的呼聲，獨聽，它呼喚著隱藏在心中的復歸，這嘈嘈一呼竟有心頭的百諾，我燃燒的小宇宙，有自然成形的秩序和溫暖，久坐，忘身、忘義，更忘了歲月的忽忽，和半生時空的流浪。

美好，並非美麗無暇，孩子功課不頂尖卻以最大的誠意，撥動我的心弦；美好是看著他們做出青春愚蠢鳥事（那二件事是我們的秘密），讓我和自己曾有過的缺陷和遺憾照面後會心一笑；美好是尋回曾失去的無與倫比的笑容，又在眼前閃閃動人，或者美好是小小的心事被孩子懂得，小小難過被他們安慰著，小小的差錯要我不要想太多的相視相親。記得此刻的美好，欣賞並寫下今晚的溫柔，是我在一只電子鍋的「保溫」鈕依稀看到，孩子為我「保溫」的夢。

請相信，最黑暗的時刻，再往前一步，就會和生命中的最愛碰頭；最難捱的邊界，只要再堅持一刻，愛就能啟發熱情，餘燼會再燃燒成一盆火。

每到冬天，我避居不出，連吃東西都懶，能不動的呆立是幸福。床和暖暖的被是最佳伴侶，能早早找到暖而可臥之地便臥，總願常睡不願醒，期間刻意調整呼吸頻率，讓心跳盡量降低，以進入局部冬眠。我不愛冬天，總想在整個冬季眠三個月，睜眼便看到繁花盛景的春，但工作要擾動我的呼吸，生活瑣瑣讓我驚醒，北極熊的眼淚，說出了想念，想念著下一季青春諾言。

寒假報到了，例行的冬眠季節，這次可不行，今年得帶著二隻小熊遠走德國，看每夜挑燈夜戰，在知識的宇宙裡仰望找尋星斗的妻。來到漢堡的翌日，時差仍在腦中盤旋以找到正確位置和方向時，滾滾的雪花據妻說是熱烈歡迎遠到的遠客，三人看雪花漫天飛舞的浪漫事，我想到鏟雪的嚴凍劬苦；他們欣賞雪白大地的純靜莊嚴而寧

靜，我時不時想著融雪時行動的困頓。

四人蝸居在六坪大的空間，不只得把自己變成蝸牛，而是四隻蝸牛蜷曲於各自角落，臥慣六尺七尺的床，如今被瓜分了3/4，無完地可枕，無空間翻身。洗浴如廁又怕驚擾其他二位女房客（其中一位是二房東），煮食的廚房得掐準時間，方可避免造成他人的不便或怨念，洗澡時段不能放緩，得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在無人之際匆匆完事。在德國可不是洗完澡就了事，得將浴室水氣消除，得用刮刀或抹布將牆面地面和蓮蓬頭徹底擦乾，浴事往往成了鬱事，洗澡時間比打理浴室還被壓縮，最後的演變的聰明是一個接一個無縫接軌完成洗澡大事，戰戰兢兢，也許是妻在德國的一張說明書，也是我停留二十餘日的預言吧！

全家赴挪威三日遊後，挑戰和家庭戰爭就在這四方屋裡悄悄攀爬。

小時後的偶像是《北海小英雄》——小威，為何叫小威？不僅他讓船隊威風八面，大概也因為他生於挪威。夢著我的夢，那是在我愛搗蛋作亂小屁孩時的夢想——遨遊北海，也讓當自己一回小威。奧斯陸搭上船，走了一趟北海，又到了奧斯陸大學，找到我碩班論文的主要參考資料——Paul Harrison 校讎的《梵文金剛經》，誰能料到，流著鼻嚏的鄉下小孩，五十歲終於走入夢想之地。

有夢，雪中都有火的溫暖；有夢，前路都不怕崎嶇。挪威的日子，我和小孩在船

上風裡來雪裡去，在據說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建物前的廣場前，倒臥雪地打滾的蠢樣，各有各的味，各有各的興致，雪燃起的溫度我們同享，打滾的美妙他人無從得知。

挪威三日遊結束，第一道考驗便鑼鼓喧天。回德當天已是夜半，隔天得七點起身，準備赴語言機構學德語，Wie heißt du?（你叫什麼名字?），Woher kommst du?（你從哪裡來?）這是第一堂課的當頭棒喝，原來學語文不是先練習單字發音，而是直接對話，德文從未接觸，發音還沒搞懂，A、C、H、Q、V、W和英文發音不同，B和小舌的r更難。熬了漫長的五個小時下課後，老二幫我下載德中字典，我便靠它和Youtube自學。回家復習預習，隔天五點起床再超前進度，不相信老子學不會。學習新文化自有快樂，但也帶附作用——緊張的侵略，留學不是享受，是接受刺激再改造自己是妻的心情吧！在茫然的雪地，冷寒的異鄉，變質的親情，窄窄的空間，充滿刀光劍影，我仍要不禁要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語出《世說》嵇康與鍾會應答）深知自己力量有限，我只有睡前打坐，晨起誦《普門品》，想超越自己的能力，得有物外之心才能：「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某夜打坐迄，燃亮小燈，左側是彎身右側而眠的妻，右方是枕手露臉的老二，斜前是幾乎被睡袋吃掉的老大，夢遊般無痕的起身，窗外的雪地，屋內閃閃光亮的不是燈，而是眠著小小夢想的老二臉龐發熱（此刻他感冒著），夢著天馬行空的老大容顏。

溫熱在這空間漲滿，腦中不停映畫著，暖暖燒燃二張小臉，那是我這歸人的一盆火，讓我有被等待的感覺。靜靜，讓我在孩子沈沈的安舒中看到天地祥和，讓我發現朔風疾雨後的美感，二張臉，是二顆星辰，有時它的星光看似許遙不可及，但今夜在近處星光一閃，我看到他們的世界正對我眨眼，對我打招呼，給我某種閃閃發亮，也給我方位，讓我在來去間不迷途。

淚，落了。自己醉倒在淚水中，恍惚見到孩子的誕生，他們用哭聲打破了我世界中的寧靜，他們以多元的曲風，豐富我生命的藍調，我的歌有他們的音聲。二張臉是二個小宇宙，他們以自身引力，讓我恬然有序地繞他而行。在異地，六坪方寸的不便，才得生這靜靜的機巧，讓我偶開天眼覷見天機。在雲林各有居所、臥塌後，已不再有機會共室同寢。此刻六坪斗室，錯身便照見美好，在深深夜裡，才能細讀側身妻的每一條紋路的歷史和滄桑（此刻妻的感冒欲發），沿紋路上溯，有多少的不堪難捱，翻得過身就能成為歡然一笑，但有多少次險如龜被翻身，回不了頭，苦難走過長長歷史才可以成為史書，越過了滄桑，才會是有故事的人。

靜靜，讓曾抬頭看不見愛的眼，從被淹沒在自己心裡的眼，轉頭，回盼，孩子臉龐的飽滿和自然。明滅的星，眨著眼，帶來傷痛是一頁，靜靜，就仍再翻到美好的回憶的一頁，也翻到我曾粗魯並無禮待我父親的一頁，於是可以再寫下懺悔的一頁，落

款感恩的一頁，迎向另一個嶄新的一頁書寫。

靜，帶給我喜極而泣；靜，讓我在淚水中相擁潔淨的自己；靜，讓我再面對德文，可以欣賞每個字的陰性、陽性、中性的森然有序，喜悅於每個變格和動詞變化多端的風姿，明白分離動詞會因分離而有距離的美感，會因為結合而穩重屹立，學德文也可以難得很美麗很優雅。

靜靜，一個德國的夜，想這趟旅行，是為了告訴我春天的消息而讓我到來，或許嚴冬酷冷無情，但春天就在下一步，請相信，捱不過時再往前踏一句，再堅持一偈，翻轉就會臨到。不信你問問雪萊，他會說：「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 雙關

每個月二次，在夜色中，開著我的戰神，指導一群國三孩子寫作。上課前有前行，是二位同學敬跪合掌奉上一盞茶，他們的一盞茶，在我的心頭，在我的舌尖，也在我輪迴記憶中流淌。

那是我飲過最美的甘露，涓涓來自孩子們的眉睫，流盼的靈性，在相視的腴腆中，開演著文字妙相的序曲，我們以音以語相和，藉舞文用字交流曾有、共有的情感，他們一跪，此地便是淨土，他們的合掌，將天與地，把宇和宙在掌中運行著，他們奉上的不是一壺茶，是流動日月的薪傳。

贈人玫瑰，手有餘香。每回上課的課桌上擺設一束鮮花，是那種善心巧意的靈動，花燃暗香讓人百種牽繫，花的默立足讓百鍊鋼化為繞指柔。孩子容顏如花，一朵一朵綻放，不論是日日春或玫瑰，牡丹還是荷花，在這片淨土長出屬於自己的樣子和方向。

喝一盞茶，賞一束花，我便有一方富裕。敬心和誠意，我便享天地間的餘裕，賞人間一方富裕。於是我憶起帶我看見生命雙關的國三孝導師——文德師。

每學期初的教室佈置是班級一件要事，在每個人都得泳渡書海，每本教科書都像子彈，在升學戰場中漫射。比起考試大事，教室佈置進度落後，相對能被理解也顯得情有可原。在評分截止的週末，同學才起動鍋牛般的進度，但有心的人無力，無心的人只張嘴，有力而無心者分數是勝過漫洩畫作，只剩無力卻有心的扛起一切。蜀中無大將，但戰鼓播聲已震天，廖化只好拿著湊數。牆上五張全開的壁報紙在眼前，從四方八面發動一波接一波的攻擊，從何下手？白色壁報紙笑聲震天，我們一群廖化，忙了一天半，塗塗抹抹就是塗不出蜀國半壁江山，塗塗抹抹在怎麼看都是東施效顰，塗著塗鴉，那白色的空間，開始出現了讓人哭笑不得的畫面，有人笑稱立體派，有人哭著說野獸派的獸可能會穿牆而出。

盡力後的晨曦曙光，照耀週一三孝的佈告欄，我們竟在山海關巧扮空城，在竟陵城頭全數撤兵，佈告欄最重要的中間一張全開白紙——顯眼的留白。早上七點，我們一群無計可施的廖化，等待接受孔明的處分，心中的陀螺轉著，老師會像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顧全大局和咬牙忍痛嗎？而七點五十升旗時間一到，評審老師會一班班賞玩其中逸趣，他們懂得留白的智慧？那五十分鐘的等待是煎熬，也是一場荒謬的留白。

七點二十，導師的腳步聲，踢踢踏踏，迴響在走廊也加速心臟跳動節奏。步伐輕輕巧巧更清清楚楚，心跳起起落落還和我以皮皮剝的節奏相伴。他，也看懂學生的留白嗎？他一轉身，會有什麼戰況，我似已心知肚明。年輕氣盛的導師剛退伍，鷹眼可以攫人，虎臂熊腰出拳，我們必成虎下魂熊底魄。他的身影掃過後門，在倒數五秒後，他的眼會撞上佈告欄顯眼的白，也會吞噬我們的眾目睽睽。他和平時一樣的由前門肅肅轉進，他的答案……

他，面無表情的走到全開的壁報紙，跟我們要了黃色廣告顏料，直接畫出三顆佔滿版面的圓形，接著要了毛筆，在太陽黃上妝點出三張各異其趣的笑臉，全開紙的上端大筆一揮「三孝」二字，說著他的精神，下面書「三笑」注解班上的神情，也為他的人生做箋釋義，剛強如山的臉上，我微覷到他略開的笑顏，不到十分鐘，他帶領我看人生的雙關，也解釋了文學上難懂的雙關。「孝者笑也」是一門多艱深的窮理專一可致，糞土廢材如我，如何登堂入室。

隔週的升旗典禮，上臺領教室佈置優等獎，得獎的不是我們那野獸或立體畫風，是「三孝三笑」的逸趣，他是數學老師，卻教我懂得國文和生活的雙關。

他像孔明般帶領我們大多數的「廖化」，開我們慧眼、法眼，在二次函數的最大值與最小值掙扎，永遠不懂一畝地，種幾棵橘子產量最大？（不是種愈多棵，產量愈

大嗎？）在三角函數 \sin 、 \cos 、 \tan 打轉，背了又忘，即使不懂最大最小值，三角函數生吞活剝後總失憶著，他總用定定眼神加持，一再一再翻新說法，讓我們發現其中美麗的規則和旋律。費曼說過：「數學就像在旁邊看上帝下西洋棋，尋找其中的規則，尋找其中的美麗法則。人可以當作一開始就沒有這樣法則，那宇宙所發生的事物，全部都是亂無章法，無意義的事物不斷在重複，住在無聊的宇宙，也讓人覺得無趣。」

再不懂，他會以日常生活來演繹無所不在的隱形力量，讓人明白數學中有文學的動人。那是一場週末的西北雨，老師突發奇想講著雨從天而降的角度等等，說明三角函數的運用。我註定是看上帝下棋的那個人，只知道三角函數或上帝很偉大，但無法親近。突然有聲響提醒導的愛駒（老師的野狼 125）正被西北雨橫掃，同學勸老師火速拯救它於水深雨洗之中（學生規工攏咧想空想縫，少上一些霧煞煞的東西也爽），我望向導仔那嶄新的摩托車，幻想他必因不捨而加快腳步牽車避雨，過程他定會被大雨淋溼，接著有理由得換裝等等一系列鎖事接續著。嘴角暗暗浮著弧線，「三角」的糾葛，因雨快意享受提前的週末，感謝上蒼這場「及時」雨。

老師向外看了看說：「就當做一場免費的洗車。」這句話讓班上少男（彼時是男女分班戒嚴期）心裂腦殘，但我聽出老師的雙關，人生的風雨再大，它只是一場免費的洗禮，風雨再猛，人總得守著自己的崗位，風雨可以摧殘外在事物，卻可以讓心靈欣賞，看淡了就容易輕騎過關。

老師重新在黑板吱吱喳喳地展開數學的世界，老師舉手投足間，只有溫暖而沒有風雨，他早年喪父的風浪，他明白如何禦風而行，破浪開路，逆風飛翔，順風駛船。教室佈置的留白，在他眼中，適合大刀闊斧的展現，於是他大筆一揮著人間溫度，灑出他都不曉得事後衍生的影響。他雖有剛硬的神情，其實很常演著內心戲，我喜愛浸潤其間，在他的眼神、語音微韻中，揣摩著言外之音的音外之意。他下筆有神，運斤成風的「三孝三笑」，把呼嘯瀟瀟風雨，都看成風雨洗塵途，百重風雨成就三笑的菩提。

願我是一盞茶，解文德師口中的乾渴，一盞潔淨盈澈的甘露，傾挹老師心靈之渴，願我是一束花，莊嚴老師所在之所，盡放所有餘香，鋪盡未來際的香光淨土，我有一方富裕，老師給的，笑看人生百態，笑盡繁華轉眼，笑自己時有的貪嗔痴傻的三笑，我會漸次眉頭舒展，內心開懷，懷中臉上長時展顏。

風雨共看，您不忘指點留下溫暖；溫暖共享，您私心留下一個心上位置，給我最好記憶；記憶碎裂，您拼拼湊湊讓我看到真實而完整的我。當你的學生，任性到此為止，我得一步一步學你，懷中只有溫暖沒有風雨。

每回從德國歸來，常在台灣的床上做著德國的夢，夜半醒來仍把自己留在時差七小時的德國，夢裡不知身是客。

這次不想讓德國的魂魄糾纏，決定以全馬調整時差，回國後的第一個日出開跑。這樣的決定有危險的草率，卻很有堅強的草根，只想藉腳的震波，搖醒猶沈睡的經絡，早些適應開學後的雜煩。有希望、盼望，但也怕失望和絕望，於是在蒲團上修煉，期盼去妄得忘。

要忘了馬拉松，得先忘掉自己，先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再次恍兮惚兮中，睜眼竟忘了自己的名，隱約只記得有一海字，且聽得見潮打浪回，且觀賞到起風雲捲，任自己知覺在無何有之鄉佇留，滿身清涼，滿室生香。

禁不住心起念動，起身一瞧馬拉松參賽號碼布上的名字，說也奇怪，看到自己的名字，開始有了過去、未來的影像，開始有自己意識一一浮現，對人世的評判和是非，

慢慢上身，方才渾沌騰空逝去。

走進一會莊子的渾沌，看到的條和忽便是世間是非，是非非常來自一張扁扁的嘴，像刮鬍刀只想刮別人的鬍子，而尖尖的耳是移動天線，四處接受街頭耳語、巷談搬弄，欲窮千里目的眼，時而是望遠鏡，時而是顯微鏡，對自己以外的事情，總想一探究竟，在充斥色彩的世界，黑和白早被摒棄。每鑿一竅，進入體內林林總總的感受愈多，生龍活虎的內在動能則一點一點洩盡。

想起了「我」，好奇心就東摸西找，頭腦一旦開始聰明起來，便開始有評斷，一縷縷的牽掛漸漸萌芽，如白居易的「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有了五感，會有五種引力，吸引著我們如星球繞日，團團轉無法自主。

忘是祝福也是一種能力，所有都忘的鴻濛，只有沈默，只有一動也不動，可以不將不迎，忘仁義、忘禮樂，看到聞所未聞的遠方，聽到見所未見的內裡，沒有干預和捕捉，沒有回憶的痕跡，沒有檢視也不必有任何參照觀點，不必有記錄也不再掛懷。

沒有了欲望，也就不必再學習用遺忘的姿態放過自己，也就免除了想與過去傷痛所謂和平共處，真正的遺忘是一種孤獨，讓自身絕對放鬆的孤獨，穿越時空，連忘與不忘也都掃得一乾二淨。

常聽：「我就在時間之中」，以此思維則「德國就會在心中」，「時差就會繞著

地球跑」。能忘，便能望向自己在物之初，在時間之外，應而不藏，勝物不傷。

天光漸把闇黑移位，起身別上號碼布，接著腳跡會在大地上書寫出一部《莊子》、《墨子》、《心經》還是《紅樓》？那是雙腳的事了。

∞ 迎您，在一彎清泉

讀到學生的心事，淚眼如瀑，想為他記下那微小卻不卑微的，隱隱的，怎樣也說不明白的，某種心蕩漾。

他是我體育班的學生，句讀無法正確使用，第一次見面就背大悲咒、往生咒、準提神咒，讓我聞咒心驚，思咒難解。面對這長相端正規矩，字卻如中風般字跡的男孩，若說字如其人，在他是無法看出端倪，若說字如其傷，我想有十分可靠軌跡可按。只是字的美醜易辨，心痛的深廣卻難分，而他阿嬤教他的咒語能療心傷？想咒語也許是阿嬤能為他送上的最大平安，然咒語會不會也是他一生最難解的謎語？

每學期期初幫他「走撞」學費，問他學費缺口多少？他總說家境還好。家中無業老邁的阿公阿嬤領老人年金，父親微薄的薪水和他自己假日打工所得，所謂的還好，是他認為比別人更有能力。鼻酸在我體內「走撞」，孤獨也在他身上「走撞」。只盼望我淺淺關心，能讓他一嘗被世界溫柔對待的滋味。

生離

媽媽是什麼？很多人的感覺就是媽媽啊！不然還能是什麼？有些人認為媽媽是個在家做家事，出外買菜回家填飽家裡所有人肚子的人，媽媽給人的感覺有太多種了，多到數也數不清。

從小我媽就是個標準的臺灣老媽，出門買菜啊！跟鄰居聊天、把我跟別的小孩比較等……，讓我有時不禁會想脫離她的魔爪。有一夜，睡夢中聽到爸媽吵架，雖然人說「夫妻床頭吵床尾合」，可是我在今晚感到有一點苗頭不對，突然媽媽走進我的房間抱著我說：「要好好照顧自己」，便頭也不回地走了，當時還小的我，一點都不知發生什麼事，就這樣看著媽媽離開窗外，傳來家裡一台機車的聲音逐漸遠去。

隔天放學回家時，打開門，家裡沒有半點聲音，一直以來這時媽媽都在煮飯的廚房也沒人，我就等啊等……，等到晚上爸爸回家了，媽媽還沒出現，我問爸爸：「媽媽呢？」爸回我一句：「以後都不會出現了。」當時年幼的我當場哭了，一直哭、一直一直哭，爸爸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送我去奶奶那裡，奶奶一邊安撫我，一邊餵我吃飯說：「你媽不會再回來了，以後就住阿嬤家吧！」剛開始我不能接受沒有媽媽的日子，可是日復一日，媽媽還是沒有回來，我……，選擇放下，接受阿嬤、阿公的

照顧。雖然說是兩個老人，但畢竟是照顧過小孩的人，當然知道怎麼照顧我，日子慢慢過去，我也覺得隔代教養不賴，爺爺奶奶對我很棒，有天奶奶問我：「要不要去外婆那邊找找看？或許媽媽就在那裡。」

這句話讓我有動力，一看時間有空，車票一訂我就出發了。火車上，我的心情十分緊張，像波浪盪盪盪去，想著見到媽媽要說什麼，臉部要寫上什麼的表情，心情要如何整裝等不斷忐忑。到站後，搭了公車到外婆家，一開門的是外婆，我問：「媽媽呢？」外婆說：「她都沒回家。」我很遺憾，撲空了，只在我跟著外婆聊聊走走時，才知道外婆也是隔了好一陣子才曉得媽媽離家出走，外婆心中，我也想蠻不捨的吧！想想一個人就這樣突然離開，任誰都會有心中被抽走一塊東西的感覺。

我向外婆道別後，離開了臺中，心想：「媽媽到底在哪？」或許在某一個城市有了新的生活，或許也跟我一樣想念對方，卻因為某種原因而選擇不見面、不聯繫，在偌大的城市中，我看著天空想著：「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

死別

母親，突然又回家了。這十幾年來，衣衫襤褸的母親總還記得，有一個溫暖的地方可以讓她溫飽，我從不知母親消失後她的世界，她一回來，我努力做著蝦仁炒飯，

想喚回他的思念和懷想，但總在溫飽後，母親便又莫名消失，她像一封沒有住址的信，不知投身何處，不斷飄零，有時一年出現一次，有時三年出現一次，但消失時刻總是神秘，他和我都在和時間玩著捉迷藏，但我和她永遠是輸家。

爸和媽其實沒有離婚，他們倆人像演出言情小說，未婚也未成年的母親有孕，身邊人唱衰，很多人叫她「拿掉」，但她堅持著明知未來將換得苦難的延展，讓我看到真正的為母則強。我感謝她，她有一百個理由可以用簡單的方式「拿掉」我，但她走反方向，不必一個理由，生下了我，並在保守的鄉下，勇氣十足地捧起他捧不起的夫家飯碗。我絕少自怨自艾，因為我的命是母親誓死守護而來，來人間一趟便是幸福，出生只能決定我的起點，不能決定我最後可以爬多高。無時無刻，我感念著母親。

母親，突又回家，這次不走了，卻蹦地病倒。月餘之後，醫生說可能成為植物人，問爸爸要不要救，爸爸轉頭問我「要不要救」，我們無言而目成心許。半年有餘，「要不要救」折磨著我，無法言語的母親，當我握她的手，他的淚使醫院所有的聲響因而寧靜。這次不再跑走的母親，我寧願她可以跑到我追不到的天涯海角，至少，我知道或三年或五載，她會神魂顛倒，卻仍安坐在餐桌前狼吞虎嚥。

爸爸被醫療費壓榨到不成人形，卻仍以像鬼魂的身軀賺錢來守護母親，母親呢？只能以淚水，還他這一世的情。當淚水滌清一路的泥濘之後，母親放生，父親放生，

我卻在生死之間，生生死死的來來去去。捧著母親極輕的骨灰，我還有勇氣像小時候找母親時的勇氣，告訴外婆，母親的告別嗎？

我的學生未及成年，就得告別母親。若有機會對他母親說 good bye，轉身後的世會向他說聲 hello 嗎？他會不會永遠留著 1/2 的位置，等著他生命中的 1/2 呢？

我想替學生問：「你一定不知道，當你轉身離去，關起愛的熟悉那扇門，留下迷途的孩子，在濃如暗夜回憶，盼不到黎明的光，就成了一段永恆的回不去的曾經。」

曾經是生命中相約的緣，深於同船共枕，在一團羊水翻滾游淌，在一條臍帶繫上比鵝橋更堅實的情愛，在細細揣著入懷的臂彎。有朝一日相遇，即使你捧上的是一杯天崩地坼，他也會以天地中最敬謹的心，一飲而盡。你給他的這一彎清泉，已經入海。再相會，他也會陪你走，只是他還有機會？

迎您，在一彎清泉的深處。

∞ 枯木開花

一棵不再開花的樹，葉子一片片開始逃離，最後是孑然一身。這株印度櫻花，原以為她她和其同伴一樣，春天來時，會再花滿春枝。但，這是她最後一次的凋零，春花秋實自此是她的夢。之後，她開花，在我夢中，我在夢裡延續她的美麗。

她倒下後，身軀被切割得四處離散，我細數深深淺淺的不規則圓形，那是記錄著生命的縱深和風雨的厚薄，她大概已四十餘歲了，撫摸著她的軀幹，我試著用我的指紋，留住她最後的花季，每一吋每一吋，種在我的記憶裡成為回憶之樹，便生生不息。

多年來，她以花滋養我的詩人情懷，我以為她理應活得比我久，沒想到她竟夭折。這整排的印度櫻花因她的缺席出現的空洞，時時提醒經過的人，她曾活著的嬌豔。只是這樣的死不免犧牲了些，用死來喚醒人們的記憶。但有多少人記得這樣平凡的樹，大概在人們鑽入滾燙車內，才憶起這裡原有繁蔭吧！可有可無，一直是活在世界集體空虛的表徵，多期望可以把我的血換妳的活，用我的一口氣和妳的一口氣互換。

妳如何枯萎，有誰記得？妳初生在大片可以紮根的土地，不久被移植到校園，初春妳以花雨灑在經過身畔學子整身，妳曾記得嗎？我是被妳的美驚嚇到不知如何移步的孩子，每一步驚懼怕踩傷妳的花魂。只是在時間軸上，因為地面改鋪柏油，妳的呼吸空間窄了；樹下又成了停車場，每一部車的震動，都讓妳提心吊膽。妳的同伴不再昂揚，而方便比花的嫵妍來得重要，顯然是人間的運作法則。

撫著妳的容顏，妳有意以死，諫醒芸芸眾生嗎？

說妳的心思白費似乎太殘忍，但事實卻又如此貼近。雖然妳倒下了，但也燃燒過自己光采了，即使最後妳要消失在火裡，但這火是熱烈的，是明耀宇宙的一瞬光亮，它會記得妳曾有的美麗，它終不會消散。妳在時空中的努力都成了某些人的記憶，或者會變成一則故事、神話或一首詩，轉化在時間之流的洗滌，澆灌渴望美的靈魂。形軀會腐朽，但妳的青春有一張不老的臉，年年春天花中看。直指陽光方向是妳的質性，不會因為倒不倒地損其剛毅。妳的軀體已訴說了時光的花環。世界因妳而美，人因妳成為詩人，大地因為有妳而得以訴說他不被了解的壓迫，一切都還未結束，都還在生發之中。

妳走後，我的心一分為二，一分是等候，等候人們重植，補上失去妳的空位；一分是落寞，相信新樹栽得再好，早不是妳。彼此的美好相遇，被生吞活剝。走到妳留

下的短短的樹頭，細數一圈圈的年輪，是一環環的相思，只是幾度風雨後，寬寬窄窄模糊了，相思欲寄何處？

妳走了後，我的心竟空出了一個洞，失去痛覺的空空洞洞。這個少有人停的車位，成了我的專屬，成了想妳的權利，失去妳的蔭庇，剛上車的熱，如何能與世界失去妳相比，我們反而更貼近，更親密。也才明白我擔心的遺忘和集體失憶，不會竄生。只要有一個人記得，生命便可能延續到地老天荒。

雨後，妳被鋸斷而開始腐朽的莖幹，有綠芽裝點著，那是妳的種子，已經在巧妙

∞ 再見

的安排下，延續妳不老青春。

說再見時，心如刀割，但再見如影隨形。畫下句號雖不至於淚崩，但一下筆就畫不成圓。緩慢的書寫封閉心中的語言，我的好友，怎麼說——再見

文章的結尾總要以○(句號)作終，道別總會以「再見」為句點，二者同樣標誌事物完了。

生活中我是不善畫○的人，文章裡也不知如何與文字說「再見」，於是情緒擠滿拉扯和留戀，文思顯得黏稠與逼仄。佛教說貪、嗔、痴是三毒，我大抵著於貪毒的戀戀不捨，纏綿曾有美好的苦澀。這種無明說穿就是任性——任自己的性情和習氣轉啊轉！○中那個點是開始結束，難分難捨，正如想法會念念盤旋圍繞，意志總張牙舞爪來來去去。每天的告別和再見，以為是生命的重新，充其量只是過去的影印或複製貼上，截了過去的圖，在未來的日子拼貼著自己老樣子，畫了句點，能斷了無明？

再見，是矛盾，明明告別，彼此又許諾，期待再相會。誰能料到向著兩頭展開的路，終點或盡頭會不會其中一方先招手或者被風呼走兩喚去？「再見」是安慰劑，期許好好活著的心情。想寫一個結束，卻愈擺手愈模糊，再見或不再見，不忘的想再見，忘了要再見實難，故事要再寫下去，總說不成「再見」。

二十年前曾到美國探訪一位當地定居的友人，當他在機場為我送行時，抱著他經歷一生中最慘烈的號啕大哭，那時的眼是一口深泉，鼻頭是一彎長河，涕泗縱橫擺盪，以為此番生離便無再見可能。之後拜科技之賜，電子郵件打先鋒，手機接著佔山頭，視訊一出便橫掃天下。「再見」只要按個鍵就可以看到對方，但科技是一方小小螢幕，「再見」的情緒總藏在螢幕後，偶爾迴光返照，見到自己螢幕反射不自然的面容，那只是「面」見，而非「再」見。

○這個符號在道教名為無極，無極原是虛靜，心中一物無著，一念不思。面對過去，我總無法就這樣過去，心動一有痕跡，無極便打了太極，在太極動靜陰陽的開合中，生生不息裡迴繞。在人間這一太極中，我打著搨、履、擠、按，該白鶴亮翅時，總轉出退步跨虎，心亂得浮燥，像夏天的蟬歌，面對「再見」總束手無策，我無法悠然自得畫記，面對人間○，我只能打著「太極」。

有一首自小背的詞：「相思欲寄無從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裡。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數不盡的相思，把一路的圈兒圈到底。」把句號擴大為圈圈，是否離別可以成為思念，曾經有過的，就會住在身體，守護著每寸記憶？胖的畫記蛻變成思念，胖的思念成為大愛，活在當下就是愛，人在愛中就是天堂，所有一切都會被療癒。

我不善畫句號，也總寫出不終篇的文章，相信故事還有情節待續。我也不知如何道「再見」，感覺著曾有過的氣息，已陪伴著呼吸。念念不忘的人，終會寫成一篇大器文章，胖胖的句號，一定能讓再見念念成真。

∞ 羽衣

愛裡，有沒有句點；愛裡，會不會有「再見」？

那是一件最美好而普通的長袖內衣，約莫是小二過年你買給我的。穿新衣過新年那次印象最深，兩邊的長袖，就像長出一對翅膀，天地突地變寬廣了，包覆我的不是衣服，而是愛，在愛裡面，我享有無憂的歡快。

除夕夜，早早的洗完澡，換上潔白的新衣，雖只是內衣，在我心中卻是無價之寶，是你胼手胝足，在貨架邊覓了覓，想像小弟的身形，才出手捧回家。那樣的溫熱，怎地想起，到現在都仍暖暖的。你一邊將我的大頭穿出衣洞，把兩袖拉得平整，倆人一起聞著那新衣的味道，小小的內衣，有大大的感動和幸福，有大大的美麗，印在生命的藍圖，你一直給著小小的，小小的事物，我一直接受著巨大的祝福。

是什麼的堅強，讓你小小的身軀迸發出強大的毅力。父親醉後歸家仍欲外出續攤，你一女當關，把那些酒肉朋友轟出去，你以唇槍舌劍，回音撼動了家中迴廊，讓豬朋

狗友失顏後知難而退，並想從此畫清彼此的楚河漢界，但最後父親跑到了楚國，和我們的漢界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消彌。彼時，你也想要有人保護吧！但你知道我就在你後面，你得使出比十八般武藝更高強的功夫，才能讓我保有美好童年，你寧可自己碎，也要完整我，但碎了一地的你完整的機會在那？

外出工作，當你賺到一萬玖仟，你總硬頸地跟同事借了一千，湊整數寄回家。那廠房的夜燈就成了你獨守的仰望，明白仰望愈久，母親的背就可以挺直一些。死命的工作線上，看到運送著的希望，即使埋葬自己的青春，也想給家孵一個夢，和無憂無懼的桃花源。你給了，但也失去了，完整的青春就像西北雨，一陣陣就過去。我能想像有一次你把一個月的薪水放在機車側邊箱子，心滿意足跨騎回家，抵家。興頭高漲地掀開蓋子，那錢不知跳至何方？暗夜中，你來來回回高低起伏的歧路，亮著你本就不大的眸子，心煎逼著，怨自己大意，念家中頓失你的月薪，是否得唱空城，那趟路罵過自己多少次呢？在轉彎的路口，淚又有多少崎嶇的故事？最後淚崩地找到錢，人錢合體，再不讓它走遠，彷彿一步錯，希望就成空洞。

算早婚的你，偶爾出現家中，見你眼色微恙，你說和阿嬤聊天去。從小我倆和阿嬤特近，總以為你過度的想念阿嬤，才會在她的墓前說話與她聽。當自己也過了多哀少樂的中年，才意會著你肩上扛著的有形無形的枷，說與誰聽？與人訴怨你都當成舉

枷，只有阿嬤是安靜的，說出來是安全的，她只會聽不會講，在宇宙中可以保守秘密，也同時保守了彼此的心。長男的媳婦難為，願意為此保守完整，更難，但你經歷了，也做到了。

只是，你的碎裂，誰為您拾掇結合？你的拚命，誰為你鋪設後路？你說欠的總是要還，只是我參不透，你欠我們什麼？同家共生，欠的、還的不能共存共榮？家是一首變奏曲，吹萬不同，各成其音，我們懂得自己的音，便有海風天籟。

有淚，讓它說出心情樂章，累，放過自己的無能為力。曾經你給我的一對翅膀，願我能為你插上，飛天，看淡人情萬事如波，然後在愛中休息、長養、平靜，在愛中

善本書

完整、優雅。

小時後和母親走路回外婆家，夏天，陽光像針扎人，彎進外婆家的十字路口，恆常有一茶桶鎮守，茶桶蓋上有一條草繩繫著一只被俘的茶杯，不識之無的我問大字不識一個的母親，茶桶上頭紅紙的意思，母親善巧的倒水給我，接著說：「你若好好讀書，就知道寫什麼。」擁有字典時，「奉茶」二字熱切喚著我去翻探，翻查到的喜悅雖被字典解釋「奉」的一堆生難字澆熄，此後，和母親經過那個路口，我當起了母親的老師，告訴她天書上寫著「奉茶」的讀音。

那一杯茶創造我和母親的永恆畫面，也為我擋不少心頭的風雨。隨著天增了歲月人也增了壽，那十字路口的一杯茶，在我的乾坤之中，都成了春天，「奉茶精神」也為我推開一道道福滿的門。我學「飲水思源」，便想到那盞茶，我感受到奉茶者體恤行人的心心念念，頓時明白只要付出，善意就會在天地間流轉，千萬個感謝便透過千風吹送到奉茶者身上。

讀大學時，和老師在研究室討論問題，老師為我開冷氣時說：「獨自一個人絕不開冷氣，因為電費是公家財產，而你是客人，這冷氣是為來到這裡的客人裝的，今天託了你的福……。」連坐著都會大汗源泉滾滾的夏日，老師入定的身上，寫著滿身的公財如命、私財如土的神情。又有一天，老師像「圓仔」（北市動物園熊貓名字）一樣頂著黑眼圈上講臺，他因精神不濟向學生道歉，接著解釋夜晚因捷運施工常不得安眠。接著眼神散發著悲憫說：「施工的外勞不但離鄉背景，又都得在半夜工作，我有安居之所，雖然半夜翻來覆去，難道不夠幸福嗎？」老師輾轉反側的不眠之身，我讀到，關懷別人的不幸，就離幸福更近。

偶為年近八旬的雙親疊放衣服，驚覺眼前高六尺長三尺的衣櫃，放入他們現有的衣物後，還剩下足以吞噬整個人的空間。母親說這座灰黑色的方正衣櫃，是當年用牛車運送過來的嫁妝，我看著它近五十年，卻不曾注意到父母的衣著那麼簡省。今年的寒冬為他們添衣購褲，他們仍一貫拒絕，說作田人不用穿太好的衣服，整齊就好。面對空空洞洞的櫃子，想起自己的衣櫥，總不乏理由為自己添新衣的欲望找出口，年年更新的帽T、大衣、潮褲不斷進駐，接著名正言順打著「資源回收」的旗幟，打開帶著尖銳牙齒的舊衣回收箱，一袋袋回收我的貪婪。看著比回收箱還小的雙親衣櫥，想雙親前生應是老僧，能以天地為家，以小小的櫃子擋八十年的霜寒雨重。輕輕放下他座嫁妝方方正正。

讀到《大學》「知止而後有定」時，我想到「老師」的那本書，那本告訴我生活要用智慧而非情緒，一旦情緒作主，心就會失衡。老師無法成眠的夜晚，他卻說：「三年的失眠換得子孫百代永方便，不是很值得？」讀老師這本書，心總會趨於安定。有一次因喪家搭棚佔據半個路面而大塞車，翻老師這本書，讓我閃過「別人傷痛可能是一輩子，我的不方便只有二十分鐘。」的念頭，一念悲憫，直至無邊無際，我因這本書而清涼，也淺嚐一隅老師的器識。

「知止」是雙親那一櫃簡省衣物，他們一輩子過極簡的物質生活，他們在規矩中得到節制，節制中得到健康，因為他們只看到「需要」，不會有「想要」。他們的口頭禪：「一個人吃多少、穿多少都註好好。」他們早就「認」命了，認識生命中的簡單和純粹，所以日食三餐，夜眠六尺，對他們而言就是富有。他們為我啟蒙，是我最早的善本書，書中密寫著德潤身，他們的身上我領略到良善，也感受他們的直道而行，不一定讓我們有好的物質享受，卻常有心靈的富厚；他們的正直，無法讓五個子女學

業順利、升官發財、平步青雲，卻讓我們心安理得。他們沒什麼知識，卻很有見識，常在身邊為我說法；他們沒有什麼財富，卻讓一家老小，心凝聚在同一個地方。

演講也是本好書，讓處在迷茫的十字路口的人找到方向。我為購屋地點舉棋不定時，聽了周永杉老師的演講，他提到耳熟能詳的故事——孟母三遷，忽讓我在「生活機能」和「僻靜幽遠」中知所進退。他說：「滴一滴墨汁到一杯清水中，大概一秒鐘水就被污染了。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清除這個污染？一萬倍的時間都不止。」當下自問生活機能佳，交通網四通八達，對孩子的影響真是正面的嗎？林立的便利商店，孩子會養成何種習性？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所養成驕奢，要多久才能讓心性返璞歸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捷運站旁只能增「價格」，「好厝邊」才能為房子增「價值」。

兒時廟埕前的戲棚下是我最早的好書，我初學「點石成金」奧義的興奮，是一齣八仙故事的歌仔戲。漢鍾離為一試呂洞賓，欲教他點石成金，還強調：「擁有這項本領，布施濟眾就更方便。」洞賓問：「這些金子會再變回石頭？」鍾離說：「五百年之後，才會變回石頭。」洞賓說：「我不學，因為不想害五百年後拿到這些金子的人。」遙遠的「五百年」，在當時小小的腦袋瓜產生莫可名狀的意義，也刻著深深淺淺的印記。物質貧乏的年代，傻不楞登的我，卻烙印下做任何事要為「五百年」後的人著想

的封印。「五百年」就是遠見，人有遠見就能縮小自己。念念不忘他人的心，才能將人一身的頑石，點化成金。

偶然間觀看了一場書法展，參展作者之一是我的同窗，會場的相逢讓我感悟，聊起曾一同拜師學藝且以嚴厲出名的書法老師，老師常罵哭學生，有人更因此與書法絕緣。「嚴師出高徒」的詞我嗤之以鼻。站在對面的同學說：「我一直恭敬老師，相信只要照著老師的話，就會看到路的盡頭。」萬善根本從師出，能生利樂如良田，不就是眼前同學的法身？他順著老師給的光，終於到岸。相形之下，慢如高山，法水不入的我，直至今天的字仍像跳蚤舞恰恰。

這個偶然讓我明白「讀」好書，必得有恭敬心，方能入身、入心，否則再好的書，都是浮光掠影，再善巧的言論，都只是聽者藐藐。讀好書讓人止住七情六慾，讓人明白煩雜情緒，都將點燃一場場生活災難；讀好書讓人憂道不憂貧，讓人得以仿效奉茶精神，默默做該做的事，不問眼前的果，只求種心安理得的因。道雖遠、責任雖重，讀好書讓人知曉「付出」才是人的核心價值；智慧才是人終極的財富。

人的心識若是一粒種子，原本可能無聲無息地在紅塵裏腐爛，因書中智慧讓它得以長成參天大樹。人身如一團鈹塊，可以平庸無奇地在俗世中沉睡，藉著實踐書中道理，讓人產生驚天動地的力量。人，當然可以碌碌無為地在世上廝混，服膺好書的教

∞ 老師的一把梯子

誨，生命就由內而外發出徹照天地的明亮，破除千年的愚闇。

在孤傲的求學時期，鎮日，我懷疑教科書的用處，直到那個不知死活的老師出現，我厲聲便疾言：「知識對我有什麼幫助？種田的還贏過那些死讀書的人，不是嗎？」他沒有火冒三丈，反而溫和地說：「知識是一把梯子，它的高度多高，你的視野就多遠；你的心胸就多廣，你的世界就多大。一個只知種田的人和一個擁有農業改良技術的專家，那一個對農民的幫助更大？書是活的，把它讀死了是個人的問題，書是無罪的。」好一個國文老師，說起話不但一堆修辭，還反將了我一軍。

我曉得我這次不但棋逢敵手，而且可能會被KO，於是耍賴著：「我讀不讀書干你何事」他溫文地訴說一個小故事：「從小母親就要求寫字要一筆一畫、工正端整，她說：『寫字和做人是同樣的道理。』那時我笑她的迂腐，因為她不僅目不識丁，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這樣子的母親怎會曉得寫字和做人是同樣的道理呢？我一

直以為母親只是好面子，希望我的作業簿上有很多圈圈，才要求我把字寫好，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這兩件事的關係，說穿了就是——態度。人都要用一種態度生活，寫字的態度其實就反映成我的生活態度，也決定我這一輩子的去處。到現在，每回寫字，我就想到母親的話：『寫字和做人是同樣的道理。』你我雖是不同個體，你以為毫無相干，但有一天，你會知道我們有何關係的。如果你肯繼續唸書，這一天會來得早，你不繼續唸書，這一天也許永遠不會來到。」

和人說話鮮少搶不上話的我，知道自己將一敗塗地時，使出了殺手鐮——「除非你能摘下太陽給我，否則我就是不升學、不讀書。」看著他蹙眉深思，也看到我不但因此脫困反而扳回了一成，心中頓時升起一股算是無賴的傲氣。

他說話了：「你說的哦！君子一言既出可是駟馬難追哦！」我報以奸笑點頭。他拉起我的手緩步走到水塘，彎著腰，然後捧起滿掌的水，要我看他的掌心，在那說陰不陰，說晴不晴的天氣裡，我在他掌中看到了一顆映在他手心的太陽，他說：「把手伸出來吧！」隨後將滿掌的水倒進我的掌中，笑笑地說：「把太陽交給你。」

我發楞後他解釋：「這便是知識的力量。」深怕我不懂，他吟將起：「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他說這只是化古人之「月」成「日」罷了，此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知識有沒有用不在書而在人。

不久後，我成了同學群中的黑馬，我的生命因他闖入，而變得盈滿。如今，他已走出我的生命，但我卻感覺到他才剛走進我的生命。

今天，于良史的「春山多勝事，賞玩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鳴鐘處，樓臺深翠微。」《春山月夜》已印在我的心版，因為它是我和老師的秘語、橋樑，是我第一首用生命去懂得的詩。老師是詩中的春山、鐘鳴、翠微樓臺，更是我心中那天不陰不晴的手中小太陽——即之而溫。

成了國文老師的我，已稍能了解「你和我之間的關係」這話了。我們雖是獨立的個體，卻不是兩條平行線，而是共存共榮，世界所有事物皆是共生。南亞大海嘯和我們無關嗎？根據勞委會的統計，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在華外籍勞工約有三十一萬人左右，印尼人約兩萬、菲律賓人約九萬、泰國人約十萬、越南人約八萬，這些外籍勞工遍佈於台灣的各角落，有的在捷運、公路的工地，有的在各處的工廠，也有的在我們的家庭中幫忙照顧老人與小孩（你在享受便利的捷運時，是不是曾想到要感謝他們？原來他們也和我們有關係！）。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的資料得知，發電用的燃煤有百分之六十是來自於印尼，（當我們在用電時，有沒有想起印尼？想起那些在災難中受苦的印尼人？）。卡崔娜颶風在八月二十九日掃過紐奧良，這和我們沒關係嗎？原油的波動最明顯，而造成這座城市以為她已經逃過最糟的災厄。

你是不是更感受到我們與其他國家、其他人的密切關係？是的！地球這個大世界因為科技與交通的發達，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有形距離，人與人之間似乎有一條條無形的絲線把大家的關係越拉越近，把地球縮小成一個小小的村落。我們和遠遠的那個國家，不再是沒有關係的了，你感覺到了嗎？

老師會以他的學生為責任，也同時以他教出有生命態度的學生為傲。是他替我的無知、狂傲畫上句號，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古老不移的話：「一年樹秧，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而千年樹大愛。」

戰神——Cefiro

孩子買了蛋糕要幫這部車行弱冠禮，他們說他年紀雖大，但從不發脾氣不罷工，身材壯，肚量寬，是他們從小到大最值得信賴的夥伴了！

孩子小時候在車內把座椅躺平後亂闖亂撞，在車身上爬上爬下，興致一來在車頂跳個一二下，幫他命名等種種影像猶怯怯殘影在腦中。昨是美紅妝今朝顏色老是不變定律，眼前的車，車頂因日曬，大片行將剝離母體的漆，使他邁入紀曉嵐所吟：「日落香殘，掃去凡心一點；爐邊火盡，須把意馬牢拴。」的階段，車身上寬寬窄窄無法癒合的瘡疤，華陀再世也藥石罔然，名牌已不知掉落何方，Cefiro 的名字已剩下 CEO 三字。他，迎來送往，將一具具疲憊的軀殼護送到最舒適的家，他卻無家，他的一生，

只以溫柔緩行，是孩子小時的大搖籃，是我和妻上班擋風雨擋日光送爽風的小天地，是父母年輕時的小轎子，搖著一段並肩相視的愛戀。過眼的十五年，如雲煙飄盪著，他為一家大小開眼，十六萬餘公里的視野，悠然上山下海，盡情東奔西跑，動時聲如貝多芬的第5號【皇帝】鋼琴協奏曲的磅礴壯闊，靜時如德布西的月光曲，悠揚的流瀉，載著我們彷如車行於月光下的塞納河畔。

他的身世有些迷離，有一回和金鍊學長爬山，學長用這輛車穿梭山路，以小提琴的韻律載我上華山，他說妹子新近給了他一輛車，我不客氣地接著說若多一輛就賣給我吧！和學長五年緣份的車子，就此轉到了我身上。不多時，這台 Cefiro 停在無遮風蔽雨的前庭，換了主人就換了命運，在日曬的茶毒和雨水的洗禮下，漆的亮度被日光消磨掉了，皺紋老得比歲月還快，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痕，刻劃了我們一家的憂悲欣喜。

老大峰有一次耍脾氣，用鐵頭功一撞車子擋風玻璃，竟撞出一條裂縫，隨著年久月深，縫的長度也一眠長一寸，最後換上非原廠的玻璃後，每回雨刷來回刷動，吱吱的磨擦噪音，彷彿在訴說著此身已非前身。由於妻體形嬌小，開車總得墊個小抱枕才能眼觀四面，但左顧右盼就照料不到前後，倒車時也顧不到兩側，車身兩側的傷印便如帶狀疱疹慢慢長出，一發作也是無藥醫，他沈默而少有抱怨。

一家六口，在這密閉空間移動，回轉著方向盤，也如手握著學長手中的溫潤。因

為那年車入住家門，眼尖的母親就看到四個輪子都已換新，剛從汽車美容公司出門的這輛車，半買半送的情誼讓我明白人間一份代人著想，迴轉著左或右，也體會著每一個轉彎都是新的視野。他看孩子由小到大，或無祿抱提攜之功，卻讓孩子多了打鬧翻滾的場域；載送雙親來回醫院，他也看到了生命的青春像一片落葉，曾有的陽光和風雨，會隨著落葉反哺，曾經的，被我們所遺忘的，都被他記得，而遺忘是輕鬆的，記憶卻讓他變得更為蒼老。

孩子大了，他也老了，父母病好了，他卻氣喘噓噓，和妻在車上的紛爭，和好後離去，碎裂的磁場，他承受著。他彷彿還會說孩子的成长是他的驕傲，說他老驥仍可伏櫪，雙親的病癒是給他最大的祝福，夫妻車內吵車外和，那是他身為車最大的功能。他只有要路上發出深淺不一的話語，不是吐悶氣，而是說著某種戀人絮語，他守護著我們一家六口，是我們的戀人，也是全家的CEO。踩下油門，就感受他每一次的心臟跳動的扣擊，蓄勢待發的神采奕奕，手掌輕觸車身，如黥面的容顏，說著十五年來的遙遙的神話，乍然的交會，他竟是長翅的飛鳥，在可解和不可解中，秘密著。

他也有《聊齋》的誌異事件。他還年輕的時候，吾妻載著兩隻小犬到優視佳做視力矯正（那時峰近視約125度，哲視力2.0，二人同行一人免費，老二就跟著去戲耍那些儀器）。那日妻將車停在大賣場牆圍，當矯正程序完成，準備開車返家，發現從

未發脾氣的千里馬，此時使性子了，用盡各種手段就是不願啟程，四○高的老婆請來馴馬師現身，準備安撫他久被我們糟蹋的心情。果然行家一出手，就像胭脂馬拄著關老爺，所開出的處方是——此駒病重，必要送院治療，毫無脾氣的愛車，是他終於也受不了我們？

伯樂告訴妻：「妳很幸運，這部車竊賊想偷開走，只因車子本身有一小零件損毀，使他免於被偷。」妻此時醒悟過來，在開車門時，遍尋不著鑰匙孔（已被撬壞），但一拉把手車門就開了。原以為自己忘了鎖門，當回神望向理還亂的儀表板上，雜亂的電線如蜘蛛絲掛著，師傅三兩下就讓它們一一歸位，之後還提醒妻，停車盡量擺放在光亮處，免得宵小的覬覦。

車還是緩緩被拖至修車廠，首先得換鎖，師傅問要換半套或全套，妻來電問我，為了省錢，只做了半套服務，（這個決定讓我後悔至今，因為半套只換車門鑰匙，不換啟動車子的鑰匙，從此開車多了一支相看有些厭的車門鑰匙）妻接著問師傅：「開了十餘年從未壞掉的車，在緊急關鍵時刻，怎麼會讓自己休眠或直接轉成當機模式？」師傅只說：「那就是你的LUCKY——」

「LUCKY——」和台語「落去」很像，也許因為妻和我常常「落去」很多小小的錢給世展會的孩子，有意無意「落去」小小善意給學生，所以我們特別幸運，使得車

子「落去」小小的功能，而全身而退，這真是因「小」得「大」。

人感覺被神眷顧時，會有某種平靜知足，冥冥中接上超能力頻率的護守，會更安心在未來。如果十幾年來未曾有損壞紀錄的車，在竊賊「上下」其手時恰好車子零件損壞，或不是神蹟也算得上是奇蹟吧！經過這事件，我的戰車就升級為我家的戰神了！

戰神，生日快樂！願我們還可以一路暢快淋漓奔馳，共看每一片風景，同印每一

∞ 更年期

次日升月落，見證四季召喚，靜好歲月相伴終老。

食物有賞味期，花有花期，人總有更年期。

第一次看到更年期的樣貌在玉美主任身上，秋涼風急的室內，五十歲後半的主任臉色紅潤，邊擦著汗邊喊熱。我讚美她的氣色，他說現正服用荷爾蒙補充法，因更年期便發汗懼熱且臉色潮紅。

彼時的年輕，聽聽也未放心上，想要更年期，於我猶似天荒一樣久遠，亦少見男性的更年期，將覺女性在身體上諸多不自由，陷制的不止是行動，還有心的覺知和情緒起伏。初時的月事，中年的孕事到熟年的更年期，雖說必經，走在這路上，多少的心情不敢寫在臉上，只留在心上；留在心上的情緒，騰雲駕霧地在身體各地遊走。

多年畏寒不畏熱的身體，今年突焦燥不安地「熱」力四射，汗湧如泉得頻換衣服，加上偶來的小沮喪，突想著莫非更年期上身了？還未走到齒搖髮蒼，卻感頭上天漸荒，

腳下地將老。雖不服輸，但細想，視茫茫髮蒼蒼，已幾許，對鏡時抬頭紋、眉間紋、魚尾紋、法令紋、眼袋紋一一報到，中廣身材雖未現，龍鐘已有老態，爬樓梯偶抓扶手的惟艱步履，更年期這背後靈，難道已鎖定我。朗朗上口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我非騏驎更非烈士，只能臣服歲月的腳下。此境心哀哀地碎碎念著，腦盤旋不去仍是昨日燦爛時光，不甘心還沒成熟的我，卻更年得那麼快。

變老，早有預知，但此刻仍措手不及。

三年前，在體育班孩子的慫恿下測體能，就地做仰臥起坐，全班的加油聲最後換成默契天成的哄堂大笑，笑聲雜著心疼、驚異，學生一出手是50下起跳，我用盡洪荒之力，只有3下。當下學生交頭接耳，便幫我開了一張訓練菜單，和他們做小狗操（很操很操的暖身操）、壓重量（重量訓練）、舉重、滾輪使用、肌耐力強化，手無縛雞之力的我，學生分批指導著我。他們嫌我的跑步姿勢其醜無比，我回應改正我姿勢的加平常分數。開始和學生參加路跑，第一年從十公里到半馬，第二年的全馬到第三年的超馬，體能被學生訓練到仰臥起坐50下起跳。

回想第一年看著跑全馬的選手，只覺得他們都瘋了。人非機器，怎麼會跑三、四個小時不累還樂在其中。學生說跑步是自我對話、自我療癒、排毒最佳方法，對我是催眠神話。學生陪跑半馬不斷要我配速、放鬆、自然，氣喘如牛怎麼還懂得配速，腳

麻手緊怎麼輕鬆自然，學生要我邊跑邊欣賞風景，記得自己小時候跑步的樣子，他們愈叮嚀我愈是手忙腳亂，他們像老師或父母一樣循循善誘，此時此刻，他們的確是我的老師，是一路指引的同行善友。

體育班的哲毅師送我第一件跑步束褲，當穿起它跑時，學生半開玩笑說我是怪叔叔，等到我換上全套跑步裝扮，他們大笑說我是完全變態怪叔叔，在戲而不謔的玩笑中訓練著，慢慢學會配速、學會何時要再「ㄍㄨㄥ」一下、懂得全身放下、明白用腳步與大地對話，用跑步寫下一里一里的心事、開始知道如何鼓舞自己，也在全馬時善用跑步模式切換，靜坐模式、放空模式、鼓動模式與天地人合一模式。常言跑步是一個人的孤獨運動，我的跑步過程常感受到學生陪我的身影，當跑累了，他們接力似地一一跑出來為我吶喊！「阿海！你可以的」。

有一次全馬路程中遇到一位花甲之齡的長者，朋友勸他不要再跑了，跑步傷膝蓋，他說勸他的人多數住醫院，但他還能跑。「跑步傷膝蓋」的訛傳，學生拿出了《姿勢跑法》和《氣功跑法》的書，才恍然明白姿勢錯誤才傷膝蓋。我長年的膝蓋酸疼，在學生的帶領和調整下，竟無藥而癒。曾以為別人是瘋子，自己也成了瘋子，三年來在跑步中看著自己的重生。

更年，讓我畏寒的身體，有了溫厚的底層可以禦寒。無時無刻再更年，年一直一

直再走，人卻可以更成熟更幽默，更能自嘲。更年，像學生告訴我的，長距離的速度不決定在步幅而是步頻，更年的快，世態人生經歷多，愈能看淡，益有閒情。

玉美家中亭亭如蓋的樹已倒，天上的她已免更年，人世間的我時時地，隨歲時更了又更，沒時間喪志，繼續前進。三年前的全馬成績近五小時，三年後近四小時。顯示更年，不一定是老化，是學會靜聽潛意識的聲音，是認同和肯定自己勇氣的進步。年齡不會減少，卻可以更心境的長度，換視野的廣度。

8 陪伴

PS：懷念著玉美主任，也感謝三年來陪我成長的體育班孩子們。

2015年十到十一月跑了西螺、虎尾和北港三場全馬，西螺馬輕鬆達陣，十一月的虎尾馬信心如日中天，不料跑到十九公里處，左膝外側舊傷隱隱作痛，撐到二十五公里，痛已由隱藏版成了動畫版，我像鐵拐李一拐一拐跑著，只能看著一群群人，聽著他們達達的腳步聲，穿過我的身體，從我視線消失。從五分速掉到了六分半速，心中慌亂的祈求，《心經》一次又一次流淌，「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心經》心頭嘴邊誦，痛也變化著，抽痛、酸痛、麻了、像鐵一樣的硬著，我把它想做煉心，希望下一秒會成為浴火鳳凰，腳愈痛眼神愈是發亮。堅持不停下腳步，我想聽聽身體告訴我什麼事情，我能做的只是告訴深層肌群——放鬆，也感謝它們讓我回到受傷的年輕，想到繁花盛開的青春，看到迷途的渴望所闖蕩的、所受傷的和令人受傷及別人不解，自己也沒有答案的傷，試著提煉出智慧，試著跑出人生的出口，舊傷復燃，不一定是壞事，

我這樣想。

二十六公里了，終點線在十六公里外招搖著，但視線為眼前的痛所阻，十六公里讓心抽搐著，此時張口大誦《普門品》——「世尊妙相具，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名為觀世音，具足妙相尊，偈答無盡意，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觀音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用盡心力觀想不是我在跑，是觀音在跑，馬拉松只是藉我的身體運行者某種奧義，也試著邊跑邊進入打坐模式，又一公里了，換成催眠模式，又二公里了，漸行漸遠漸江郎才盡，痛像李清照的〈聲聲慢〉，豈只是淒淒慘慘淒淒。

「你的腳怎麼了，受傷了嗎？」一言難盡的是陳年舊傷，彼此交談後，他名為逢源，我想到了「左右」，於是我們一左一右的「逢源」接下的跑程。他說他田中馬因太衝，跑到熱衰竭，他要我慢下來，緩緩動動、遲遲抬起左腳，讓左腳有用處，否則右腳得負擔全身重量。他放緩速度，鼓勵也安慰我已顯搖動的意志。感受到人的「陪伴」力量，勝過途中的祈求、誦經和各種模式的切換。陪伴的溫度可以相互取暖、眼神讓人安定，語言使人堅強，逢源放下更好的成績，一路緩慢且有耐心地陪跑到終點。

「陪伴」這二字有很神奇的力量，伴是半個人，陪去掉左臯加上人，成了「倍」。陪伴是彼此出「半」個人，一半看自己，一半看別人，成為完整的人，人一完整就事半功倍。陪伴是強者放下身段，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陪伴是欣賞的眼光、

支持的話語，默默注視時間和身體變化，清楚別人痛楚，理解著並承擔別人的某部份苦。故事會落幕，但陪伴會不時敲著心門。

有了前車之鑑，十二月的最後賽事北港馬，我用運動滾輪做深層肌群放鬆、加強打坐以期有時時放鬆的能力、喚醒核心肌群，強化自我催眠功力，最後以信仰和信心向內心的飄搖止風止念，期能同於大通，腳鞋地合一。

六點的槍聲，呼喚著前方一寸一寸土地，人群以溫柔的方式在馬路寫詩，我跟隨著他們的詩句行吟。跑在前方二位肯亞選手，如風如電，優雅的身型在風中落款，他們是今天最美的二首詩，凡所到之處，皆被歌詠。

然他們有他們三分半速的歌，我唱我五分速的調，聽著雙腳與路面的上呼下合，彼此擊掌是某種相應。心頭的順利在腳步上唱歌，和身邊的人齊步跑著 26 公里的約定，是動態的幸福和幸運。

出事了，來得太早也太急，完全沒有預告，我毫無招架之力。十六公里，左膝外側舊傷如北風捲簾，冷不防的掀上掀下，此時回頭只有 10k，往前則是未知的 20k，遲疑往前再跑了一公里。「你的腳怎麼了？」熟悉的語調穿心，欲語卻無言，前頭旋即出現天生跑者的身形，他說：「受傷是吧！舊傷嗎？有經驗的人從跑姿就可看出來。」心想著他會勸我往後走吧！

「不能停，停就只能等著被回收車回收；不能走，一旦開始走，腳就會叛逃。先把小腿用拉的方式踢屁股，不要跨步向前跑，跨步是踩剎車，儘量用拉的方式放鬆。你因姿勢不正確，腳才會受傷。」他要我繼續跑，並用言語、用行動放鬆我的心和形，讓我不知如何招架的關心是：「我會陪你跑到終點。」放棄不是我的風格，但行重行行，陣痛復陣痛，好像生產。放棄盤旋心頭，他卻預言再25K就會產下我的個人最佳記錄，這樣的預言於我是天方夜譚，他卻信誓旦旦。小腿往後拉著拉著，痛減緩著有時消失。但去了一傷，右邊臍關節處卻有撕裂感的微恙，我怕跑完腳也廢了，但他說身體是聰明的，當一腳有傷，重心大部份由另一隻腳承擔，右腳的痛是為了分攤左腳的傷。跑步過程他大費周章糾正我的跑姿，告訴我頭歪了，聳肩了，身體偏了，他教我縮小腹，不能讓下半身負擔太重，身體略前傾，讓重力拉著身體前進，當我前傾時他說腰桿打直，我已彎腰駝背而非身體前傾，我說這不是「姿勢跑法」嗎？他開始談他的體悟，我說我也看過書卻毫無章法自行其意。

當看到錯身而過的跑者掉了一塊巧克力，我彎腰去撿，我問他這動作會不會有危險，他說會，但旋即補充道：也許有某一個跑者會因為我的行為，而免去滑倒之害。一路談到我沒有訓練就跑了第六馬，還自以為有方法的亂無章法，他嚴正表明這是危險的事。點頭如搗蒜的我，想著智者和有經驗的人，能帶給人立即的受益，往昔的自

以為是，自認為OK的方法，無非是困獸，在小小空間做巨大的掙扎。方法讓人進步快速，但正確方法起頭是慢的，寧慢勿快，動作一旦錯了，得花百倍的時間改正習性。以拿補充水杯為例，他說明了如何以大拇指和中指扣水杯，且說過程不要喝太多水，免讓胃因水而搖動。

陪在我的前後，在我左右指引，讓我亦步亦趨。再大的痛，有人分享著我的獨自承受。不知不覺又九公里過去。他提到馬拉松25K才算開始，問我有沒有LSD訓練，（長距離慢跑 Long Slow Distance，簡稱LSD），我如墜五里霧中的搖頭。我想著跑了幾場，也不會有「30公里的撞牆」，沒有LSD不一樣跑完？他洞悉我的想法，問我是否在25K之後速度就變慢，30K後跑步姿勢會大崩解。內心才想著講得真好，他要我得配速（Pace），可以用答數聲配合跑步聲，每一個步伐都要聽腳想告訴我們它的想法和意志，不是起點槍聲響起，就燃燒自己小宇宙，向火箭般衝進終點。想著跑過的幾場，主人都不是我，而是身邊跑者、比賽氣氛、身體狀況，一味憑自我感覺，自以為是的隨性，完全沒有將體力適當調配，前面5分速，後繼則乏力。土法煉鋼的我還誇耀自己的「鋼」多好，常說的口頭禪——「信仰、信念、信心」就能堅持下去，完成挑戰。

是前方這位著一身黑的專業領跑員，提醒了我「野人獻曝」的可笑和可愛。又一

個跑者超越我們，他氣喘噓噓的羨慕我有人領跑和配速，我說他不是領跑員，是我的「天使」，給我依賴、方法和力量，保護我的雙腳不再受傷，讓我馬拉松再沒憂傷，他為我插上翅膀，我開始學會飛翔，引領著我飛入想像，看見再一小時後自己美麗模樣。他可以三小時完賽，卻說這一場因踩到不平地面，右腳略感不適，是註定要來陪我完賽。想到（一代宗師）：「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一別，好些桑麻可話，心情可論，可長可短的眼神，一快一慢的腳步交織，這一場賽事，我彷彿看到了自己，也略觀跑者天地，更明白跑者看到了眾生，才會在生命中彷彿有光，豁然開朗。

最後SK了，他雀躍如小孩，說著等會可以邊啜飲咖啡，看一場電影，這是馬拉松的樂趣。他手舞足蹈，我則是姿勢崩盤，全身肌肉完全不屬於我。一個個越身而過的跑者，每個人給我聲聲加油，也有人提醒我跑完得去看醫生，我看著黑衣黑褲的領跑者，示意他先跑，我這一輛「失」速列車得讓輪子喘息降溫，他的背影由大到小，消失在人群。

像孩子失去依靠的肩膀，我停下腳步，但身體和手臂卻自發的前傾和擺動，想著PACE·PACE不要停，心中卻泛一股無邊無盡的PEACE，原來領跑員的深處秘義是PEACE，讓人無有恐怖、無有罣礙，帶著一份安心。

我終於在四小時內到終點，雖沒有如他說的破最佳，但這場賽事是我的人生最佳，他是我的最初的蜘蛛之絲，有愛的陪伴讓我攀爬到天堂，我不清楚他是誰，只知道他住北港草湖，在台中從事玻璃母片的製作，然他必不以為意。

陪伴，讓人勇敢跨越界限，勇敢柳暗花明的步履尋求突破；陪伴，讓我看見未曾看見的自己，那個更好也更遠的自己。為晚歸的人留一盞燈，有明亮陪伴；為加班的家人熱一鍋冷涼的飯菜，有溫暖的滋味，一個人吃飯是一頓飯，有人陪著吃飯，那是

∞ 也好

「愛」。陪伴是人生一場場的馬拉松，讓我們照見自己，看到眾生。

「之乎者也已焉哉」都當語氣助詞或虛詞；好，得女與子疊合才成字。「也好」一詞在形容事情時，常表示件事的可有可無；「也好」描寫人物，表示這樣的人像空氣，沒有存在的真實感。「也好」，註定只扮演文章中的虛詞，只有完足語氣的功用，「也好」的回答，總顯得失去主體性，甚至帶著一些無奈。

我不喜歡「也好」這個名字，身為國小、國中新生，奶奶一欄要填上這個名字，總惹得訕笑一陣。我請託阿嬤改名，她總說這個名字是她的父親給的最大祝福。我不認為「它」被祝福，除了讓我成為被取笑的對象外，「也好」跟著阿嬤並沒有讓她的生命多些「好」，反倒像老天故意作弄，從不給她否極「泰」來。老天在她的身上專是薄情作弄，阿嬤三歲，母親便棄世；未及成年，父親又移民到天堂；結婚後，我的阿公在健壯的三十九歲趕忙投胎，三十歲的阿嬤，膝下五子一女，還懷孕在身，膝下子女無法承歡，每一張口，都是無底深坑的嗷嗷待哺。孩提遭遇憂患、成年後又遇長

子、次子、先生急急告別人間，五位孤兒伴著寡母，省吃勒肚，一個家，靠一個女人維持；初生的幼囡仔，靠她一人來撫育。無情的環境，在她的內心猶綻放出蓮花朵朵，無論再大風雨，無法摧折滿園的風骨。她慣於把悲傷，藏心底；把歡喜，同人分享。世人欺她們孤兒寡母，她總還是愛他們，沒有個性的阿嬤，一切都是「也好」，隨圓就方，沒有什麼仇恨會常久留駐心頭。對人掏心掏肺，即使讓她流言纏身，「也好」的個性，又使她堅信人間猶有誠實與坦率。

阿嬤是我童年的靠山，我是阿嬤心頭的一塊肉。我的三姐抱我吃奶，不小心把我從樓梯頭摔到樓梯尾，阿嬤知道了，命令她永遠不得抱我。她為了我會不惜代價任何人翻臉，玩伴欺負我，經我投訴，她即刻掄起掃帚，如導彈飛彈，無物不摧。阿嬤有特別的嗜好——愛看喪葬時的師公搬演法事，並愛拉我在她身旁作伴。我見到作法師公，心頭驚惶萬種，有一次看著祭品有一顆豬頭，我驚嚇得狂哭不止，阿嬤聲聲唸著：「在生一粒豆，卡贏死了拜豬頭，金孫金孫不通驚、不通哭。」待我回神後，她一反常態說：「緊來返」。之後她似乎為我戒掉這癖好，但為我收驚的那句話未曾或忘。四歲讀幼稚園時，學校發送牛奶和餅乾，每次我只喝牛奶，然後用手帕將餅乾包起來藏著，放學急奔回家拿給阿嬤吃，並告訴阿嬤一塊一塊的餅，是不是她所講的在生那粒豆，她恆常邊笑邊吃的樣子，是雨後寧靜的安適。

與阿嬤同眠的日子，她是我的鬧鐘，我是阿嬤說話的對象。常要阿嬤四點半叫醒我，她從不誤點，我好奇問她，她說：「時鐘（日本製的大時鐘）敲一下就是一點，敲四聲長的一聲短的就是四點半。」不曉得阿嬤是否為了叫醒我，整夜沒睡，專心聽著撞鐘的聲音？阿嬤少說她的過往，但一開口便整夜未歇，傷心處還是淚水汨汨。從那時起，我才些微感覺阿嬤身世的悲涼，和阿嬤的生命也才慢慢依偎相連。

就讀雲林工專時，她的身體漸走下坡，不愛活動，總愛賴在床上。我一有機會便強帶著她，坐在葡萄樹蔭或庭前散步，說說民間故事逗她開懷，而阿嬤忌諱聽到「死」，有一次故意講了個鬼故事，阿嬤打斷我的話語，從那一次起，她不再聽我講故事，只要有我陪伴，她就安心，那時，才感覺她的痛就是我的痛。

日子隨著阿嬤老去，日子相對地在分家後不再顯得可愛，阿嬤也開始流浪。月初時阿嬤要流浪到不同的飯桌，而她頭腦的唯一用處，似乎只用來記得什麼時候是初一，她從未在換了月份之後走錯地方。分了家，大家庭仍同住一個屋簷，我常在快樂出門前，看到阿嬤在二叔或三叔家吃著早餐，心情總也像這散了的，她的冷清，誰肯相為言？

在台北當兵，阿嬤的病是我心頭的浪，常捲起了千堆雪。兩個月回家一趟，一回家便急著煮不同口味的粥給阿嬤吃，看她吃得這麼歡喜，也化做我的歡喜。想起孩提

時常不夠吃，下午三、四點和阿嬤吃豬油拌飯，撿已死掉的雞隻烹煮的景況。當生活已有餘裕，她卻老了，美好的食物滿桌，阿嬤只想吃我煮的粥。迴身北上，阿嬤句句的話像箭，讓回家是快樂之路，臨行前卻像萬箭穿心，一路上是無限的懸念延伸。

台大求學階段，她的身體每況愈下，益發不愛說話。我跟她講考試第一名，她只是笑著，我知道她為我感到驕傲，也知道家中只剩我，會讓她保有笑的能力。此時她是她的靠山，她卻是我心頭的一塊肉。

阿嬤把我從小捏到大，看到的是我成長的歡喜無憂，我看到的卻是阿嬤年少到老的艱苦磨練。如今，這座山崩了，這顆鬧鐘不再響了，這多情的蓮花謝了。但生命中，只要還有人記住，就沒有所謂的死亡，阿嬤，並未殞滅，一直埋伏在我的記憶，時時可以召喚。

「也好」阿嬤，即使世界如此待她，她還是努力愛這個世界，晚年褥瘡見骨，換藥時的惡臭和傷口的痛，未曾使她流淚，看著他兒子為她換藥，或許仍安慰於孩子的不離不棄，又或者這些肉體的痛，遠不及她給世界的愛。

同學的作弄，讓我極不喜歡「也好」；見證阿嬤苦難的一生，也恨透了阿嬤「也好」的個性，她的口頭禪：「麥講好多道理」，至今或多或少懂了一些。大道理中沒有「也好」，道理講贏了，情份就沒了；「也好」中或許沒有道理，卻保留著人和人

之間的溫潤和轉圜。

也好，不傻也不笨，若沒有阿嬤，今天的我必然遍體鱗傷。身軀流著阿嬤的血，她不計較的「也好」種籽，已在我的心城自成一派蓮葉田田。那粒生前的豆子，也在我的內心紮根攀藤、花葉滿枝了。「也好」是在人世間最美的祈禱、詩篇和動人的一方刻印，人生的風雨再多，拓在我身上的印記，會在每一頁的生活蓋上這方印。

阿嬤，我好想您，今夜我寂寞嗎？我想是的，但是阿嬤，我不孤獨，因為您活在我的心尖，每當唸著「也好」，便感受著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奉獻，雖然「也好」猶有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的牽掛，卻撫之以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視野。「也好」讓我在靈魂荒涼一片時，是一爐的火，當孤獨的浪頭來襲，是一盞燈，頑強的在淒烈的風中倚立。「之乎者也已焉哉」是虛字，但「用得成章好秀才」。當塵世紛擾喧囂，「也好」告訴我什麼是真實；看著您平庸無奇，臉上鮮少寫有表情地活過一輩子，「也好」成就我永恆的故事，您把原來可有可無、來去如風的小事，寫成我生命的壯闊史詩，動盪日子您走過，生生死死您見過，您讓「也」不再是虛字，更讓「好」實至名歸為好女子。

「也好」完足我生命的意義，「也好」讓我保有主體性，生命中的每件小事，因您全心守護，煥發著如如不動的真實義。「也好」，不僅是名字，更是我旅途中，一

∞ 死，是枝頭的霜

只美麗的包袱。

有一個傳說：「當人出生時，天上就會出現一顆屬他的星星；當他的亡滅時，這顆星也隨之隕落。」從小外婆對我說這則傳說，我深信不疑。然而有一起一落的兩顆星，卻在我的天空中交織出美麗與哀愁。

老二誕生時，我並不特別開心；外婆過逝時我卻有些快樂，高興她不必再受到病痛的折磨。母親說外婆的身體是「日本製」，一生只會工作卻少有病痛，即使是腰酸背痛都近不了她的身。直到她八十五歲，我帶著母親親手煮食的豬腳麵線為她祝壽，她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你是誰！」經舅舅的一番解釋，她先知道母親的名字，然後對著我說：「你是新啊的囡仔哦！」此時，我不屬於她的孫子，竟是某人的孩子，我想知道，她的感情和心靈，到底跑到那一度空間。

失智找上外婆，舅舅說她失智後還有藏東西的習慣，用的、吃不完的東西就會找

個縫隙藏著，所以她的房間不時會有酸臭味道。她要藏什麼呢？藏她曾有的青春記事、藏她不滅的愛與掛懷嗎？失智奪走她的記憶，接著無法吞嚥的毛病又搶去她的身體，旋即又被醫生在他腸中取出阻塞蠕動的惡性腫瘤再一次更新病情，之後她有的只是以加護病房為家並在全身遍插的各種管子。醫生說外婆很能忍痛，身體有那麼大的腫瘤卻不曾喊過一聲痛。我好想告訴外婆：「為了兒女，您用意志力打造出來的銅筋鐵骨。多麼令我人不捨和難耐。」妳這「日本製」的身體，曾撫我頭時的微笑容顏，早已枯乾、龜裂、崩解，曾有的朦朧幸福，此刻都變成了感傷的朦朧。

不知是否外婆已預知老二即將誕生，二人雖在人間不得相見，至少她們曾在天空中交會過數十個夜晚的光芒。這一明一滅中，讓步入哀樂中年的我又多了一層了悟。「死，是枝頭的霜，將花凍落。」花雖落了，在我的嗅覺中，仍時時繚繞著花香。

欲將心事付瑤琴，弦斷有誰聽的此時，我才明白，快樂總旋生旋滅，而悲傷卻總來得慢，但時間愈久它愈是歷久彌新。

有一則傳說：「當一個人往生時，隨他而生的星辰也隨之隕落。」我已不再是外婆拉著小手，指著天空的小孩子，我好想知道屬於外婆的這顆星落至何處？但，有誰

∞ 母親三疊

能告訴我？

之一——沒有名字的母親

我第一個學會寫的字是父親的名字。

我是家中千盼萬等的長孫，從小多病，家人便讓我拜媽祖為契媽。初一、十五，母親總要我陪她到媽祖廟燒香，除了答謝祂一路照顧外，母親總還能在拮据的手頭變出一些散錢，往香火錢櫃檯一站，無私獻出她最大的能力。她不識字，接下來填寫住址和姓名往往成為我的例行工作。不知是否她私心想炫耀她孩子的學習，這原本由廟祝書寫的工作，總由我這小小孩歪扭的落筆。只是我不清楚，感謝狀上總是烙上父親的名字，母親從未要求題上她的名字，我曾私下忖思，是不是她連自己的名字也相見不相識。我曾翻閱戶口名簿，記下她的名字，問著這回要不要填上她的名字，她總俐落地說寫您父親的名字就好。

小時候，不明白向媽祖祈求什麼，母親握著我握香的手，我便一句一句學著她關於健康、關於學業的說辭。偶爾專注聽著她的禱詞，「她」，永遠是禱詞中的缺席者，彷彿已自足於她的世界。是什麼力量，可以讓她眼中只有親人，沒有自己；是什麼樣的信念，使她知道陰德天報之，陽德享世名。她不斷彎腰工作、彎腰借款、彎腰跟別人說對不起，而今她的背已駝，腰也無法挺直，但卻永遠比我高大。形軀只是一只杯子，修養和品德才是杯中的珍饈，夜光杯未必所盛是美酒，粗瓷殘杯所裝可能是人間的極品。一個連自己名字都捨了，還有什麼不會匯集到她身上，她已然是一「應無所住而生起心」。

時間在走，添香油錢的感謝狀上，一一出嫁的姐姐的名字也逐一出現。讀著她梵化感謝狀的火光，深深淺淺，在蒸騰熱氣中化為翱翔的祝福，停佇每個人的身上。火光閃耀中，交融著我和她在歲月年輪下的秘密，火光映照的母親，已化做收我為契子的默娘，在靜默中，化作星辰月光指引守護；在靜默中完成了自己，也完成了別人。

往昔，讀〈普門品〉記觀音三十二應化身時，竊以為癡。而今才明白，母親不也是默娘化身，她不以言語教化，她只是在滔天巨浪的海邊，無懼地提燈指引迷途的我，說著她是光，孩子，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默默，是等待。沒有名字的母親，是最善於等待的一株日日春。

之二——扶桑花女子

幼年庭院圍籬以扶桑栽成，若在仲夏多霧晨色中，那一朵朵像是燈籠的扶桑花，便若隱若現的引我欺身到它的左右。我總是摘下最堅韌枝枒的花朵，提著這小小的紅花燈籠，挨近正工作的母親身影逗她，她教我把手瓣一片一片撕開，條地變成了一支勾著花瓣的小釣竿，這樣的遊戲百玩不厭。母親常是夜寐朝起，但不管多忙，只要我提著燈籠，她使用最細緻的心，變換一支小小的釣竿。

你知道那釣竿的餌是什麼嗎？是五瓣的扶桑在巧手撕開而成。母親生育四個姐姐及最幼的我，而這每一花瓣都像我們的化身，自然地成為她生命的魚餌。母親無怨一瓣一瓣吞食，苦難也隨之一寸一寸開展。十八歲嫁給素昧平生的父親，流浪便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完婚後父親旋即入伍，這長男的媳婦在頓失外家依靠中，如何協助守寡多年的阿嬤，並照料猶是稚齡的小叔小姑？不識字的母親只能靠劉福助「阿嬤的話」歌中學會——「做人的媳婦就要知道理，晚晚去暹要早早起」吧！

記憶中，母親是死命地工作，在外公或外婆的生日，稟告阿嬤獲准省親時，是她少有快樂的時光。外婆家，幾株扶桑熱情相迎，我猜想著母親會的把戲，大概也是外婆教她的吧！不同於土庫的扶桑籬笆，下滴仔外婆家的扶桑是高級品種的重瓣扶桑，

而它做成的十瓣小釣竿，正像是母親九個兄弟姐妹加外婆！外婆家，外公是花托，緊緊護衛著一家，排行長女的母親在肥沃土地盡情汲取養份；但嫁到吳家，她不再是重瓣扶桑，她開始要吐哺另一片天地。生命之於她是認命，她是我生命中見過最能「認」識自己「命」運的人。在潤戶寂無人的山中，她紛紛開且落；她無求地發散吐蕊著紅萼。

父親在壯年時因事消沈一段時日，母親為了賺更多錢扛起家計，開始在當時有名的總舖師底下當助手。當時留下的燒燙傷和刀切的傷疤，也在手腳上開出一朵朵永不褪色的扶桑花。最嚴重的一次，是被突如其來的瓦斯大火，硬生生在臉上印出一朵大大的焦味重瓣扶桑——那重瓣，不再是高貴的象徵，是讓我們子女為之泣血的心上杜鵑。廚藝有成後開始當起總舖師，她以砧板和食材為武器，以愛為子彈，迅速征服了每個人的味蕾。她爽朗的價錢和真材實料，得到諸多讚賞，客源絡繹不絕。但當我們有能力奉養她時，她毫不眷戀掌聲，離開了讓她發光的舞台。若有人到家裡來懇求她再展廚藝，她總婉辭，並熱情引薦以前的伙伴。她會再親自掌廚，只在喪家和廟會的場合，分文不收的烹一道道的安慰和祝福。

她的生命信念亦像一朵重瓣扶桑，永遠開在我的心頭——世人吃多少、穿多少註好好。是啊！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你若問她吞了這魚

餌苦不苦澀，她會說：「我的兒女都不用我來操煩，我真好命！」也許我們體貼不讓她煩心，但大姐和我三寶的身體，她如何不時時化做千風，時時輕拂？

長大後知道「扶桑」是日本的古稱，驀然驚覺，母親的身體，竟也貼切地像「日本原裝」那樣勇健；但七十幾年的花開花落，老藤枯枝已悄然攻佔樹底或枝頭。《詩經》有謂「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蘇軾離開黃州時說：「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母親！您已扦插扶桑嫩枝在兒女心上，只待時日，我們也都將成為一株株扶桑，排列成扶桑籬笆，為您擋人間的風雨，開滿圍可賞可歌的花房記憶。

之三——母親的盛筵

為什麼吃素？一直以為只是不忍殺生，但隱隱地，這個解釋，在恍惚間我總感知和這番說辭某種疏離。

是二十年前的一場盛筵，慶祝外公七十大壽，四代子孫綿延近百人。那張大大的合照一直躺在相簿中，我不忍翻閱，因為裡面獨缺母親影子。是啊！母親一直以「影子」的樣態出現在諸多場合，連外公的壽誕她仍是主廚，桌上出現一道道料理，只在各式菜色和各樣刀工中看到她的「影子」，至於本尊？仍流連收拾她的武器。她以影子形象陪我成長，所有的美好事物完成後，他抽身而退，半刻不著痕跡。她在照片上

的空缺，使我忘記所有參加的人，獨記未曾出席的母親。

母親腦海裡，有一張每位兒孫的生日和食物好惡一覽表，誰喜歡白鯧、愛吃龍蝦、魚刺羹又是誰的最愛，青椒和榴槤要分配給誰……等。這些記憶方方正正的堆在他心間。砧板是母親的修煉場，她以料理和子女溝通，少見她有倦容愠色，每一餐她總是最晚上桌，也堅持最後一道青菜要現炒上桌，大家就座後看她端出一盤青脆欲滴，在盤中舞動，所有人食指大動，我們大快朵頤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她對我們的愛，對食物的敬意。

從浩繁的二十幾人的大家庭到今天只是六口之家，她在平淡裡堅持了五十幾年，母親的味道象徵著什麼？在外流浪一陣的我，常學母親的大方做料理讓室友、樓友品嚐，記憶中的味道引領著我完成彷彿母親的南瓜米粉、佛跳牆……，看似簡單的味道，常在完成後走味，才恍然大悟，在母親身上每一處燒燙傷的疤，都是成就她味覺的天梯，母親的味道原來是火裡來，水裡去，刀光劍影中提煉出來。平日蒸蟹煮龍蝦，幫姐姐、媳婦做月子，總堅持現宰的牲口，以熬出心中最棒的味道，炒麻油腰子一一剔除腰子上每條細筋，她總是為我們沾了滿手血腥。為了滿足孩子的口腹之欲，她上山下油鍋在所不辭，也許那就是母親之為母親的原因，為了孩子可以讓自己只做影子。我選擇了吃素，或有一點原因是為讓母親不必再為我的五臟廟勞碌，可以多擁有

些屬於她的美麗時光，不必陣日與鍋碗瓢盤為伍。但，我又錯了，她似乎得再花心思端出安撫她兒子味蕾的素食，又終日如陀螺轉啊轉！佛教說不殺生有福報若不誣，願我將這些福德資糧，轉做母親為我所做，屬於她，一場在《維摩詰經》中的靈性盛筵。

∞ 父親給的信

二年前找到一張父親抱著我的珍貴黑白照片，那時我已過四十，憶彼此的昨是非，想著父親若能寫一封信給我多好，於是我想像透過蟲洞，年輕父親想著看著一路拔高的我，下筆寫了一封信給他親愛的孩子——阿海。

是晨微寒，透過了蟲洞，我與年輕的自己相遇，那時的我太年輕，也不懂得當父親的況境，加之生活煎迫，愛的能力便自手中脫繯而去。返顧你尚匍匐無依，攬著沉甸甸的你在相館的合照，是我最初的擁抱，會是最終的相擁嗎？一直以為你夠大夠堅強，一直你也表現得成熟懂事，從未令我多纖介的操心，你用意志和理性生活，而過量的內外交逼，使情感逐一化為潛意識，你我相視就成了冰山一角，但我相信身為父子，我們的相識像海床，是連綿相通一氣，一如蟲洞，只要找到對的地點和能量，我們便可互相看見。

互通有無，是我這輩子最想完成事，只是當我想靠近你時，你卻想逃，是我給你的負擔沉重如隕石嗎？而傷害又如呼吸般無形嗎？你總不說，只是不斷走，卻總又跑回了原點，不知不覺青春就耗費在無謂掙扎。該如何重啟你的窗、你的心，可以告訴我嗎？

孩子，你知道嗎？我生活在一個噤聲的年代，話語有時會成為利刃傷害到他者，我深怕語言不慎便傷害你，我內心何嘗不矛盾呢？不作興說讚美、不作興說再見，並不是把責任推出去，而是在洪流之中，我也只能苟且，但在這苟且之中，你是我的光，是引導著我找到出口。掌中無你，我將是黑暗，你是我人生座標上，直指著理想和希望的指引。

我也渴望被愛、被擁抱、被捧在掌心，只是那是夢，我一直清楚。生活上我只能不斷戰鬥，生活把我壓成扁平，不再立體，所有歡歌悲語，也都要被我收納在心上的四方形盒子，時代雕刻了我的面容而不是我雕刻我自己。其實，我也不懂得自己的喜怒哀樂；其實，我也是面目模糊。請原諒我，什麼都不能給你，只能給你苦受，因我而起的苦。感謝你仍不離不棄，仍給我，盡你極限的溫暖。

跨過蟲洞，是老朽的我，而你猶自華美少年，從小到大，你都是我心上無可取代的美景。失去你，這世界就失去了一角，於我，失去你，再美的風景也無景色可言。你要相信，你是世上無可取代的顏色。

我像顆橘子，而你是柚子，我放久了便爛了，而你厚厚的皮是生命的一種美好保護，可以經月猶自散放甜美，那是你天生的良善，你的天賦，你所修煉的養分，看你自歌自舞仍可自徘徊，我的心多有不捨，不捨什麼呢？竟是說不上來，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悵憾。

看著你，落寞地走進淒涼夜色中，知道往事又一甦醒，在哀傷和追悔中，我擔心你的未來會不會像那滄茫的夜色。你曾因考試的失利、某人不善的銳利眼神，便像寒風中抖顫而飄零的葉子；也曾因一莖白髮，或莫名奇妙思緒，心靈便為黑暗所據，但請千萬不要因為我而失去你的人生方向和意義，也千萬不要認為一切努力都是徒勞。

你口中的「憂鬱」或「虛無主義」都只是累了，只是暫染「精神傷風」而已。請相信，世上再堅強的人，也不可避免要為它所侵，請讓你心中太陽，消融心中的闇黑。我常不能原諒自己所犯的愚笨錯誤及傷害你的行跡，至今還惴惴不安，無法給你一個像父親的父親，是不是我們都可以接受自己那部份的不完美，這樣才有完整的可能。

親愛的孩子，如何賦予痛苦意義，比如何避免痛苦有「意義」多了，你是最善於和自己生命「對晤」的孩子，我明白得很，你所獲得的必然比我想像的多得更多。

靈魂總要經過一身泥濘，才得以潔淨一身。天冷了，記得多加衣服，只要愛是豐盈的，便自足於牠自身，愛的方式相貌皆異，雖然，我是孑然一身，是無多用處，但請記得，你永遠是我的驕傲，我永遠愛著你。

蟲洞不是人人可遇，今晨在甚深緣起中，我照見，曾光照的美好，這美好，在彼此心中，燃百千燈，冥者已皆明，明明終將無盡。

當別人以「你好嗎？」問候，我總久久無法回答，不知如何自處，更甚者是惴惴不安。因為所經歷的心情是千迴百轉，活著的樣貌是五光十色，長長的心事，絕非「好」或「不好」可以包蘊、承載。

「好」。我堅決地回答的情形，是我當起宇宙流浪者，撥電話給父母，他們問起：「你好嗎？」我一貫的答案。即使迷濛的孤獨，畫在我心上是無止盡的滄桑；就算望向一彎新月，鉤著我淡淡鄉愁，思及我把宇宙裝進行李箱，您們自動成為宇宙的燈塔，給我光，引我走出黑暗，而您們只能閱讀我在天空寫下的詩，或當我成為一朵雲在山間迷路，被您們知曉，您們思念的憂心便在天空延展，每一次明月光，成了伴您們的寒冷時，「好」，就成了我以為某種使您們放心的符碼。直到我帶著八方風雨來歸，才慢慢知道那個「好」並不好，也才漸漸體會著您們生命中的風雨雷電，更慨嘆時光的策馬馳騁，記憶的韁繩卻拉不住。彼此雖存在爭執，卻也幸福撿拾失落的拼圖，於

此後道上……

七十餘歲的父親，您是不是已走過十二歲就喪父的不安無助？十九歲當了父親的您，面對最小只有七歲的弟妹、初生的女兒，一大家族的吃喝拉撒睡，您如何猶有直挺的腰桿和不沈的肩頭？偶覩已醉的您，會不會是把玩著一杯一杯苦澀的回憶，既不知如何飲，又捨不得倒掉？

十八歲嫁到吳家的母親，您只能遙望遠在金門當兵的父親，開門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您如何安頓不安，並把家務安排得井然有序？未成年的三個小叔和小姑，您又是如何拉拔長養？記憶中大半年才能回娘家一次的您，行前還得面對婆婆的「考試」，不知這一份試卷您如何應答？天未亮就戴著月光插秧，低頭便見水中天，一雙修長的手，靈活的在田地中奔跑、跳躍，直到荷著月色，才能從泥地拔出雙腳，您要如何退步原來是向前？七十餘歲的您羅骨結核，脊骨被蛀蝕，一向不喊痛的您，此刻卻喃喃囁語，交代著久放身邊的金項鍊，那一條要給那個孫女當嫁妝……。

時間是橡皮擦，回憶已成縷縷的痕跡，我只在意燃燒著自己的燭光，在自己的倒影裡，經歷燦爛，卻忘了我的燭光，在您們心牆上描繪著的竟是破碎的剪影。我輕易走入您們世界，您們卻徘徊在我的世界之外。您們一如晚鐘追趕著巷弄中嬉遊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也追到不到我的影子，不知彼此隔著的是什麼，感覺無法真正的親近，

直到學了日語，日本人稱父母為兩親，奇妙地，彼此的距離竟像互斥的磁鐵，轉向而成相吸的磁鐵，緊密。兩親——兩種可以親近的事物中，兩親——無時無刻就在身邊，就住著父母的身影。

遊走阿里山的森林步道，看見路旁伐木後留下的紅檜樹頭，我見到了父親。喜好生長在有雲霧崩塌地的你，是藏身高山的隱士，躲在深山裡的修行者。我只能望之儼然，你一點一滴苦修成了參天巨木，日積月累卻成為眾所覬覦的焦點，擎天之姿，漣然倒下時，把整身利益都給了我，犧牲為了成就我，即使倒地，仍把愛寫進泥土的深層，猶不屈服的樹頭還想保護我，守護著你可以守護的一切，樹頭下龐大虬結、既深且廣的樹根仍緊緊地抓住四周的土石，防止土石流失，正如你支撐整個家庭，牢牢抓住每個人的心。漸腐的樹頭提供各式各樣的菌類、苔蘚、昆蟲良好的居住環境，也如家中有了您，使所有成員可以得到平衡並穩固發展，那看似可遠觀不可褻玩的身影，化成了家中的檜木桶，每個寒冬，泡在你的懷中，我得以體會即之也溫。在山，您守護森林，在人間，守護著我，千百種的化身都有你。

每年的除夕前，妳佝僂的身影為所有子女、親戚五十、朋友三十等等，料理出一道道獨屬於妳的魚刺羹、滷蹄膀。味道早成了妳征服眾人的武器。總鋪師是母親另一個身分，在台北流浪的我，常聞到某種味道便懷念著母親。媽媽的味道早已化成我的

DNA，孤單時，鼻尖泛起母親的味道，我便回到孩提時被擁抱的暖心。母親像桂花味道，一縷桂花香，容易在雜選中便被掩蓋。妳不像色色的花招展著五顏六色，當眾花爭妍時，寧願選擇小小的潔白，守著本分等待陽光和雨露。你善於等待，時間綻放了妳特有的隱逸氣息，妳想隱在時間之外，香味卻成為妳的手，眷戀著我、擁抱著我，妳更以味道，領我到跟前認識世間的色香味觸法。

兩親——父親是樹中的檜木，母親是桂花。樹猶如此可親可敬，人，何以堪慰，給我一切的你？

父親的個性愛熱鬧，家中常常三教九流之輩熙熙攘攘，吵得想清靜的我心煩意亂，我沾沾自喜想出把念佛機聲音調到最大的計策應戰，他總在人群散去後輕聲說：「人要來咱兜，是咱的福氣。」我總漠然回嘴：「我沒有福份享用這些福氣。」父親像蒲公英，若你仔細觀察過，你會知道，只要在一片草地上長出一朵蒲公英，不久後就會繁衍出一大片蒲公英，趕也趕不走，除亦除不盡。我想父親正教我蒲公英修練術，不是除掉，而是愛它們。在我漠然眼神一轉成脈脈時，見著看似脆弱的蒲公英，被風一吹碰，種子就隨風飄散隨遇而安，落地就扎根猛力生長的性格。那一朵朵小黃花，還為受傷大地妝點出柔軟的顏色。當兒女潔白的羽翼成熟，主幹在風中搖曳著，好讓子女個各如傘兵跳出機倉，鼓動雙翼飛舞在空中，找尋各自家園，你從不眷戀和佔據，

因為你明白，子女屬於天空。

母親是全家最耐寒的人，鮮少穿冬衣，相信那源自一顆火熱燃燒的心，就像一株油菜花。冬藏，當植物都藏身等待春天，您的生命從沒冬天，接續到天邊的燦黃，永遠善於給予，不是宿命而是認命，認識了自己的簡單、自己的可能，在貧瘠的土地成長。小小的，稚嫩的黃，群聚在一起，綻放出最單純的、強韌不屈的生命。不向世人爭寵，不在深山自憐，將一生所有的光耀燦爛——獻給冬天。冬天，您從太陽盜取了鮮黃舖滿人間，靠近您，十字花科的小小油菜花，每一朵，以縱線劃破時間，再以橫線穿越空間，每一朵，您給我一支贖罪的十字架，一朵小小油菜花，以極簡的縱和橫，創造世間最純樸的美、最簡單的信仰和最富饒的博愛。不是我擁有您，而是您擁有我全部的世界，以抽象十字，寫著我生命中的深深淺淺，待到枯萎日，只願墜落向廣遠無垠的大地，用芬芳的香骨，滋潤每一吋土地。我因著您，貧瘠得富厚，冬天之中卻時時拂蕩春天的生機。你是我心中，開著的一朵小小油菜花。

兩親——父親是蒲公英，母親是油菜花。而離離原上草，總是無懼地，一歲一枯榮，明證著生命的潛沈。

你好嗎？紅檜、桂花，如果說，落葉，是你離去的足跡，也許風，會是我悄悄的挽留。你好嗎？蒲公英、油菜花，千盞萬盞燈，星辰般閃爍，依稀是你千古不變的凝

望。你好嗎？兩親。思念，是一條急湍的河流，永遠，不會偷懶。

您們奮鬥的影子，在歲月的照耀下，成了黑白的回憶。低眉垂睫的紅顏，泛起美麗的酡紅暈染，彷彿，是記憶中最輕的漣漪。記憶中的閃閃爍爍您給的星河，出手卻無法觸碰。只留下歲月的痛風，在您的關節腫脹，痛到不能成眠的父親，夜色如墨仍不開燈的溫柔，是怕驚醒我。時間的骨結核，在妳的瘡柱留下大大小小的洞，像黑洞吸盡了妳的氣力，母親啊！妳總說還好！還好！體貼著我，不忍我為妳奔波。想起蘇東坡晚年給朋友「渡海帖」裡的：「惟晚景宜倍萬自愛」，那樣瀟灑的人，猶知晚年得加倍疼惜自己，但兩親啊！即使是晚景，只見您們猶倍萬愛我而不知「自愛」。

你好嗎？兩親。您們一定綻著笑靨回答：「很好」。但您們為這個家，早像被壓傷的蘆葦和將殘的燈火。然我相信《聖經》所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得自您們身上的柔軟和愛的澆灌，且讓我俯身，輕撫您們曾被我

∞ 蒜頭

壓傷的枝節，繼續年年新綠；迴油添燈，重燃那近殘的燈火。

清明節時節雨紛紛，雲林蒜農欲斷魂，清明前後是蒜頭盛產時節，然而今年（103年）雲林蒜價已從20多元攔腰而斬，面臨10元保衛戰。

父親出門前下了場大雨，身上猶滴著雨水的他從田裡回來，喟然大嘆：「真壞」。我騎車上班前相遇勉之：「下雨也未壞。」他幽幽地說：「蒜頭淋到雨，不能採收，不知會爛去未？」自以為有同理心的我，其實不懂父親的心，也不懂蒜農的心。

冒雨上班，看著農人來不及為大蒜穿上雨衣，無日頭曬蒜頭，價格只能任由盤商宰割。自以為家中的經濟早不由父親撐，卻不知父親憂心的是所有農人的血汗，體貼的是同為農人的憂悲苦惱，那些都不是我這個教書匠所能體會。

一株一株蒜頭是神聖的信物，直指天際、直達天聽，父親好像守住蒜頭，心就有上天守護，有蒼天以為證，而每一位蒜農都是株直挺挺的蒜，翠綠妝點大地，並以大

地為母，暗暗孕育出一顆顆的大地之心。

成熟的蒜長成心的形狀，圓滿飽足，貼近耳畔，會聽到大地的心跳聲。這顆大心一瓣瓣剝下，會散成許許多多不一而足的「小」心，想著如果蒜大大的心是父親，分離後每瓣小小的心，就是他的五個子女，我依附於他，卻不懂得他。那是他和土地的心心相印想到一顆顆蒜，裡頭有愛心、耐心、無私包容的心，那是父親自然無私給我的，我是他心中的一片廣袤，無論長出什麼，他都歡欣鼓舞，只要願意扎根，它就提供你成長的地。我給了他什麼？在眾多烈味中，父親又是什麼味道？大抵是如水的淡味，或空氣的無味，淡到我容易忽略它的存在。

家中早衣食無憂，近八旬的父母仍硬朗地務農，今天雙親在田裡採蒜頭，侵晨的微霧，兩個黑點遠遠近近，像活動的水墨畫，在二樓看人生的風景，一重一重的美，也隨畫面渲染。那是讀文學的看到的，而父母體會到的是我出門前那一句：「作田人真艱苦。」讀書人對土地依戀，作田人則以腳掌唱土地的歌，在烈日、在大雨、在每一個我仍未醒的早晨。

家中的蒜頭，父親已打點好送給遠遠近近的孩子和孩子的友人，他仍憂心種了一、二甲的蒜農，在一場雨後，蒜價會不會更低。淋到這場雨，蒜價也像淋雨後傷風感冒著，這場紛紛的雨，何時能不再讓父親嘆息，蒜農斷魂？

今晨，微雨，雨聲像是一首台語歌，響著春風潤萬物的歌聲，響著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心愛彼的人，雖然人去樓也空，總會暫時給阮心頭輕鬆。當人未去樓未空時，我要讓他多些溫潤、溫柔和溫暖，否則當西北雨橫掃大地時，雨聲就會唱著心酸和諷刺的歌！

有空，細聽這片土地，聽之以心，那是一首為孩子吟唱的大地之歌，是一首春種

∞ 母親的頭髮

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生命之歌。

今天和朋友外出吃麵，期待已久的麵來到面前時，卻傳出朋友的驚聲尖叫——有一根頭髮！

這句話刺傷我良久。數十年前，我還是國中生，母親必須每天在早上下田收工後，緊急地趕在中午十二點前煮好中餐，再騎五公里的路，把熱騰騰的便當送到土庫國中的校門口，交在他心愛兒子的手中。太容易到手的東西，不但使我不知感恩，學到的更是刁難和挑剔。有一個中午，便當吃到一半，竟發現一根長長的頭髮，那當然是母親的頭髮。正唸著「健康教育」的我，「不衛生」的念頭便自然浮現。於是放學後，我理直氣壯地衝著母親說：「明天我不吃便當了，因為今天的便當有一根妳的頭髮。」

那個年代的我不可能有零用錢。隔天，我躲在教室中；那天，母親仍踩行五公里的路，還探頭探腦的在教室門外尋她的孩子。我的起身讓她高興，我卻沒有好臉色的

送她出去。從那天起，我像患了潔癖似的，總要把便當檢查一次才能安心吃飯。爾後的二年餘，便當吃得極為安心。

多年後的今天，朋友因為一根頭髮不吃眼前的麵；我卻含著淚，吃完一碗有母親味道的麵。

淚水中我想著，幾時，我考慮過母親那時面對大家庭的生活壓力，我何曾體諒她的辛勞，和我的話對她的刺傷。我一味要求她為我做的事要完美，卻從來沒有想過，我為她做過什麼事；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並不算哪棵蔥。當時的我總是任性、叛逆。現在才知道，那並沒有錯，而是錯在我把任性和叛逆的對象和事件弄錯了。該任性和叛逆的應該是要問自己，為什麼國中要讀了四年，讓她為我多操心了一年。如果，我因為母親的心腸軟就欺負她，那我便是不長進的孩子；如果母親為我盡心做的事仍有瑕疵，我和她賭氣，那我就是不懂事。淚水中，我真的知道，我做了好幾十年不懂事

∞ 母親的掌心

的孩子。但很高興，多年後的今天，母親還在。

看到母親就想到菩薩，因為母親除了菩薩心腸外，一無所有。

母親從未說過她世界的雨雪風霜，即使默默地吃著天寒地凍，也要我明白和相信，這個世界仍是溫暖，一如她的言語。

母親不識字，但無形知識在她的心田，是一畝一畝的愛和微笑。孩提時，我總要問，為什麼她要對別人家的小孩比對我們好？為什麼送給別人的禮物，總是我們自己還沒有吃過的好東西？記憶中，她所有的答案總對我毫無說服力。有一次，母親準備送一盒高級水果給外公，我躡手躡腳地抽出一顆鮮紅蘋果，它讓我眼睛發光、口水泉湧，「我只吃一口就好了」心裡是這樣地想著。誰知，一口咬定，嘴巴卻不聽使喚。當發現蘋果只剩半顆，我害怕得發抖，把剩下的半顆以千種姿勢、萬般角度擺放，慌張地想裝飾出一顆完好蘋果的樣子。我未及想到偷吃蘋果被發現的後果，只覺得那半

片滋味，像瞬間完成了長久的夢想和擁有了全世界的幸福。

到外婆家後，外公打開禮盒的剎那，我逕自逃走了，卻把這困境丟給母親。到今天才深刻感受到，身在眾人中的母親，完全無路可退。但那天的那條回家的路上，母親仍待我一如往常。也許母親也知道，生了五個孩子後，她早已沒有後路了，只能以更大的勇氣、更爽朗的面龐，面對在上的婆婆和手邊的五個孩子。一切環境都不利於她，但我未曾聽到她的抱怨，似乎她有的只是無限，永遠用不完的無限。

她把一生的青春交付在我的掌心，所以我們的掌紋相通。她的智慧反映在我的智慧線上，是更深的線條，我們的情感在彼此思念中相通，感情線竟是一個模樣的彎斜。只有生命線很奇怪，我掌中的生命線拉長了，她的卻變得乾裂、分岔、枯竭。

執起她的手，分析她的掌紋時，母親總說：「這世人，吃多少、穿多少，是註好好，生不帶來、死帶不走，要怨嘆什麼？」母親從來是認命又宿命的女子，不僅逆來順受，更是以笑容回擊憂勞。她像一頭水牛，承受我們的鞭撻後，還在春天無悔地為我們的播種而耕耘。母親真是一頭沒有了牛脾氣的牛，她辛勤的耘出了我們一片片的春夏秋冬，犁出我們起伏伏的喜怒哀樂，她吃著粗糙糧草、努力負軛，只為給我們滿車豐收。在時間之流中體會母親的愛，像握著不屬於人間的天上星星。

母親因為有了孩子而完整，孩子因為有了母親而有了溫度。

母親心中的版圖，我永遠佔據最大的面積。只是，不知道我種植在她版圖內的種子，長出了什麼樣的果子。我常看不到她，她對我卻是一眼看盡，因為我在她內心所種的任何細物，早已盤根錯節的攀住在她心上了。

我常想，已生了四個女孩之後的母親，又懷孕的那刻，一定是高興與盼望的重複交迭。只是當我誕生後，一路隨著我的拔高，她的眼界卻變小了，全世界只看我一個人。六十歲時，她第一次在電話中對著姐姐哭泣。因為我理直氣壯的認為父親對不起我，我強力拒絕與父親和他的朋友有任何的招呼 and 交談；並且還留了一封長長的信，說我要放棄所有的一切：。母親憂傷地告訴姐姐說：「恁（你們）海仔，愈大漢愈不會想。：」在我眼底的母親，最會替別人著想，卻也受苦最多。她承受不住的眼淚，不知會是那般重量？

姐姐告訴我，母親為我老淚縱橫時，我的胸悶猶如溺水。我想著：「在我第一次哭泣時，母親是用什麼樣的心去承擔那些淚水呢？」

打開了掌心，感情線就告訴了我。

在生命的起始與盡頭，有一位菩薩，是眼前，我的母親。

∞ 寬容的愛

過了今年的除夕，我便走進三十一歲壯年位階，大我三十一歲的父親也已不復年輕。這是四個姐姐都出嫁的第一個除夕，對坐的只有父母。和往年一樣的年夜飯，母親的話卻不一樣了，母親興起的說：「當我在你這個年紀時，已把你們五個弟弟生完了。」和母親同齡的父親淡淡和著說：「那時我已當了六個孩子的爸爸了。」我問了五姐月珠的下落，他只是說：「如果她還活著，應該很會讀書。」旁坐的母親，還依稀記得她可愛的面龐和動人笑容，凝重的空氣中，他們在我身上搜尋，彷彿他們失去月珠時破碎的心，可由我身上再拼湊成一顆完好如初。在這時空靜止的同時，我趕緊敬父母一杯酒，以祝他們身體健康的話，打破這樣的沈默，他們在回我同樣的祝福話語之外，還給了我一疊厚厚的壓歲錢。

年夜飯之後的父親，只留微醒，習以為常地半躺半臥在客廳的椅子睡去。我怕他著涼而走近他的身旁，搖喚他上床睡覺，在數回無功後，卻真正看到父親的臉。從小大到，我從未如此端詳過他，但這深深的幾眼，使我不敢相信靠著椅背的臉竟是父親的臉。總是樂觀的父親，此刻只剩被時間切割的痕跡，映襯著霜髮飛白，無力掙扎的眼皮，重重的蓋著眼珠，沉沉的呼吸雜含著酒精，正向我訴說他的一生，這場景使我不由自主沒入父子交織成網的愛恨。

我從小就立志不賭博和不喝酒，這或許和父親有些相關，大概也和母親有關吧！母親任何時間都能放下身段，毫無脾氣和怨言，母親總是默默地做事，總是沈默於父親。因此沈默也成了多年來，我和父親溝通的符碼。

我的流金歲月，一半消逝在父子間的對峙，另一半花在埋怨他，為什麼不能像別人父親一樣。但我卻從未想過，世上有多少的孩子，多麼希望我的父親能是他們的父親。這一輩子，他沒有打過我、沒罵過我，但他也不知道如何讚美我、不曉得如何鼓勵我。每學期特意寄回書卷獎和獎學金後，故意問他收到了沒，他只是說「有」。任何人都不會相信，舌燦蓮花的父親在那樣的情形下，只會對著想要得到鼓勵的孩子說一個「有」。但那時我已經可以聽出他「有」字的語氣中飽含著驕傲了。但這種以兒子為驕傲的感覺，反而讓他更無法親近我。雖然他永遠相信我是家中最優秀的孩子，身高比他多了近一個頭，學歷是他望塵莫及，然而他好像不曾知道我更願意能如同他

的平凡，一起走過他的人生。

走向過去，就看到父親鎖住的記憶。於那霎時，我也才知道父親十二歲時，他的爸爸就不在這個世間了。父親原有兩個哥哥，只是還來不及長大就夭折了，他還有一個妹妹三個弟弟。十二歲的小孩要承擔一家大計、照顧弟妹，對我而言，父親的早熟和被時間壓迫著長大，何止多我千倍。當我不再相信對他最深信賴的同時，卻不知道，他早是連信賴的對象都沒有了。他最小的弟弟是遺腹子，我在國中國文的〈愚公移山〉一文提到「遺腹子」時，同學還處懵懂之際，我已能感受到一個遺腹子的孤絕。因為我那遺腹子的小叔，在世的四十年中，後幾年患了精神病，成天幻想著有人要殺他。當大家認為他是家中的不定時炸彈，想把他送到龍發堂時，父親便像小叔的父親堅決不肯將他送走。小叔的病情一直反覆，整個大家庭的人心上下下，直到最後一次，小叔險釀成殺人事件，父親才忍痛割捨這份親情。他早明白這一次的失守，他的小弟和他也就要從此撒手。（要進龍發堂前得先繳一筆為數不小的保證金，同時規定親人最好不要多探望，包括身後事也都由他們全權處理。）不到一年，小叔死於龍發堂。回想我曾去探望他的兩面，他總是要我帶他回家，在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臉孔和陌生的愛中，他說他渴望回家。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也仍因為他的靈魂飄留在龍發堂而鬧得我家滿門風雨，直到把他的骨灰和靈位請回家，才使他和我們得到安歇。『想

回家』這個單純意念，竟具如此駭人的力量，想他是還眷戀著父親給他最後幾年的自由吧！

父親給小叔和我的自由，同樣過了火，他相信我們會知道是非對錯，但他可能不知道他放上去的是一條鋼索，我和小叔就成了走鋼索的人，小叔掉下去了，我慶幸在一路顛躓中，有許多的貴人相扶。

沒有父親的男人要如何當別人的父親？我問過自己千百回，直到父親照顧三姐的小嬰兒時，我才依稀看到當了爺爺才開始懂得當父親，原來沒有人是天生就是父親的。時間漸漸教我學會放掉一些東西，尤其了然於年與時馳、命隨日滅之際，使我也願意當那樣的你——會喝酒、會賭博的你。把酒喝到不及亂的線上，把這場人生的賭局，牢牢記得你曾給我的所有牌面點數，並估算以後可能出現的花色，就算再壞的牌局，也要讓我倆都能打出一手好牌。

於是我知道了，會喝酒、懂得賭博的人也就是懂得自己的人。

在我將邁入而立之年的那個除夕夜，你第一次發現我的酒量竟然比你好，在四個姐姐都嫁遠的這個除夕中與你對飲，微醉時的你，綿綿吐露不為人知的心事。你說：「海仔你大漢了，我也老了。」然後安慰的定定看著我又說：「可是你甘知影？海仔！你是我這世人最大的驕傲啊！」醉倒前你的話：「海啊！我老了，我不能攔給你

什麼了。」，我清醒地知道，你把你的的一生，賭注在我的身上，可是你卻敗得踉蹌。三十一年來，給我的太多——愛得太多、傷得也多，而我給你的卻是——愛得太苛、傷得太重。你明知道這樣，你總還要說「我是你的驕傲」。

在這樣的父子關係中，我總自私地認為有你這樣的父親讓我痛苦不斷，回頭想想，你又何曾不是因為有這樣的兒子而一再嚐盡最長的心痛呢？過去的三十一年，我的心頭已有你的足跡踏遍。今夜看您沈沈睡去，帶著幾份倦容和酒後疲憊，頗覺心疼，你的生命就這樣在我的身上延續，我將會慢慢擔荷你所有的重量。想到你給我的愛，我也希望您能多愛自己，因為想到您太愛我，反而不太愛自己，便是難過，難過得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讓你停止操煩。未來我能給你什麼，也許現在不全然明白，但我相信有一天我會明瞭的。未來能做什麼我也不十分清楚，但現在，我真的想說，我真的愛你，所以我能夠擁有這份力量去證明你是值得愛的，儘管發生那麼多事之後；真的想對他說，我真的愛你，才能再一次睜眼去看清這個世界中的你，才還願意擎起酒杯去感受你在眾人皆醒時，那份只能獨醉的淒涼。

∞ 創造性的冒險

於是我明白了。父親，你也不是那麼簡單，只是過去的我，很膚淺。
愛是動詞，愛是旅程，是在彼此的關係中，展現內在的勇氣與冒險，因為勇氣與冒險，才能發現自己所戴的面具、防衛與脆弱並看見自己內在潛藏的未知與豐富的深度。

每年在荔枝一上市的時候，母親就會選最貴的玉荷包買個一兩斤，我總是帶著規勸的口吻告訴她：「媽，無需要吃一斤百多塊的荔枝吧！再一個月可能會剩一半的價格吧！」不知是不是小時候窮怕了，當要買單價高的物品時，總會再三斟酌，最後仍選擇放棄。窮怕了的畏懼，讓我有不安全感，使我更容易用抓住外在可以讓我發洩情緒的事物，以為自己的意見對整個家最有幫助。等到我說完滔滔的道理時，母親也沒有生氣，她只說：「你的囡仔會去摘你三叔種的荔枝，自己買來吃，才不會讓孩子隨便摘三叔的荔枝，而打歹彼此的感情。」

母親不但比我有智慧，也觀察得更仔細，並顧全大局，他勇敢的愛自己也愛了別人，他告訴我的名言：「俗物不好貨。」實乃真知灼見，不敢對自己好的人，如何能好好的對待別人呢？

對於愛小酌的父親，我儼然是以專制君王的態度待他。父親有小小的痛風，所以我以為禁酒少吃肉是最好的法則，家中常有父執輩的朋友和父親暢飲，我常對他們使白眼，但他們看到我總說：「真歹勢，常來攪擾你。」我只能對著他們說父親的痛風不能喝酒，能不能改泡茶。為了讓自己的心好過，買了整組的泡茶器具，並常常把這茶組放在喝酒的桌上，使用率幾乎為零，每回茶具被父親收藏起來，我就再一次搬出來，來來回回幾趟後，因為失望便把自己武裝成刺蝟，給了是自以為是的愛，對方接受的卻是傷害，彼此的關係也就漸行漸遠，因為他永遠不可能滿足我的要求，他也有自己的主張，有自己的生活和朋友，而且他在飲酒的快樂也不是我能給他的。母親說：「別人要到我們家走動，那是我們的福氣。」三姐也說：「至少爸爸不是到外面喝酒，在家中安全多了，量也可以控制得更好。」她們真是樂觀，但我對那樣的話，存疑！

時日漸久，傷害我最深的不是父親的行為，而是我自以為可以給他健康的生活，但我真的可以給他健康嗎？如果他沒有朋友、沒有娛樂，即使健康，也只能成為沒有喜怒哀樂的玩具，只能成為失去了靈魂的傀儡。達文西在解剖了三十具屍體後說：「我怎麼找不到最重要的東西——靈魂。」失卻靈魂的人，真的算是健康嗎？

我知道內心住著一個沒有安全感的脆弱小孩，常覺得心愛的玩具、喜歡的人會從身邊離開，因此形成外在對父親霸道的個性，緊抓住自己眼前擁有的情感，深怕眼前的親人從緊抓的雙手中溜走，就愈抓愈緊，在情感互動上，成了一個專制的君王，親人只能對專制君主認同的說「是」，對於專制君主不認同的說「不」，親人只要稍有一點不如專制君主的意，就不顧對方顏面而發起飆來，外在不可理喻的飄悍行為，和憤怒只是企圖控制別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以一種狂野的能量企圖改變別人，讓自己感覺好過，生活好過，或許一開始會小贏，然而憤怒的強大攻擊火力，卻會讓關係全受到攻擊火力的威脅，與情感上的被勒索，終究造成親近關係的創傷，導致全盤皆輸。

一直以來，我把父親的存在當一種「目的」，形塑父親就是要愛子女、會賺錢、會做事、會……，父親若達到我設定的目標，便讓我安心，讓我好過，所以當父親不喝酒時，其實只是讓我好過而已，對父執輩使眼色、耍脾氣，也只想用非法正義使自己心安罷了。原來，是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希望別人符合我的期望，因為如此，我便可以活得心安理得，但這樣的心安理得，卻要讓別人失去他們的自由。當我活得那麼脆弱，要用別人所有愛的來成全自己時，這樣的要求是愛嗎？

還好父親一直活得很樂觀，心靈也夠強壯，他雖愛小酌，諷刺的卻是——他是全家肝功能最健康，肝指數最正常的人。原來人的心情才是讓人健康的重要指標，而不是事事活在規範，卻處處不自在。

原以為我很用心「安排」日子，幸福就自然增長，但，生活中的考驗總不經意出現，就像茂盛花園中的荊棘。看穿對父母態度才曉悟，生命不是你付出多少就回報你多少，如果錯用了態度和方法，自以為是的付出常會是有反作用力更讓自己受苦。

我並沒有活得比別人好，又憑什麼可以指導別人要順從我呢？這不是以盲引明嗎？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如果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去改變別人，那真的是高估自己和傷害別人的開始。給別人自由，就是最大的祝福和最盈滿的愛，我正在這路上努力和學習。愛若是動詞，是要我們不斷給予而不是控制；愛若是旅程，是期望旅人間彼此的

∞ 溫柔對待父母

探問和交流，而不是告訴對方只能有一個目標，愛，原來是一場創造性的冒險。

孩子的世界正繁花似錦，父母的世界卻不斷不斷的龜裂，我的世界在這二者之間持續地傾斜。這三者皆有一張口，合起來不就是所謂「品」，有品，對我不外就是在這二者遊刃有餘吧！

汽車廣告上不斷播送旁白：「我是當了爸爸之後才學做爸爸的。」這樣的話不斷被傳唱。而「不要讓孩子輪在起跑點上」一語，則不斷灌醉我們的思考，這個社會事以孩子為尊，想想我們忽略了什麼？

為人父親的我做到的是「父母呼，應勿緩」的晨昏定省？還是「子女」命，行勿懶呢？初為人父是後者，直至看到母親爬到三樓要頻頻休息，才驚覺他們生命最華美的精氣神，早被我吸吮殆盡，才澈然開始以待孩子的心呵護她們；才在切水果時要求孩子，先端給愛他們無分別的祖父母；也才開始做著「親所好，力為具」，做一個兒

子該有的形相。雖然和父母互動也常是及格，但我一點一滴的努力，正把我傾斜的世界漸漸扶正。

我家的品德教育是——好事先思及父母的態度。我這三代同堂的家庭，共同面對生活上的風雨，美好的、困苦的，這不是各出一口而成三口為「品」的實義嗎？有一天，我們若能拍出：「我是當了爸爸之後才學會如何做兒子。」的廣告，而不是讓父

∞ 遊子吟

母的世界在我們反面的一邊，這個社會就開始有「品」了。

離家愈遠，眷戀就隨之變長。不在家的時間愈多，思念的腳步益加沈重。因為我們的溫暖，燃燒我整個身體。看不見的情感是如何也剪不斷的，只在每個身影劃過了一天又一天後，雕塑出您們無法催毀的勇者形像。

我，從沒吃過苦，因您們為我嚐盡人世炎涼。在記憶中走來，那高燒不退的漫長暗夜，有未曾歇手的守護。好幾次，好幾次不停換著冰枕，蓋著被子，撫著臉，探探溫度退了沒。曾經的痛苦，變換為伴我一生的無法忘懷。

從小就沒看過妳生病，也許是太會隱藏。總把痛苦變成臉上的笑意，就像您的手骨折，卻千般也不願讓我知道。我知道後，心情比自己的手斷了還痛，電話中您只重複說著，小毛病不用掛心。掛心的應該是您怕我掛心吧！我的確放心不下。這是有生以來您最嚴重的病痛，想著是不是人辛苦一輩子，風霜年華後還得忍受無情的風雨飄

搖。幾年來，知道您的腰痛、腳痛、肝指數過高，這些都是從姐姐的口中得知。我知道您是偏心的，就像小時候一起去接還在包糖果做著童工的姐姐回家時，寒風下總擋著我，有時買一隻烤玉米，總要在我們接他們時啃完它。您的心完全偏給了我，就連您的病，您還是這樣偏心的不讓我知道。左右鄰居和親戚總愛說您前世燒好香，有一群懂事的孩子，我卻看到您心中曾有的委屈。從小不滿意父親對您的態度。我常和他吵架，而今事過境遷。感情誰欠誰，是不是只要願意就可以？有一夜父親又喝醉了，吐了整個房間，夜半的寒風中，您提了一桶又一桶的冷水，一遍又一遍的刷洗。我在床上假寐，憤怒您還肯這樣低聲下氣。而今想起，如果您是不願意的，又有誰能為您分擔呢？誰願意在寒的半夜做這樣的事呢？當我看到您的無奈，您是除了面對別無他途，而您總是無怨的承擔。而我，鐵定前世燒了好香。

我當憲兵的那年，您遠路揚塵，只為見我一面，冒著颱風狂雨，希望一解短別後的難解掛念而到林口。華姐在台北結婚，您找盡千般理由不赴約。不愛出遠門的您，卻可以為我而張皇日夜企盼。

我能體會愛無法和人分享的痛苦。國小二年級時，外婆家大拜拜。表姐、表弟下課後要載我到下滴，我說要找您一齊去。一種極希望您同行的思緒告訴我您下田的地方。果然找了一次便尋著，在竹腳寮的路旁，看您弓腰插秧。我喊您，您高興的眼神

和語氣是寫滿您希望我能吃得飽、玩得快樂，而您答應等秧苗插完會去接我。那天真的很好玩，但等不到您來，就是提不起勁，上菜時望不到您，任何佳肴都比不上有您一起進餐的美味。那夜，我等到布袋戲演完了，一片靜默時，仍看不到您。內心告訴自己，您會放下家中的工作到外婆家的念頭滅了，而我也隱約知道阻力，因為奶奶每次都不太願意您隨便回娘家，每次問您回外婆家為何總要經過奶奶允許時，您總是顧左右而言他。盼不到您的那一夜，您留我在那兒過著一種遺憾。

沒有人不希望母親輕鬆自在，母親無不希望孩子平安快樂。我們這種戰爭，您每次都贏得漂亮極了。我拖過的地，您總想再拖一次，一起下田，您又怕我曬黑。還好您未曾嫌我飯菜煮得不好，我明白輕鬆的我使得勞苦於您。我們未曾怨誰，但劬勞的我，輕鬆的我，會使我有更多的喜悅？

我們未曾片刻或離，每次想到您這一生的付出，縱有再多的悲傷，想到您便遁形無跡。錢只可以買到的物質，精神卻能支持我一步一步的前行。父母和子女本來就是互相依偎，當別人說著：「看您阿海，你靠伊的穩了。」我想著，是的，曾是我成長時扶我的大手，老了當然是要用我所有的力量，讓您安心依靠。

這次意外，一方面可以讓您多休養，好好照顧您太疲憊的身體，也可讓您不要做得過頭，您能夠這樣做，我會較安慰。

那天我北上，隔天便感冒了，驚覺天氣轉寒了，你是否也加了衣裳。床鋪的竹蓆是否已經換成溫暖的被套了呢？您手不便，要請老爸多擔待，我也會另發信箋於他，其實他的心中也藏著許多不如意，一切若能甘心去做，歡喜承受，算是體貼心意了。心有善念，手做好事，口出好話，應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千般做人總有一項壞。常常看他的好，他便是好。一分一釐的善緣，在幾世的輪迴轉化，我真的托了您們的福，

∞ 遠行

能為您們的孩子。

有四個姐姐，都嫁人了，離家愈遠，他們就像另一條路，帶我看不同的風光。

家是人們最依賴的地方，要離家建立或融入另一個家並不容易。自古以來的婆媳、姑嫂、妯娌關係都一再考驗和磨練著她們，苦難的環境可以令人喘不過氣，也可以產生智慧。就像泡牛奶一樣，要用什麼溫度的開水，量要多少，濃度如何，都是一門學問。做人不難，而是忍辱難，爭一口氣不難，嚥下這口氣並且不會生氣才是功夫。我們有同樣母親，而母親總是這樣做。

母親的愛無邊，嫁了四個女兒並不是放下承擔而是另一種擔憂，真像草坪上的草，以為剛修剪完，幾天後又冒頭長了出來。婚姻是一種盼望，同時也是一種承擔。婚前由母親懷抱汲取養份，父親那兒得到庇護，婚後就開始付出，這種角色的轉換並不容易，而她們都有一個最好的樣版。如果做了奶奶才開始懂得如何當母親。生命的力量

不斷在他們身上展現、舞動著。我們都習慣將事情放在心上，怕拿出來壓傷別人，必然的憂傷也會在他們的眼眶打轉。

每個家庭狀況各異，不會每個兄弟姐妹都如我們，像一隻手掌，合力取物。

大姐是嚴母。第一個打我手掌心的就是大姐，苦口婆心勸我吃青椒的人也是她，雖然她並不大會賺錢，卻有最多母親善良的氣質。蘭姐是第一個主動拿零用錢給我的人，所以她較像姐姐，她總無怨無悔的掙了每一分錢，支持母親的劬勞，分擔母親的辛苦，不斷幫我整理房間，複習功課，當我應答不上來時，絮叨之情一如秋風。多才多藝的的華姐，像父親較多，從她身上啟發我如何創造自己的路。當她的弟弟不積極些，可得接受一連串頭頭是道的大道理。後來她明白理多情就薄，因為有一回她問我：「二十歲的我真的那麼兇嗎」我只是笑而不答。說到燕姐，我欠她頗多，我們常打鬧，多數是我欺負她，加上她的功課不突出，她是不被記得或常被遺忘的人，因而她的忍辱算是第一，她承傳了母親一枝草一點露的特色，且發揮到極致。

小時候吃一隻全雞，每個人剛好各取所需。雖然很苦，有了東西總會想到還有人沒吃。年紀最小的我，她們從沒忘記在麵包店給我奶油麵包，也總留最好吃的東西給我。四個人八隻眼，總不斷替代那終日無暇的父母照顧我。我學到她們慈悲、積極和善體人意，妳們在做，我默默的學。妳們嫁了，我喜極而泣，因為有四個家庭，因妳們而更加溫暖和諧。說妳們是菩薩，就是知道妳們有這樣的本事和能力。

生命本來就不分彼此，嫁不嫁也只是一個形式。我們走過辛苦，卻希望別人快樂。我們共享和樂，希望每個家庭也都和樂，就是這樣的一念心，一份像我們母親的包容慈愛，父親的豪爽不拘，緩緩帶入另一個家庭，日子久了便有功夫。

綿綿密密，綿綿密密，就是功夫。

菩薩也有很多種，泥菩薩過江時是自身難保，法身、化身菩薩能恆順眾生，皆大歡喜。而你們絕不是泥菩薩，當妳們忍辱末消時，請伸開手掌，從大拇指數到小指，並說著大姐、蘭、華、燕和海五指同心，其力斷金。再緊握，這是父母給我們的骨氣。再張開另一手掌，用力一握，另一手則是要我們為他人付出。

∞
雨後

此刻，又是一陣大雨，這大雨中彷彿帶我回到兒時快樂時光。

童年時，下雨時，總是興奮。因為可以撐傘、可以穿雨鞋玩樂。若是颱風季的大雨更好，不用上課時更讓我樂不可支，可以在小小的家中享受一段玩樂時光。只是長大了，對雨的感受不再是快樂。

想到在田裡工作的父母，下雨了，我彷彿看到他們倉惶躲雨的身影，他們不只要躲雨，還掛心著田中的作物和家裡的孩子吧！下雨時，看著家裡兩個可愛的孩子，在雨中快樂嬉戲，我們會掛念那兩個小小的身影，在快樂之後會不會感冒（像我們以前一樣）。下雨時，想著你忙進忙出的身影，一肩擔著一家的幸福，總想著，你一定也把想家的心情藏在每一陣的淚雨後吧！更想著在外地工作的你，這一場的驟雨，你平安嗎？

當我們長大時，父母的身體狀況都像一陣陣颱風雨，讓我們驚心動魄，你和姐夫的相處及孩子的教育問題，也常是我心中的一陣西北雨，倏然就灑在心頭，見你偶爾回家倒頭深睡的身影，看著你的倦容，有心卻無力卻又堅強地灑掃，總想著，我如何可以分擔你在外面所受的風風雨雨。

又下著大雨了，開著車，外面的景物模糊不清，只能靠雨刷左右的擺動著才能前行，但當雨刷掃過後，視線會馬上被大雨再度佔據，但我相信只要有雨刷，我就可以前行，可以抵達目標。我的人生大雨中，你曾是我車上的雨刷，而今，我要如何，才能成為你大雨車行中的雨刷，掃除你心中的模糊，使你一路平安呢？

雨停了，你看到了嗎？天邊掛著一道彩虹。我知道了，我所有的掛念，都會成為人間的一道彩虹，橫跨天際兩邊。我也懂了，我們心中的所有風雨，只要我們心中有父母、有我們親愛的家人，我們就是他們生命中的一道最美的彩虹了。

∞ 守護者

蔣勳在母親臨終，抱著他母親的那一刻，才領悟到金剛經中所說：「無壽者相」的意義，他明白人總是執著於人的長壽為好。面對至親的遠離，他明白了這四個字。而我卻在妳身上看到金剛經中所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妳總無私地把自己奉獻給宇宙，妳相信，妳所失去的，都是最珍貴的獲得，那是老天要告訴妳，自己還有能力，同時慶幸在年輕時就遇到這些頓挫。我看到妳守護每一個有情，卻常常忘了愛自己，埋藏著自己幽微，怕妳的話傷人的心。我想讓妳知道，我們並不那麼脆弱，只要是愛的話語，都有正面的力量。

也許是眾生習性難移，於是妳病了，像維摩詰那樣——示病說法，如他所說「以眾生病，是以我病。」是啊！我知道妳不斷放光，不是因為社會太暗，必需燃燒自己，而是妳認為妳的本質就是光，妳清楚人若沒有自己的同意，黑暗就不會欺身而上，我想這就妳生命中最大的奧義了。然而妳的奧義太深了，箇中思緒對我總是迷離。妳的

病要告訴我什麼？我私自付度，要讓我放下人世的執迷是吧！妳以病示法，以病來守護著我，我明白了嗎？妳的付出只有一種表情，妳的每一次化療都是寄給我的一封信，和病友的鼓舞之詞，都是我人生陷入某種膠著的提醒，提醒著我還在執著、迷失和貪戀著某段美好的光陰，或深陷我熟記書中自以為找到的真理。

在我沾沾自喜背起了《金剛經》的某些段落，卻不知妳已踏踏實實在持行，我這一齣無聲之歌，沒有妳的愛，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妳讓虛幻的夢想都成真，妳的聲音讓我眩然，妳知道我曾多麼的孤單，於是妳的每一個問候，都是最深的陪伴，我那找到回家的路，我不再害怕，因為有妳守候，妳陪我看到黑夜後的曙光。妳知到每一個孤獨的時刻，都有妳的看護和祝福，那麼久以來一直都是，妳讓我笑容多了，我卻從不知我該如愛妳，也可以讓妳像回到了家，回到最初的地方。因為妳，無聲的戲開始有了聲音，黑白的布幕開始有了色彩。天堂，是妳每一次的問候的回音，色彩是妳給的光之後變現的彩虹。我也想為妳造一座妳最初的原鄉。

蘇東坡在烏臺詩案，以為命將終結時，惶恐地寫給子由：「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世未了因」的詩句。他們兄弟，子由的光常被子瞻所覆，然而面對生命的盡頭，弟弟是他想念的方向及最後情感的依賴。子由只是曖曖內含光做著他以為的常事，不是他超然，是他對子瞻有無私的愛。於妳，我大概也常掩蓋妳的光，那是因為妳對我

有巨大的責任和關愛，但我也真的希望，可以是您某個驛站，某個出口或是某個港灣，可以暫時放下一身的征塵。悲欣交集，弘一大師以此四字寫其一生，他欣於何？又悲於何？是悲曹操詩中的去日苦多嗎？是欣於求得解脫嗎？或許人終其的一生都渾渾噩噩，看不清自己悲欣，但我比起他人，自知是多了他人一份欣喜，這份欣喜，是妳以病痛為我說法；以愛吻我的傷口；以讚嘆來敘說著我那不經意的小小善行，因為妳，我欣於做了自己。

我是一隻風箏，妳是把我推向更接近天空的千風，是妳讓我知道我也是一片小小的藍天，是人們所仰望的一片小小風景。你是穿過烏黑所透出的光，每一束展現光之本質。妳常說我給妳了某些希望，那卻是我在妳身上感受到的情懷。長路將盡時，妳總會帶我展開另一段新的旅程。我只知道，世事不論如何多變，我們的牽繫將會一直持續。（記三姐罹乳癌，陪她一個暑假的心情。）

∞ 流轉

生命在我們姐弟間流轉，我的摩托車接續三姐的旅程，常由淡水奔行到台北。我不寂寞，因為一路上，我正溫習三姐的青春，車行過她所住的每一個地方，三姐便來到了我的腳下。

就稱它是十八歲的樹林吧！樹林是三姐第一個落腳的地方，她用心學著做人做事，再努力的把所有的薪水按月寄回家中，留在心中的是減少母親一份負擔的快樂。那時她總告訴我，在三十歲前要自己像布商界某位女強人。在樹林，她像大海吸納百川一樣，拚命學習基本且實用的知識。五年是她自訂的一個里程，五年後，她顧不得老板的懇留，隻身人往台北市，帶著她的理想在織布、染布的五彩深缸單打獨鬥。

二十三歲的重慶北路，到現在仍遺留有三姐的足跡，就在接近民生西路的地方，每回經過，就彷彿看到，三姐每個歸家夜晚，點亮的那盞燈。為了節省房租，好騰出更多錢寄回家，僅容迴身的斗室一直是她選擇；儉省自己，換得慷慨的對待家人也是

她一貫的風格。租賃有時也得看看屋主的誠意，雙方沒有相同共識，只有搬家一途。

二十六歲的保安街。三姐在台北住了八年，仍是沒有什麼行李，也許是她早已有所領悟自己的飄盪，極少的行李，別人看來是寒酸些，卻在她的心自樹成輕鬆的驕傲。保安街的房子，空間大了許多，房租也算合理，只是剛過了租約，屋主告知不再續約。

二十八歲是民權西路近承德路口，此時家當仍然未見增加，只是感情有了負擔。因為對工作、學習的投入——早出要學美語、晚歸是因學插花、觀音線義工培訓、例假日充當義工，感情世界自然成了犧牲品。樂天的她，使每回母親替她安排相親，無疾而終。她的情感負擔便是——知道母親已為她的終身大事而操心。每回母親的失望，她雖「淡筆」輕描，誰又真能懂得她的所執淡筆之意呢？

三十歲，她卻不在意是否達到她所謂女強人的角色，她更重視的是人，她早已知道人的價值便是生命的累積。這一年，房租無來由就要調高二千塊，於是三十歲的三姐便搬到了三重。三重租賃的一層樓裡，同住的還有四姐和兩個堂妹。那段日子裡，使我更加愛上「雨天」。因為……

記憶中那個下大雨的夜晚，每隻落湯雞回到這個三重的窩時，鞋子都已濕得滴出了水，當晚三姐仍是最晚回家的人，一進門，手裡拿著一台鞋子／棉被兩用烘乾機，

只是盒子走了樣，並不像新出爐的包裝。不待我們發問，便告訴我們，烘乾機是公司送的，順便解釋為什麼盒子變形。因為在回家的一個十字路口，妳提著烘乾機過馬路時，盒子突然解體，四散的零件就在馬路中，她語帶感謝地說：「其他的路人都具善心，幫我把所有的零件一一檢起後，再一起走過已經變為紅燈的路口。」走過台北馬路的人都知道「馬路如虎口」是無庸置疑的。那個下雨天的夜，三姐在一個紅燈路口，為她的弟妹彎腰，一一拾起，散落的烘乾機零件。我想她的勇氣是足以和武松打虎相互輝映、媲美了。

之後的幾年，三姐認識了三姐夫，她又搬到了樹林。從此她雖無廣廈蔽風雨，卻有茅屋抗寒暑，她找到了放置情感的天平後，也結束了流浪。

生命流眄於我們姐弟間，我的摩托車接替三姐的旅程。雖然在捷運淡水線通車後，我已失去很多欣賞三姐容顏的機會，然而在側的這台烘乾機，每到下雨天，仍讓我飽享一頓三姐的溫情。

歲月只是給予，它雖然從眼前溜走，卻轉而住進我的心中。今年，三十七歲的三姐在樹林，十八歲的三姐也曾在樹林。十九年了，三姐的容顏，不再僅是一個「美」。

∞ 四句偈

峰，你慣常搖著小手，如汽車雨刷般的節奏，在二樓的陽台上擺啊擺。我載著你母親上班，摩托車的聲響也配合著你手勢的搖動高高低低，三歲不滿的你，笑就這般開在你天朗雲清的臉上，這是我們每天的固定儀式，揮別手勢，儼然是一場神聖的祈禱和祝福，前路是分別，我們都明白兩頭有情連牽，如藕一斷，絲連著的不欲斷。我是藕，白天把自己交給學生，盼望著夜晚歸來，有你，百聽不厭的阿爹和阿娘聲聲如潮，百去千回，自融天地無限，吳儂軟語到你身邊也得噤聲，你比江南水鄉的水更溫更暖更柔。

那天，你的眼睛是有話要說的，在手勢如儀後，你定定的看著遠方再俯視我們，你說：「天空變橘色時，就要回家哦！」

你的時間是天空的紅綠橙藍，你卻我心中的萬紫千紅，你這句話，我知道你屬於天地的詩人，但多情善感的你，禁得起天地昏暗和風雲變色？多情，註定要承擔更多

的風雨，敏感的眼，便會看到時間和空間之外的事物，小小的身軀，容得下過量的人間是非嗎？我的小詩人，我只能以無情何必生斯世勉己，有好終須累此生是你，怕你終將為多情或無情而困，怕你在多情江湖常逢無情人，終而有情還作無情淚。不是我擔心過火，因為你的等流印記著你的身世，自小你叫我們阿爹阿娘而不是爸爸媽媽，你的純粹，可以抵擋封印開啟的天罡地煞嗎？

我寫過詩的，在天地間寫詩，在你母親身上寫詩，他們回我是滿盈的琥珀人生。阿公阿嬤，以種子在大地寫詩，四季就回信以詩情畫意，雖間有風雨雷電，但狂風驟雨的交響人生都比寫人世可愛。你要在人間寫詩嗎？在這個日月變化跳 TONE 的時代尋尋覓覓，寫「歌詩合為事而作」嗎？如果你敢，那我願意陪你「文章合為時而著」，因為你是我生命延長而來的一首長詩，你寫，我們一起詠嘆這人間明亮的相遇或暗夜中的星光點點，成就的此世父子情深。

詩人，你的眼，你的眉和身口語意，你讀日月，也在我身上日日夜夜書寫，旁人看不清，你自己也不懂的洪荒之謎，我懂，我懂，你的淚豈會無情流浪，它終將與智慧之海交會。

十六歲了，你的軟語未變，只是隨著時間而拉長，成了五倍長的軟語，我們的相談也成長了五倍，沒有青春風暴，偶有的心事寫在心不願寄，但你的低眉垂睫，都描

繪成一幅變相圖，母親的說法，你終也會點頭。笑，在十六歲的年紀，比三歲收斂多了，話，也要沈潛而發。

提及你三歲的詩句，你淚在弦上未發，你說猶記落日像橘子，只是在十三年後的今天，門前的兩棟建築像怪獸吞噬了那顆柳橙，落日只能想像，接著說：「被擋住的不只是人和自然的隔閡，而是人和人無法靠近的距離。」

十三年後，你變化的身心，已讓你轉身而為哲學家，你分析了三個層次，由物景變化到人與物相隔和人與心不再合一，你像極了陽明對我說著心即理，也如象山說著「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我們的心同感其感者，因為同感而同體。你的話讓我想到陽明的：「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我放下了為你的懷憂，因為在這人造色彩的繽紛世上，我曉得你那雙眼，會分辨什麼是真正的黑白。三歲的詩人，有時會白眼直視你不喜歡的人，用執拗對付憎惡的人情百態，十六歲的哲學家，你又恢復了用百煉成鋼的心，把口是非和道聽塗說，用深遂，化為甘露法音，梵唱著我也無法企及的陽春白雪。

哲，時間，彷彿不存在，或者為你停留。地藏菩薩把你送到我和你母親四手聯彈的懷中，那個夢仍發亮，你從出世就笑得燦燦，笑得無憂自在。當然你會哭，但友朋到訪，聽到你的哭聲都會以為你在笑，「哇哇哇！咯咯咯！」在你唇間，在你的吞吐，

是不辨也未變，朋友說：「這孩子連哭都像在笑！」是你此生的註記嗎？

你是家中的天使，給我們某種呼吸和力量，二歲時你的口頭禪：「我嘛不要！」成為眾人逗弄的喜感，你的無賴和天然，就像春樹夏雲，長著生機，看著人間蒼狗，你是世界的一棵無憂樹，卻讓我像孩子般依賴在你的肩膀，常把臉藏在你的懷裡，你有讓我的憂傷自動止步的能力，眼淚有了方向的去處，笑容也長出翅膀。你，是我極樂地；你，是我越界的翅膀，因你，我看到了天堂。

「我嘛不要！」到我口中不只失去喜感、失去責任，也彷彿失去自我。是什麼樣的世代和教育，讓我不能說「不要」；是什麼樣的禮儀和制度，逼我藏起心中的「不要」；是什麼樣的眼神和心事，讓我接受了我的「不要」？笑和哭都未曾分清的你，早已懂得你的「不要」，我多麼欣然。笑和哭是情緒，要和不要是堅持，知道你早已超越情緒的藩籬，廓然大公走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氣度，我要為你擊節，也要勉勉地行著你的腳跡，亦步亦趨。人世的捨與不捨、得與不得、想與不想，都在你的這句話消然，我能不能因你也「闊」然不累物欲，物來自應物去而順？

時間，還是會在我身上跑著，在我的肩上跳著，延伸在我急欲破頭皮而伸懶腰的白髮。你看懂了時間容顏，十四歲的你，仍有寧靜內心，仍有不憂未來，沒有過去熱惱，更不執著現在的舉手投足。你打籃球拉傷，問我能否帶你打止痛針，因為隔天是

冠軍賽，想帶傷上陣是你的責任。觀你一跛一跛的背影，想著有這樣的必要嗎？是我的執著嗎？你不擔憂未來，我卻為你沈吟，你不執著現在，我的心在跑馬在逡巡，不能說「我嘛不要！」只能以「再看看」包裝。你是懂得，也看穿一層層包裝，最後你也就沈默如夜空，而猶是時時閃著亮光的星子。

阿嬤恆常把洗你的碗筷當成義務，慢慢你的身高構得到洗手抬，你勉力洗自己的用餐裝備。十四歲的那個夜晚，魚貫用餐言談，一一離座時，你搶了阿嬤的慣用語：「阿嬤，全放著，我卡洗就好。」那個時空心無限澎漲，暖意吐在春意稍頭，平平凡凡的淚，清輕輕地旋在心頭，卡在眼瞳。從二歲的「不要」到十四歲的「全放著」，是一種宣示，扛起了責任的自在，你總說得如此平靜容易，像園中的玉蘭花，種了，自然有開花的一天。開花時便以浮動花氣，見縫插針沁入屬於它的領地，方圓數尺，暗香撒野著，清香征服每個嗅覺。十四歲的你，是一棵葉如翡翠，花色著暖玉，樹身如古松的玉蘭，不禁想讚嘆，壯美，真好，枝枝葉葉襯著朵朵花兒，歡喜著生命，真美。

雪山童子聞「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時欲求半偈而捨身，慧可立雪斷臂自呈其心。捨身、斷臂才能得法，我只是等待，大兒子便為我說前半偈，而小兒子續說後半偈。你們為我所說的四句偈，讓我聽懂、看見、放下。願我們爾後生命，能如雪山童子所聞後半偈：「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 十四天不吵架計劃

小二的峰興沖沖地跑來跟我說，爸：「我和哲要訂個十四天不吵架計劃，完成後你可不可以送我們各一盒乒乓（圓形鐵牌的玩具）。」「當然沒問題。」我回答。他立即找了一張紙，劃了十四個格子，由一寫到十四，並告訴我：「如果我們吵架了，就要在格子劃×之類的话」，我看看他手上的計畫紙說：「你要不要在格子旁邊寫幾月幾日，而不是寫一到十四，如果半生氣要畫記那些符號？」他發表了見解，於是十四天的計劃於焉展開。

此後，一到晚上兄弟倆便向我報告今天的情緒狀況，當大哥要生氣的時候，哲總會提醒哥哥已經第幾天不生氣了，很快的會看到你就能念轉心轉，一整天和樂相處。

執行到了第七天，我們商議要不要先去買二盒乒乓，他們興奮極了，挑選到自己想要的樣式後，我把玩具放在抽屜裡，請哥哥執行「不能碰」行動——在十四天未成前，不能碰玩具，沒想到他們竟有延後享受的能力，當十四天到來，他們擁有玩具，

我和他們分享了彼此的心情，我提議要不要再來一個十四天計畫，大哥說：「十四天太少了，至少要十五天才有挑戰性。」

由這個計畫中，我看到了孩子的延展性，台灣的父母乎喪失了心靈的冒險，父母老要成為直昇機父母，不斷盤旋在空中守護著他們，小孩雖小，但他們其實在執行力和計畫力上並不比成人遜色，我問你怎麼會想出這個計畫，他說：「就是自己這樣想。」我問他：「是不是有看過類似的書或者誰做過這樣的事。」他有些生氣的說：「自己想這樣做而已。」我們不敢自己冒險，但同時也阻上孩子的冒險，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他們所做所為一定有目的性。不但是外在的冒險不見了，心靈上的冒險如在險惡中表現自己氣節、勇敢表達自己意見、不被外在所利誘以完成自己，也都消失了。如果沒有某個程度相信彼此，人便常處在害怕當中。對人的信任程度別人無法帶走的，但沒有養成，一輩子就要註定活在擔憂，這和考試不也一樣，有程度的人不怕考試，但我們教育孩子，是不是常要他們「背」多分呢？以至於提到考試，有幾個人可以面帶笑容呢？

孩子，我要你們儘可能擁有自由，你們的自由不必我施捨，你們的自由要自己長養、爭取，一旦你們知道什麼是真自由，你們才懂得愛，因為有愛，才有豐盈和可貴的生命。我只是你們這一輩子的父親，當我夢見了觀世音菩薩抱著化為嬰兒的座前二

位侍者善財童子與龍女要我選一個時，我還未開口，祂就從天上丟下還是嬰兒的善財童子給我，我接著時，你已經孕育在你母親為你準備的搖籃，搖搖擺擺的日子，你體貼寫論文的母親，即使你到人間報到後，你也隱約中，助你母親完成了碩士論文，在你母親到彰師大修教育學程時，晚上由我照顧，你可以由十點半哭到一點半，可以從土庫哭到田尾，這些我倒不覺得累，因為我明白你為何而哭，你有你自己的天賦異秉，也許你也如我，對這個世界還是陌生。能哭是幸福的事，要記得隨時保有這樣的能力，哭不代表軟弱或悲觀，眼淚是可以洗淨人的靈魂。

有一天早上，你請我幫忙拿椅子到廚房，你說要自己煎蛋，並且要幫哲煎蛋餅，你已有長者風範了，這讓我想起你二三歲時，我帶著你走在小石子堆中，你因為鞋子裡有小石子，於是你低下身子拿出鞋底小石子時，也在我鞋底掏呀掏的拿出了小石子。生活中可能有許多的不堪，但也有很多美好，如果你是「善財」，要記得你屬於整個世界、屬於自己而不是我的財產，你有你的方向，快樂勇敢的走去，難過傷心時，想想曾有的美好，日子就會好過一些。

佛經上記載，善財童子出生時，有各種珍寶從房間中冒出來，於是相師為其取名為善財。善財雖有無數的財寶，但他卻認為萬物皆空，並且發誓要修行成佛，終於歷經千辛萬苦，通過了種種的考驗，最後終於實現了成佛的願望，後得觀音的教化成菩薩，現身童子，侍於觀音的左側。相信我也會在你的身邊，而你也會在我的身邊，彼此如微風拂面的傳送著安然，你已經給我失去的童年，我竟隨你而成長。

親愛的哲，在你來到人世時，我夢見了金光閃閃的地藏王菩薩從天而降，沈重的身軀卻能像羽毛般的緩緩下降，一接觸到地面時，整個大地為之震動，震動時大地卻顯得安詳寧靜，這時你已然睡在母親的子宮中。母親的懷孕過程，你總是那麼的配合，不給我們增加任何困擾，以微笑誕生在這個世上，你註定要用笑眼看這整個世界，你用你的笑安撫了身邊的人，你微笑的笑裡，藏著太多的神秘和春秋，藏著太多的玫瑰和日月，生命好像就容易輕鬆過關，好像微笑就可以把所有的不如意忘懷，從你哥身上我懂得哭，在你身上我學會了笑，常被你們兄弟倆耍得哭笑不得，然而在這不得之中，有了你們便多一份自得。你們一個是欲給世上更的財富和智慧，一個是給世人歡笑撫慰和承擔，你們擁有我所沒有的美好，而我擁有可以給世界美麗的美好，這也讓我回憶起我出生前應也有這份天生的美感，遺忘而後重拾。

我的孩子，智慧是一種實踐，在你對境時的某種實踐，針對實踐的結果而做改進，所以它是一種動態的美感，經過不斷實驗後而完成了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勇敢的面對自己的錯誤，猛厲的改變自己，不怕所犯的過錯，因為有自信的心是知道自己是會犯錯的，所以他也允許別人也可以犯錯，犯錯是人的一個正常的向度，不必害

怕它。自信心就由其中生發出來，明白自己是獨立的個體，就會給彼此空間，而明白自己是可以給愛的個體，而不只在愛情裡才能求愛，人太渴求愛，所以愛情的雙方不能彼此給予，於是，造成彼此的要求和傷害。愛，要向誰索求呢？要向有能力者索求，而不是向無能力者索求，你們能很自然的給予愛，我卻有太多的限制和不安。

謝謝你讓我在十四天計畫中學會了某些愛的能力。養育你們著實讓我背負了很多的壓力，但我執持，教孩子要在別人辛苦處不辛苦，在別人不辛苦處辛苦的理念，相信現在，就孕育著你美好的未來。從小一起，我告訴你在這競爭社會中，分數所代表的意義，希望你可以有自信在競爭之中，不要被分數所綁架。也希望往後的你們在施恩惠時，你的心是替別人著想的，這才是清心寡欲、為而不有，不著於相。

計畫總有完成的一天，成果的好壞不必然重要，重要的是過程中，和許多的心靈的相遇。

∞ 如花

孩子，漸次，你們如花一樣展開了某一段屬於你們的青春和美好。終於等到你們綻開你們和美好世界的交會，我應該欣喜，卻有某種失落。

因為，和你們相伴的童年太美，你們的童年讓我結界的童年，有一條法則，可以重溫和進入，當你們成長，好像又製造某種結界，我盪不進也闖不了你們的世界，是空空洞洞的失落，更是一種費盡心力打開糖果罐，裡頭卻沒有一顆糖果的落寞。

美好都經過了，就是實在。以前讀到歷程即實在，以為有理，有理的事物面對你們都斷失了準則，還染著愛戀。你們都還在身邊，卻看不到你們的世界，溝通，是在85度C的聊天，是誠品一本一本的書中，除了飲料和書之外，靈魂的養料，我卻無法給你，怕，你會飄飄盪盪，歸去，無依，歸來，無方，我會想太多嗎？好像我是個杞人憂天的老爸，怕，就不會改變，怕，也開始讓人畏縮。當你們的世界愈大，我的宇宙是要縮水。

3C白痴的我，對3C無感，對迷戀者我只覺得如一座迷霧森林，因為常用毛筆寫字的我，如起於墓的古人，在3C世界我是廢材。以為你們尚小，3C汙染了你的六根六觸，而使你們古老的靈魂化而濁重，而今你們的清明靈性會判斷了嗎？當我不相信，是自己受苦。網路在今日，取代了我升級不及格的龜速，我還在匍匐而你們已遠在天邊。

曾經你們地上爬、胸前抱、背上揹，隨著時間觸角延伸，朋友同儕隨地湧出，和網路世界的無孔不入，我開始黯然失色。曾是小太陽的你們，如今映照我的心情和臉畔是一層層清楚的影子，模糊的身子。不斷說著理想，談著認識自己，為自己負責才能走遠路的嗡嗡嘈雜。在我面前，你們極力展示笑顏，高聲說著〇不啦！不論有意或無心，總是你用心地不讓我有壓力，你們是我的翅膀，但我怕你們的貼心，當我插翅高飛，你們會不會卻失翅難飛。

困頓，是因為飛得不夠高嗎？對有些人是，對我而言，則是對你們的是掛念百種成牽繫。無方給你們更高的視閱和引領，有時我糊塗著，有時我也無賴著不想成為一個父親，還想溯回童年的無憂，本能讓自己該笑就笑，該眠就眠。也許身為人父的困頓是，只能焦急於你們也會吃不下飯，也會開始睡不著覺的初老，那不屬年輕的領域，我無法為你驅逐，或者困在升學的魔獸世界中，迷了路，走不出你們該有的春花綻放

如野地百合，未開的就要消失，那不只是我的困頓，是我的失魂了，你們遺傳我的千思百慮，也是我不要的，蘇東坡願他的孩子愚且魯，我可沒那麼灑脫，你們年紀如要像春樹昂揚，和以暖語密寫的年輪一圈圈壯大，相慰柔語和千山萬壑的一路歡笑和勇氣才是你應有的三魂七魄。

慘綠的年紀，同儕是勝過父母。雖早看清，也要學會接受，才有引領的智慧。同儕燦如流星，願我可以成為守候著的日輪，在你們想有光明時，擁有熱量；朋友引入勝像綻放夜空的煙火，我願意成為暗夜中的一盞燭光，把自己懸在風中，照破你長路的無明，引你平靜前行。默默，是很妙的美德，能放下自己對的道理，是一種境界，生活，道理在你我之間已夠，該提升的是我的境地。

有你們，我就擁有著魔法的權杖，真好。希望我也可以在你們心中，演著同樣的妙善與相信，相信自己，相信你們，全然地，知道我們都朝著陽光的方向。

我很好，也會愈來愈好，用我的勇猛，唯願你們，綿延的风景，嘗盡四季風光，也讚嘆人生長短短都好，花開花落都是祝福。

春分過後，給的深深祝福，願你們如煙花的三月。

孩子，有一首歌唱著我的心情：「我拉住時間，它卻不理會，有沒有別人，跟我一樣很想被安慰，風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誰，天亮了又黑，我過了好幾歲。」

我們都不太完美，也不要完美，只是這半年，想被安慰的寂寞突然長大了，只是我們都變了，我漸漸感到爬樓梯都上氣不接下氣的老態。看著帶你到美國的照片，所有的意氣爽颯無法捉也無法留。

我不是一個好父親，但我盡力而為甚至力盡強為，但此時，想放棄，心是被什麼剪碎，為什麼不再走下去，夢被什麼撕裂，為什麼不能再愛。

告訴了你們我的種種，那也只是我的種種，如果心沒了，所有的事都是雲在飄、水在流。

心疼你們在課業上的喪失動力，為了競爭沒了信心、沒了朋友，甚至沒有了自己，親愛的小孩，當我們失去自己的時候，也就失去了全世界了。

人生實難，大道多歧。我知道如果我不努力放下，我會歧路亡羊。事實上，現在我迷失著自己的心，我不敢去愛，我被關在某一個航道上的世界，我沒有超能力，我也沒有實力，我只有慌張和不知所措。

我找不到同類，但願希望你們有一兩同類。冷時可以互相取暖，樂時可以分享，憂時可以分擔。

時間拉不住，我也想回到過去。但我只能假裝勇敢地走下去，孩子，我也想告訴你，我的心也會驚慌失措，我的腳也會不知如何邁開，講台也會不知如何走上去，我也會想被安慰，想有人告訴我，你安心，我在你的背後支持著你。

很抱歉給了你們臉色，很抱歉無法給你們完整的家，很抱歉讓你們生活在這荒涼無趣的家。辛苦了！你們被我傷得遍體鱗傷，辛苦了！世界變得很快，你們也會迷「網」著。

我只能晨起誦經，至誠且深切的祝願你們，時時刻刻，能愛人、被人愛，有熱情、有渴切，有光有方向，走到你們的渴望，並且無憂無懼著。

祝福別人且被祝福的的靈魂，深願悲心書寫在一個神聖時間。

人生像一台影印機，每個日子一張一張從它的嘴裡吐出，有時一模一樣複製，有時會放大縮小、雙面列印或小書成冊列印。莎士比亞說：「凡過去的都是為未來寫序」，我這一台影印機在人生之書上，會印出什麼樣的序？

童蒙時的傷，讓我的生命在愁恨中打轉，因而錯失了成長過程，錯失生而為人的樂趣，更失去了生活節奏和生命平衡的可能。那一天，熱滾滾的柏油路面煎著我的腳底，火辣辣的陽光烙著全身，母親牽著我的手，她手心的汗冰冷，抬頭微覷她的容顏，所有的熱到她身邊都失去能量，外在環境的燙熱無法撼動她凝顏的風霜，當我們四眼相望，她急急開出一朵笑靨。邊走邊說著她少女的故事，我愣愣聽著或以童言童語逗樂母親，我總有能力讓母親快樂，我自豪著。

路的盡頭，是姑姑的「豪宅」，她家舖著大理石地板是財富的炫耀，我們與正從田裡收工的姑姑正面交鋒。母親以極低的姿態，幽幽歉歉地擠出「借錢」字眼，對方熟練地應著：「我的腳烏蛇蛇，會把大理石抹黑，我從後門洗腳後再說。」時間把我蒸瘦，大概也把母親的淚蒸發了吧！當母親牽著我的手離去時，我無知地說：「姑姑還未借妳錢。」她只溫溫地說：「以後有錢，不通烏仔腸雞仔肚，做人要有大量。」

貧賤夫妻我未見母親的哀，她像蟬一般，永遠有脫殼的方法，與生活的交鋒母親早像「禪」機無限的老僧入定，更練就常敗將軍的傲骨，只要有縫就能生存，就不允許自己倒地。我未學到她的神髓，只想讓自己急速長大，火速想讓母親擺脫任一場窘境。懷著這樣心思意念長大，卻讓我失去給母親快樂的能力，我學會事故，撒嬌也告終，示弱更不會是選項。姑姑那雙「黑蛇蛇」的腳讓我萬蛇穿心，有她的世界，心就被踏成暗黑一片。

我讀了最好的大學，只為了報復她的無知，當了老師，只想巍巍地對她展示，家中添的二個男丁，更讓她眼眶灼熱到赤紅。某次她到家中探望我那周晬男嬰，嬰孩竟白眼相向，然後把頭轉向另一邊，內心傲氣凜然想著：「虎父無犬子，知父莫若子。清明如小孩之眼都厭棄者，真是惡有惡報。」

我人生該得到的，似乎都得到了，姑姑要失去的也漸漸失去了，但這二十幾年來，我快樂嗎？為何每回憶起借錢一幕，我的世界就失去了光，為何我停止不了以傷心事件的飲鴆止渴，情緒一攪二十餘年為何化不開？我自以為是的道理，讓傷口再灑上鹽

巴，像一台影印機，日日夜夜，印著相同的劇情，每想一次，傷痛一次，無法自止的串習著——因為是「你」，所以害「我」的是非對錯，我要、我想的執著，讓我的瞋恨心加深加廣，也讓自己泅泳在苦海。我這台失焦的影印機，只放大不縮小，把那一幕幕擴大為姑姑的為人，偶爾不小心按到傳真鍵，還把故事傳到了天涯海角。

直到第三遍教到琦君的〈髻〉時，參雜了些我與姑姑的故事，當念到文末：「我也早已不年輕了。對於人世的愛、憎、貪、痴，已木然無動於衷。母親去我日遠，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也許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我佇立在講臺，眼前的浮光掠影倒映著浮生若夢。淚，湧動地爬了滿臉，接著像溜滑梯一樣，滑到胸膛，一路向下到腳掌。學生沒有面面相覷的驚恐，多的是陪我抽噎著的一雙雙眼，還有遞上拭淚紙巾的一雙雙手，而淚像極我的執拗，不肯輕易就範更不願善罷干休，陪著腦中的「對不起」盤旋、發聲並且淚眼相望。

「對不起」學生，「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何以「傳道」居首，實因師道不正，所授之業便曲，所解之惑亦迷。「我」值得認真」的道卻讓自己浸在自己的委屈和受傷中，讓自己習慣於孤獨，更自以為是地跟姑姑要債，追著一件事情二三十年不放，竟不覺得累，還要長期「溫故知新」，不斷地滋養出利息，若我是「聰明」

的老師，何以選擇痛苦活法，這樣教出的學生，如何選擇快樂地活？自己非正道，豈能侈言授業、解惑？那一雙雙陪我落淚的眼睛，讓我擁有無與倫比的美麗幸福，他們教會了我生命的陪伴，淚水中滌清心中多年的塵垢。

「對不起」姑姑，彼時六歲的記憶不是姑姑的全部，我只想從她身上尋找原因，不斷詛咒的黑暗，從不點亮自己心中的燭光，然而暗的是我、無明的是我、若衡量生命價值的尺度是愛——各式各樣的愛，在這旅程，我放了多少在她身上？她從未對不起我，我無形的傷害卻不斷朝她侵蝕。是她，讓我知道愛是為了幫助我雕琢完整的自己，我的靈魂要走過這樣的泥濘才能潔淨一身。

「對不起」母親，看似理直氣壯，卻十分無意義的負面情緒，讓我和母親漸行漸遠漸無言。想擺脫貧窮，以為錢可以買到快樂，卻忘了生命中有價值的事物幾乎不用花錢，去愛人、給人溫暖、微笑、慈悲、擁抱。怨不是母親要教我的事，我的過度想像和加油添醋，傷了人際的和諧。母親要我擁有宰相肚，我卻活成千里修書為一牆，他授我的讓他三尺又何妨及禪機和變通，遠遠留在快樂彼岸。

「對不起」琦君老師，她以一生經歷說法，讓我離苦得樂，她希望我祝福別人，把美好傳送給別人，她以文字讓世上有更多人的生命得到幸福。我的法鏡卻從不自照，而是想讓世間的妖魔鬼怪現形，講授她的〈髻〉，內心反倒將成年累月的傷心事，繞

成一個個的髻，並把生命盤死於此。「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是要我不論遭遇何種處境，總要認真想到利益他人，當它成了習慣就會幸福。

世間一切善樂的本源絕為善知識，愚騷的我耳目被不實虛影所掩，只相信自己的理，自造挫敗痛苦，因為上面的善知識，我勉強行善，才見痛苦被扭轉。我快樂著，因依靠善知識的力量而轉移，我停止自虐，從不原諒的、瞋恨的、憂傷的，調整為善解和感恩，在自體長出紮根的力量，讓所謂別人傷害我的意念頭崩盤。再主動親近姑姑時，她已身陷肺癌的恐懼，但她給我純淨的笑像天使，口中道出我曾給她的歡樂，說她縫衣服時我如何笑臉迎人替她穿針引線，說我最會讀書最有出脫……等等，她所見所思都是我對她的好，我掛著則是她的錯，這讓我差點悔掉整個青春。

時間緩緩行過，痛卻急急長驅直入姑姑的五臟六腑，化療讓失去行走的能力，肺癌讓她的臉色如冰雪的死白，她說的話讓我寒冷的記憶退散，我如何讓自己是一方陽光，把溫暖伸入她心中？病重的她，還讚嘆安慰我是種慈悲，知道我的苦，為我除憂悲解苦惱是種智慧，眼前的姑姑，亦捨頭目腦髓，給我一字一偈的智慧，把世間最好的事物留給我。

生命徹底地翻轉，姑姑的慈悲成為我心中的依靠，當自己改變了，就能傳遞智慧

和力量給他人。一燈燃起百千燈時，冥者皆明，明明無盡。或許我無法了知未來，但我可以現在種善因，或許我無法改變自己的條件，但我願聽聞隨轉修心要，讓彼此的生命是一種深入淺出，既深刻又深厚的陪伴。

沒有善知識的相隨，我的每個黎明是黯淡的。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未識善知識面目時，心這台影印機，就將生命之書的序寫死，照著善知識給的指南針，看著它，照著它的指示堅持下去，印出正面看待自己的人生，一頁一頁複製著——活著就是一連串的禮物和奇蹟，以此寫就人生未來篇章。

善知識身上恆常密寫著——在為時以晚之前，我們都有能力再去掙回已經失去的自己，真正走了對的方向，將帶我們到自己所愛的身心安頓之所。

∞
愛

該如何形容愛你的心？像春天來時遍地長出的青草，似青草的心若無大地廣袤的滋潤，何以托生。該如何說明愛你的心？是乘著浪頭的衝浪者，如果沒有大海激起的波濤，又如何踏浪而行。該如何表達我愛你的心？是用盡了所有的語言後，仍悵然地發現你並不在文字之內。

從有生以來，你的歡聲笑語、你的溫暖便種在我的心田。即使是讓萬物腐朽的時間啊！也要憾恨我這強悍的對手，竟奪不走你給我的點點滴滴。你總傻傻的給，每次走到你的身邊，你就傾盡所有。該拿什麼還你，你又總說這樣想就值得了。我是個偷心的人，讓你的心情在我的身上迭次起伏，只要我開口，我的平坦都是你以崎嶇造就出來。

所以，你若願意讓我知道你的憂愁，我將用結成在昨日果實所釀的酒，斟滿你的酒杯，用過去的滋味滌清人世間的是是非非，人生的窮通喜樂說穿了，不都將被時間

的手撫平嗎？只要我們擁有過去，我們就可以無畏的面對所有未來。你知道嗎？沒有了你，我將是一朵無味的玉蘭花，你給了我人之所以為人的氣味，使我足以挺立在高高的枝頭。我的綻放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你。世人總要活出自己，但我只知道為你而活讓我感到驕傲，想你當能明瞭。

靜靜坐在回憶的溪畔，看著一流過身邊的你我，多感謝因為有你而不致使我成為一灘死水，我所以有能力流長，不都是你源頭活水的澆灌嗎？因你而豐富的這條河，有一天將變成一片汪洋，到時我將用最美的潮聲，天天為你歌唱。

想起你，就有陣陣溫暖在胸中迴盪。曾築巢在你身上，而今飛向遠方，你不要孤單，更不要期待倦鳥知返，因為每一個起風的日子，我都能感受到你的期望，每一個起風的日子我就要飛翔。有一天我回歸，不是因為我累，而是我帶著滿心的榮耀與你共享。

愛你的心，我知道了，是春天時就長出嫩芽，夏天時成了繁蔭，秋天是落木無邊蕭蕭下，冬天則枯枝一立滿衿懷。我的身若是宇宙，愛你的心就是四季。因為你懂得四時運行，於是你懂了我愛你的心。

只有在下雨的時候，才會想起傘；只有在人離去時，才懷念著風雨同路的相依。

小時候玩的一個謎猜——五十個人猜一字，我很快猜出是一把傘，小聰明想到答案，卻少有智慧明白我傘下的安心，是來自貴人的用心。自小我做了狗屁倒灶的事，及至成長對世界多所抱怨，你們不覺得我不好，不說我不對，總相信有一日我懂，有一日也會成為別人一把傘。

時間的流動，年輪一圈一圈烙在身體，歲月的不安被擋下，孤單時有仰望窗口，走進我生命的數十人，為我組裝成一把傘。傘外的世界我不懂，傘下的空間，是方淨土，是片樂園。

細看「傘」字，其中有四個小小的人，姿態一致扛著十字架，撐著一個大大的人。我總是那個「大」人，十字架下的人，不斷縮小自己，騰出空間任我安適，並用肩膀頂著，讓我這小王子踩在肩頭往上爬，以眺望整個宇宙。傘中的「小」人都像聖徒保

羅，保羅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為我背起十字架的人，每個人都活在我的身體，形成我的起心動念。

為我背十字架的人，總是甘心走著忍苦受難的路，常不曉得他們何以常常喜樂，並對我感恩，為我祈禱。我常軟弱，我總想著他們何以不曾軟弱？我留苦難給他們，他們絲毫不氣餒，看見我的成功，更覺如自己的成就，有著無比的榮耀。我常用心事把他們囚禁在我心中，他們以歡樂的心安慰我。

歷史中所見貴人都是「跪」出來的，黃石老人之於張良是貴人，黃石公初遇張良便說：「孩子！下橋去給我把鞋子拾上來！」張良強忍怒氣拾鞋，老人又命令：「把鞋子給我穿上！」三次考驗張良後才將兵書傳給他；劉備的貴人諸葛亮，他要三顧茅廬，等著待著，諸葛亮才獻出三分天下的〈隆中對〉，我的命好，我的無知，你們不只三顧於我，我的無能，你們為我打理無端的事尾。

我躲在傘下世界，看不清傘外你們的臉，卻慢慢讀到你們的心情。傘下的幸福，由你們沉默恆心護守，用盡一切給我。雨霽，繁花開時，你們離去。風雨可以併肩，繁華一片獨留我賞。握著傘，像握到你的手，感覺你為我背起沈沈的十字。傘內傘外，算是相依為命嗎？綿綿雨季，你們模糊的臉一張張浮現，因為傘下是你的懷抱，溫度讓我安好。

你一直沒有走遠，
只要下雨你就出現，
傘蓋和傘架，
我擎起的，
是記載在時間旅
程，
未完成的十字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傘／吳清海著；雲林縣斗六市：雲縣府

民 106.12

面：公分（雲林縣作家作品集，106年）

ISBN 00000000000000

000000

000000

主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	網址	http://www.yunlin.gov.tw/
承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電話	05-5523130
發行人	李進勇	設計印刷	肆零柒設計工作室
作者	吳清海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和平路63號
總編輯	林孟儀	電話	05-5370407
副總編輯	陳美燕 侯博震 張力元	出版年月	中華民國106年12月
執行編輯	劉采玲	定價	新臺幣200元
出版機關	雲林縣政府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G P N	